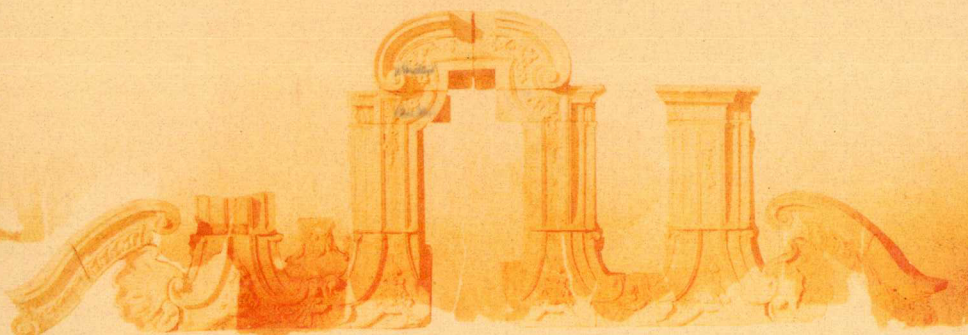




圓 明 園 叢 書
圓 明 園 劫 難 記 憶 譯 叢



译丛主编：〔法〕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Relation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en 1860

远征中国纪行

PALLU

〔法〕帕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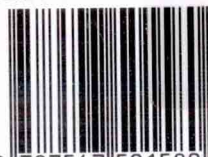
谢洁莹 译

中西書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1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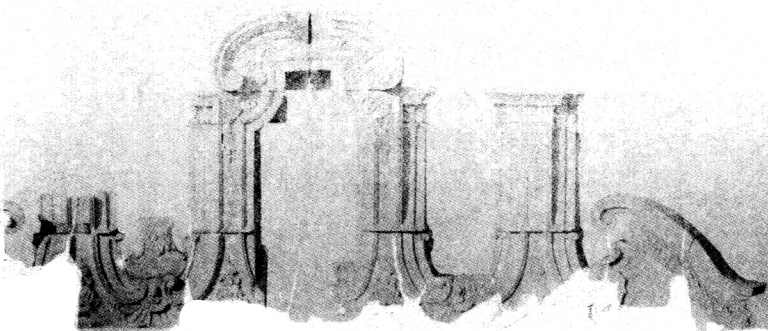


9 787547 501580 >

定价：26.00元



圓 明 園 叢 書
圓 明 園 劫 難 記 憶 譯 叢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Relation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en 1860

远征中国纪行

PALLU

[法] 帕吕 著

谢洁莹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征中国纪行/(法)帕吕著;谢洁莹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1.1(2011.3重印)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

ISBN 978-7-5475-0158-0

I. ①远… II. ①帕…②谢… III. ①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史料 IV. ①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732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远征中国纪行

[法]帕 吕 著

谢洁莹 译

责任编辑 周春梅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58-0/K·027

定 价 26.00 元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

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布立赛先生则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劫掠和焚烧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国人的记忆也就模糊了……

2000 年 10 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一片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 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 140 多年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 2010 年 6 月，法文版《1860：

《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的支持和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士兵等人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

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1875年7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15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启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一些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

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深！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关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

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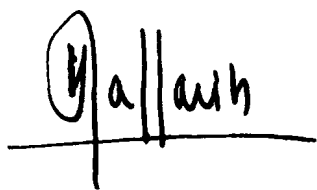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J. Chirac',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今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稿，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角。

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

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 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徐忠良先生寄来的《圆明园图书系列计

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7 种，法文 9 种，其中两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6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

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 18 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肺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 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 年 8 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6 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 年和 2001 年，《圆明园遗

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及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调到上

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6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正值各界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将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内 容 提 要

海军上尉雷奥保罗·帕吕·德·拉·巴里耶^①为《远征中国纪行》一书作者，该书著于1863年，从官方的角度讲述了那次远征，后经海军大臣兼殖民大臣同意，该书得以出版（出版该书的皇家出版社为法国当时公认的官方出版社）。

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帕吕在他的叙述中将全部荣誉赋予了海军和海军司令。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一批关于法英两国海军军队编制及兵力组成情况的表格，更是无价之宝。

无论是作为一名作家，还是一名海军军官，亦或是一名评论家，帕吕对陆军和陆军将领毫无赞誉之词，这也使帕吕遭到了过于维护法国海军并夸大海军作用的指责。

帕吕的叙述很有分量，通读全书，不见任何浮夸之辞以及偏执的爱国热情，这种分量完全来自于他严谨的态度和丰富的史料。而且，帕吕对中国人某些特征的点评也非常有意思。

伯纳·布立赛

^① 作者原名 Léopold Pallu de la Barrière，其名亦有译作“巴吕”。——译者注

目 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 1

第 1 章

一、法英两国政府确定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 1

二、法英两国部队组建、集结、出征 / 7

三、陆海两军军事指挥权分离 / 31

第 2 章

一、沙内少将执掌海军指挥大权期间的战争形势 / 36

二、远征军进行集结：法国军队驻扎吴淞，英国军队驻扎香港 / 41

三、远征军集结准备登陆作战：法军驻扎芝罘，英军驻扎大连湾 / 51

第 3 章

- 一、白河沿岸炮台沦陷 / 75
- 二、河道打通，天津被占 / 93
- 三、被某些欧洲人请来上海的叛军遭联军就地镇压 / 99

第 4 章

- 一、远征军挺进北京，在两次交战中击溃清军。海军在白河口严阵以待，确保部队行军 / 105
- 二、咸丰帝仓皇出逃满洲，清政府与联军签订和约 / 125
- 三、对华远征的特征 / 144

附录 / 148



第 / 章

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备战，针对中国发动远征/陆军/海军/如何将海陆远征军从欧洲运抵中国/第一阶段备战情况/法国/英国/中国区域/海陆远征军从欧洲出征/通往中国之路；沿海至北京之间的地域特征；通过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可预见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具有这样的军事特征：占领内陆水域便握有战争胜算。

一、法英两国政府确定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1859年9月中旬，“六二五”攻占白河沿岸炮台失利的消息传回欧洲。这是长久以来，文明首次在我们所称的野蛮面前戛然而止。不仅在法英两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尤其以德国为最，公众舆论激奋不已；接下来的几个月内，17世纪曾出现过的“中国热”再度复苏，关于中国的风俗与中国的种种事情在民间热议。民众从各个角度重新审视白河之役。事实上，无需将此役称之为一个背信弃义民族的自卫战争，也无需去斥责这场战争，抑或为之进行辩解。法兰西国旗的荣誉，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强国地位为我们指明了行为准则。远征中国应坚定不移。但是，北京朝廷在对外防

御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势以及 1859 年“六二五”战役的失利，使得法英联军原本在一年之前，即 1858 年，就能实现的愿望化为泡影：凭借炮船之利削减白河沿岸炮台，打通河道，夺取天津。现在，该轮到海陆联军出征中国了。

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备战，针对中国发动远征

1859 年 9 月中旬，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备战，并决定于两个月后发动对华远征。在发给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的照会中，表明“远征”应当基于四大支柱之上：组建陆军部队；组建作战舰队；组建运输船队和军需站；制订作战计划。

陆军

原则上，法国远征军由 14000 人组成。炮兵中队所需战马半数将从法国运抵中国，剩余马匹则准备在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筹集；军需物资经水路运输。征募远征军官、士官和士兵，通过一些优厚的条件吸引志愿兵，陆军大臣还考虑解散四个主力军团，将远征军中的志愿兵组成四个新的朱阿夫团^①。一旦此种方案被认可，部队将立即开赴土伦港，并在那里组建兵营。

作战舰队

作战舰队由 20 艘新型可拆卸式炮舰组成。已在中国海域待命的几艘大型炮舰，之后也将大大增加舰队的作战兵力；铁体炮舰机动性高、战斗力强，将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炮舰配有 30 厘米口

^① 朱阿夫团为创建于 1830 年的法国轻步兵团，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 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译者注

径的有膛线大炮，火力强大且机动性高。炮舰除完成作战任务之外，还将在稍后的战争中转变角色，充当拖轮，确保军事行动取得胜利。

运输舰队

关于作战舰队、远征军和海陆军用物资的运输，部署如下：人员、马匹和驮骡取道埃及，接着租用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商船由苏伊士运经上海最后至直隶湾。军用物资则行经好望角，由海军负责托运。但这些部署无法完全按照计划行事，最后，皇家海军独自承担起了运输部队与军用物资的重任。

作战指挥

指挥远征军在中国这个如此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作战，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根据现已掌握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区自然特征的情报，根据天主教传教士对北京的描述，根据海军几个世纪以来对该地区的研究，以及海军上将里戈·德热努亚在 1858 年占领天津期间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这座城市所作的评价，可以预见一支欧洲部队在亚洲这个地区所将面临的形势。9 月，对华战争的主要计划部署完毕，北京就是目标。以武力渡河，打开通道，夺取天津；签约不成，挺进北京，此系皇上钦示之计划，必定实现。

远征的军事特征

欧洲军队之前在中国的征程止于天津。假若此次沿着河道或运河挺进北京，危险则处于可控之中。“……任何情况之下，在一个如此陌生且前途莫测的国家进行陆地远征，必须要有船队紧随其后，依靠附近的河流或运河输送给养。这样，一旦军队登陆，军事指挥官只需操心组织水路运输，以确保食品、军需供应和医疗保障。”

(引自 1859 年 9 月备忘录)根据当地河床的深度和陡度，以适当的手段控制和使用河道或运河，便可预先确定我军可在何种条件之下挺进中原。同时，随着联军深入内地，军需供给也要紧随其后。

海军在对华远征中所起的作用

至此，对华远征作战计划基本确定。我们可以预见，在这场战争中，海军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运输部队与军用物资，它同样也需要深入前线作战。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不能克服的，虽然海军原本的任务要轻松许多，战船只需负责运输海陆军用物资而已。从努鲁儿虎山山脚至黄海之滨，平原一望无际，河道纵横交错，当我们仔细端详这片土地之时，就会发现海军不但可以进入其中，甚至可以深入腹地，它将在这里起到双重作用。战争的本质决定了海陆军权的分置将是必然。

对于四大作战部署的初步研究

9 月末，海军大臣与陆军大臣收到战备分析简报。10 月 3 日，在对远征军筹组计划进行研究之后，阿穆兰上将向皇帝陛下提交了第一份战备报告，这份报告简述了半个月之内取得的成果。其中有些问题业已解决，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悬而未决。

1859 年 10 月 3 日问题汇总

海军陆战队需征兵 1600 名；组装可拆卸式炮舰所用的炮管截面需向法国企业订购；在伦敦出差的海军工程师富格诺与半岛东方航运公司进行接洽，委托该公司将远征部队从苏伊士运至中国。这家代理公司在合同草案中提出两种运输方案：使用快速蒸汽船队或混合运输船队进行运输。如果使用大功率的蒸汽船队，煤炭供应必须

跟上。但是，这在当时无法保证。反之，假如从红海到黄海之间的航程主要依靠以帆船为主的混合船队，那么为避免逆向季风，船队必须绕行赤道以南才可顺风航行，而季风一般要持续到三月底。因此，不管何种情况，势必有所延误。所有军用物资由 1 艘军舰、4 艘大型帆式驱逐舰、10 艘 800—900 吨级的大型帆船即可托运完毕。海务省租用了近百艘商船将大量的食品、煤炭和备用物资运往中国。所有商船将在上海集结，大量运输至华的物资也将储藏于此。上海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但是市容肮脏，暴民聚集，且极难入港。大量远征军集结于此，势必滋生事端。为防患于未然，海军大臣收到命令：“恳请驻中国使馆专员科雷克沃斯基伯爵代为寻找比上海更加卫生和更为合适的港口。”（引自 1859 年 9 月备忘录边注）

对于四大作战部署的再度研究，海军上校布热瓦和里布上校奉命前往伦敦

几天之后，这些最初的研究报告有了更加完整的情报。1859 年 10 月 18 日，海军上校布热瓦与陆军上校里布被派往伦敦。前者由阿穆兰上将派遣，后者由朗东元帅委派。布热瓦上校之前已去英国执行过几项使命，之前的研究让他在英国海军中颇有名声，这将有助于他完成此次任务。里布上校是陆军大臣的首席副官及其办公室主任。两者都负有相同使命。他们此行目的在于确定法英联军在中国战场集结的时间，明确若干数据并签署一项作战协议。法国皇帝考虑到长途运输困难重重，决定将远征军人数从 14000 人减至 10000 人。

布热瓦上校指出芝罘作为军事基地和北塘作为登陆地点的多重优势

布热瓦上校受到了英国海陆两军的殷勤接待，很快圆满完成任

务。在一本讲述对华远征备战的回忆录中，他指出在芝罘(烟台)建立军事基地以及从北塘右岸登陆作战具备多重优势。而这些判断后来也得到了事实证明。

购买三艘快速蒸汽巨轮用于运输炮舰

法国政府决定购买三艘快速蒸汽巨轮：“威悉河”号、“日本”号和“欧洲人”号，这样就保证了可在适当的时机将炮舰运抵中国战场。这些巨轮每艘价值二百万法郎左右，法国政府准备拨款六百万。但是，最后实际付款为四百五十万法郎：“威悉河”号造于(加拿大)赫尔、“日本”号造于(荷兰)安特卫普、“欧洲人”号造于(英国)格拉斯哥。三艘巨轮均在法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冠上法国名号，被列入舰队名单。

在对军事基地的选址及远征军兵力配置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布热瓦上校开始思索英国海军司令部及其内阁将派何人作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据此也可看出当时法英两国的分歧。

何种观点将最终在圣詹姆斯内阁及英国舆论中占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在获悉大沽惨败的消息之后，英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狠狠教训中国，然后迫使北京朝廷签订和约。但是考虑到英国商人的顾虑，以及担心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落败，内阁改变了初衷。海军司令部部分上议员以及一些曾在中国海域服役的将军认为进军北京对在华欧洲侨民而言意味着毁灭，因为他们认定进军北京必定成功。人们普遍赞同前香港总督 J. F. 戴维斯爵士在其著作中记载的一种在亚洲广为流传的看法：太平天国起义及 1840 年远征暴露了清王朝的软弱无能，这是有目共睹的。当时英国国内普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赞同对华远征，另一种则不

赞同^①。圣詹姆斯内阁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可以说直至 1859 年 10 月，从英国远征军对华备战的大量工作中丝毫显现不出英国政府夺取天津的意愿。

如何给这次战争进行定位？此次远征性质与 1840 年和 1842 年截然不同，当时已向中国政府正式宣战。而此次远征旨在避免打击报复；挽救通商；封锁长江和白河，切断生机，等待北京妥协。正如几位英国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想法最终在圣詹姆斯内阁占据了上风，而且英国舆论也普遍认同。

法英两国对远征的不同看法

当部分英国民众从国旗所受的侮辱中清醒过来之后，开始关心起他们的物质利益，不再坚持对华远征，尽管军队已经开始行动。法国正好相反，只有一小部分人持这种观点，大部分人仍坚持对华远征刻不容缓，“我们要深入中华帝国，超越所走之路；远征的全部魅力，皆源自于一个神奇的字眼：北京”。

二、法英两国部队组建、集结、出征

法国远征军编制确定，所有部队起先归司令独立指挥

10 月底，法英两国政府最终确定两国海军、陆军进行联合军事行动；法国远征军编制最终确定。军事指挥大权赋予远征军司令一人，根据 1859 年 11 月 13 日的敕令，库赞·蒙托邦师长被任命为“海陆远征军总司令”，享有特权。冉曼将军被任命为副司令，在蒙托邦将军不能履行其职责时代为司令。

^① 1857 年，英国国会大多数人宣称反对华干预，为避免被赶下台，帕麦斯顿首相解散了议会。——原注

远征军编制

1859年11月21日远征军编制最终确定。远征军由两个步兵旅和多个兵种组成，兵力超过8000人。第一旅包括：第二轻步兵营(8个连)、第101主力步兵团(包括2营6连)、第一工程团一营七连、第三工程团一营四连、第一工兵连一排。第二旅包括：第102主力步兵团(共2营6连)、第三海军陆战团(2个营)、第六架桥兵团十一连、第七炮兵团第10炮兵中队、第八炮兵团第7炮兵中队、第九炮兵团第1炮兵中队、第十炮兵团第3炮兵中队、第十二炮兵团引信兵一个排、第二军机械师一个排、工兵连一个排。

远征军还包括警卫队、军用车队、护士、50名骑兵和司令部卫戍部队。冉曼将军指挥第一旅，柯利诺将军指挥第二旅。

后来临时组建的海军登陆部队(6个连)600人被编入柯利诺将军指挥的第二旅。

各兵种兵力统计如下：步兵5590人；炮兵1200人；工程兵612人。步兵每人配备400发子弹，炮兵中队每门大炮配备600枚炮弹、1000枚信管和1000枚爆破弹，工程兵每人配备一只小型工具箱。

法国对华远征海军舰队编制

11月初，组装铁体炮舰所需的炮管截面已下令由法国兵工厂生产。和陆军一样，海军作战舰队的编制也进行了缩减，由原先的20艘可拆卸式炮舰和11艘一级炮舰减至16艘铁体炮舰，原定从布雷斯特和土伦港出征的六艘武装军舰被取消。海军舰队最终由21艘战舰组成，这些战舰均能越过白河沙洲，溯河而上。自1859年

10 月 15 日签订购船合同之日起, 所有铁体炮舰预定在三个半月内交付。

新购置的三艘蒸汽巨轮“威悉河”号、“日本”号和“欧洲人”号, 配有强动力驱动装置, 可在印度和中国海域逆风航行。这三艘巨轮将和“黑豹”号、“路易斯”号和“波蒙纳”号三艘商船一起, 担负起运送 16 艘可拆卸式炮舰的重任。

没有任何一家船运公司可以在苏伊士集结足够的蒸汽轮或混合轮船运送 8000 名士兵, 此外, 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地区煤炭储量缺乏, 使用商船经由埃及运送部队的计划只能作罢。因此, 远征部队和海陆两军的军备物资最终只能取道开普敦, 由皇家海军负责运送。

参加对华远征的法国海军舰队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已在中国海域待命, 另一部分则在法国 5 个军港集结待发。在中国海域待命的海军舰队已在中国征战三年, 海军将士们见证了清朝与欧洲之间最初的摩擦: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参加过 1855 年 2 月 6 日的上海保卫战。尽管当地气候条件恶劣, 接二连三的远征也使得他们精疲力竭, 但是海军旧部的将士们仍以极大的热情踊跃参加到 1860 年的这场对华战争中来。

下表为法国对华远征军海军舰队编制清单:

法国海军舰队编制一览表

船只名称	船只类型	运载人数	炮位	马力	舰 长
	螺旋桨式战船				
“欧仁妮皇后”号	一级大型驱逐舰, 海军司令沙内少将旗舰	530	56	800	德拉普兰
“信息女神”号	一级大型驱逐舰, 海军准将巴热旗舰	498	50	200	法兰勒维克

(续表)

船只名称	船只类型	运载 人数	炮位	马力	舰 长
“杜舍拉”号	小型护卫炮舰	251	16	400	特里科
“拉普拉斯”号	小型护卫炮舰	191	10	400	德凯吉居
“普里莫干”号	小型护卫舰	191	10	400	戴利
“福尔班”号	一级护卫舰	136	4	250	莫里埃
“蒙日”号	一级护卫舰	136	4	250	布尔岱
“普雷让”号	二级护卫舰	74	2	150	奥巴马
“阿隆普拉”号	舰队护卫舰	30	2	90	诺埃尔
“诺尔扎加雷”号	舰队护卫舰	30	2	50	勒佩
“穗子”号	一级炮舰	79	4	110	卡雷
“警戒”号	同上	79	4	110	索兹
“雪崩”号	同上	79	4	110	雨罗·奥塞利伯爵
“火箭”号	同上	79	4	110	巴利
“米特拉尔”号	同上	79	4	110	杜瓦勒
12号炮舰	可拆卸, 铁体	23	1	16	德赛赛
13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德瓦拉纳
15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凯尼
16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贝里克
18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贝隆
22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萨拉蒙
26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杜兰
27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多尔
31号炮舰	同上	23	1	16	莫迪杜普莱西斯
“山林女仙”号	双炮台运输船, 海军准将 普罗德旗舰	200	4	250	贝拉德塞得吉
“敢闯”号	双炮台运输船	200	4	250	德斯孚
“多尔多涅”号	单炮台运输船	150	4	160	福贡
“杜朗丝”号	同上	150	4	160	古凡德波瓦
“吉伦特”号	同上	150	4	160	多雍
“卢瓦河”号	同上	150	4	160	德杰斯拉尔
“马恩河”号	同上	150	4	160	德弗雷西内
“绍恩河”号	同上	150	4	160	里斯科
“涅夫勒”号	同上	150	4	160	杜朗圣阿芒
“莱茵河”号	同上	150	4	160	艾杰耶

(续表)

船只名称	船只类型	运载 人数	炮位	马力	舰 长
“默尔特”号	机船	150	4	160	若雷吉贝里
“欧洲人”号	单炮台运输船	150	4	500	拉法佩
“日本”号	同上	150	2	400	里布蒂耶尔
“威悉河”号	同上	200	2	400	克雷尔-朗加
“卡尔瓦多”号	舰船	150	4	250	里歇
“加隆河”号	同上	200	4	250	普罗岱
“汝拉山”号	同上	200	4	250	利浦
“罗纳河”号	同上	200	4	250	皮卡
轮式战船					
“回声”号	一级护卫舰	30	1	220	德孚特
“凯尚”号	舰队护卫舰，海军上校布 热瓦旗舰	30	2	80	布热瓦
“戴鲁莱德”号	舰队护卫舰	30	2	90	波
“香港”号	同上	30	2	90	戴内斯德蒙普扎
“百合花”号	同上	30	2	90	弗兰凯
“三叶草”号	同上	30	1	70	里约尼耶
帆船					
“迪佩雷”号	一级军舰	355	30		德凯索松
“安德罗马克”号	一级大型驱逐舰	205	20		加加雍
“迪东”号	同上	205	20		卡罗
“力量”号	同上	205	20		布岱尔
“恒心”号	同上	205	20		阿尔古伯爵
“复仇”号	同上	205	20		马西雍
“复仇女神”号	二级大型驱逐舰	476	52		巴利
“安菲特里特”号	三桅帆船	30	4		马里约
“希望”号	同上	30	2		巴尔梵
“加加洛”号	同上	30	4		杜蒙
“满洲”号	同上	30	2		

(续表)

船 只 名 称	船 只 类 型	运 载 人 数	炮 位	马 力	舰 长
“圣约瑟夫”号	同上	30	4		戴尔弗叶
“幻影”号	双桅纵帆帆船	20	1		巴萨卡
	租用的帆船				
“狡猾”号					杜弗鲁奥
“普鲁多”号					马克戴尔莫
“上海”号					卡尔卫
“竞争”号					普瓦罗德瓦勒古
“飞龙”号					普杰
“梅特罗”号					莫乌阿
“孔子”号					

以上是截止到 1860 年 12 月 5 日的海军舰队编制清单。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华战争初期，海军并未动用全部兵力。26 号炮舰参与了北塘登陆；26、27、31、12 号炮舰参与攻打白河沿岸炮台；13、15、16、18 和 22 号炮舰集结进入内陆河道。17、19、20、24、25、29 和 30 号炮舰截止到 1860 年 12 月 5 日还未组装完毕：这些炮舰稍后将在芝罘和西贡两地进行组装，并在交趾支那海域服役。17 号和 26 号炮舰后来在从吴淞开赴西贡途中沉没。海军司令沙内少将分别任命中尉安德烈、古杰尔、曼迪、贝尼科、古特朗和拉莫特·特奈为 19、20、24、25、29 和 30 号炮舰舰长。远征军开赴交趾支那期间，征用了两艘蒸汽巨轮“格尔那达”号和“弗摩萨”号，由海军少尉克雷里和马丁·德·拉·巴斯第德负责领航。此清单只罗列了每艘战舰舰长的姓名。1860 年 12 月 4 日海军中尉尼耶利伯爵被任命为“凯尚”号船长，海军中尉布鲁塞被任命为第 15 号炮艇艇长。

1860 年法国对华远征租用商船清单

“快帆皇后”号	“玛丽亚”号	“双子”号	“雷弗尔”号
“欧洲”号	“血鹰”号	“约翰怀特”号	“地平线”号
“康斯坦丁雷利”号	“威蒙斯”号	“勒巴浓”号	“七星”号
“艾玛”号	“汝南”号	“非洲”号	“伊萨卡贝尔”号
“布旦元帅”号	“首当”号	“圣克莱尔”号	“罗什罗蒙”号
“友谊”号	“维尔德迪佩”号	“弗尔摩萨”号	“罗萨德鲁”号
“惊叫”号	“艾玛伯尔克雷奥”号	“茶花”号	“德尔凡”号
“阿格拉”号	“艾斯特”号	“卡尔”号	“吉特卡松”号
“艾格勒”号	“艾米莉”号	“阿尔芒”号	“格雷乌”号
“东方”号	“莫拉什”号	“查蒙”号	“斯皮里登”号
“本杰明”号	“凯特海斯汀”号	“汉娜索克”号	“阿尔歌”号
“约瑟夫安德雷”号	“维克多艾玛”号	“克洛维”号	“回忆”号
“法玛菲利比娜”号	“雪崩”号	“马德拉”号	“那巴”号
“露伊丝”号	“普里莫干”号	“格兰歌”号	“艾斯坦皇后”号
“广东”号	“伊丽莎白”号	“贝尚特”号	“蒙特利埃”号
“弗莫那”号	“特洛伊”号	“曼农”号	“吉斯佩罗卡”号
“大英帝国”号	“运动员”号	“水上力士”号	“赫普鲁斯”号
“卡林顿”号	“皇帝”号	“怀特法贡”号	“良心”号
“恺特”号	“利物浦”号	“雷那”号	“波利尼西亚”号
“苏尔坦”号	“贝万沃尔”号	“弗罗拉海斯汀”号	“阿让城”号

远征军集结

运输舰队相继离开法国

组建完毕的法国远征军在四个主要军港集结。陆军部统帅的部队，除了轻步兵开赴布雷斯特港之外，其余全部在土伦港集结。海军陆战团在洛里昂、瑟堡和布雷斯特集结，稍后，他们将搭乘“安

德罗马克”号、“复仇”号、“力量”号和“恒心”号出征。海军陆战团的士兵和指挥官们早已适应了海上生活。他们明白军纪严明是何等重要。海军陆战团团长瓦索涅上校和参谋部成员将搭乘“复仇”号出征。在土伦港和布雷斯特集结的部队按照阿穆兰上将和朗东元帅指定的顺序出征，并经受远洋航行的考验。由于运输船只有所增加，出征计划做了调整，船只将在特内里费、好望角、新加坡和香港停靠。各船所运部队自带随身行李。这样的部署虽未尽善尽美，却已尽了最大努力。1859年12月至1860年1月间，舰队相继离开法国。以下是各舰只离港顺序及日期：

从土伦港出征的船只

1859年12月5日

1号船：“山林女仙”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柯利诺将军	1	
参谋长	2	
第101主力团	1	
第102主力团	31	842
医护人员	4	
后勤助理	1	
行政官员	2	
行政人员		35
战地护士		48
编外人员		3
合计	42	928
总人数		970

12 月 7 日

2 号船：“卡尔瓦多”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炮兵参谋	1	
第七炮兵团第 10 炮兵中队	5	230
第 101 主力团	23	484
战地医院	4	
合计	33	714
总人数		747

12 月 8 日

3 号船：“汝拉山”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工程及炮兵参谋	5	
第一工程团 1 营 4 连	4	140
第九炮兵团第 1 炮兵中队	5	232
第六炮兵团第 11 连	4	101
第十炮兵团第 3 营	5	230
医生	3	
技术人员	2	
第一工兵连		8
编外人员		1
合计	28	712
总人数		740

4 号船：“敢闯”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冉曼将军	1	
参谋长	1	
炮兵中队	2	
第 101 主力团	34	1018
医生	1	
护士		24
合计	39	1042
总人数		1081

5 号船：“涅夫勒”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炮兵军官	2	
保健军官	9	
行政官员	13	
兽医、拆弹专家、护卫	4	
炮兵中队技术人员	1	13
行政人员		26
战地护士		55
口径 4 厘米的有膛线山炮一门、弹药及 建造医院设备、帐篷及军需物资		
合计	29	94
总人数		123

6 号船：“卢瓦河”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	------

炮兵军官	9	
第六炮兵团第 11 连	1	24
近卫骑兵	1	20
后勤	1	
保健军官	2	
行政官员	6	
炮兵守卫及技术人员	2	
护士		16
编外人员		4
口径 4 厘米和 12 厘米的大炮各一门， 弹药、医院、帐篷及军需物资		
合计	22	64
总人数		86

7 号船：“莱茵河”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后勤人员	1	
辎重队	1	3
行政与保健军官	19	
卫兵与技术人员	2	
炮兵技术人员		7
行政人员		39
随军护士		18
口径 4 厘米和 12 厘米的大炮各一门， 各种物资		
合计	23	67

总人数	90
-----	----

8 号船：“加隆河”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炮兵中校格朗尚	1	
第 102 主力团	28	684
合计	29	684
总人数		713

12 月 9 日

9 号船：“伊塞尔”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保健军官	10	
行政军官	9	
技术人员	1	
炮兵技术人员		8
行政人员		46
护士		12
部分医疗设施，帐篷及 88 箱炮兵中队鞍具		
合计	20	66
总人数		86

1860 年 1 月 1 日

10 号船：“快帆皇后”号，租用商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第一工程团 1 营 7 连	4	138

第十二炮兵团第 4 炮兵中队	2	47
第八炮兵团第 7 炮兵中队	5	223
医生	1	
行政官员	2	
行政人员		27
编外人员		3
合计	14	438
总人数		452

1 月 11 日

11 号船：“迪佩雷”号，大型帆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参谋	3	
工兵	1	
第 101 主力团及军需部	5	45
近卫骑兵	1	
第二非洲轻骑兵团、第三土耳其骑兵团	1	54
第五辎重队	3	109
第二军机械师连	1	32
行政机关、医院	2	52
合计	17	292
总人数		309

从布雷斯特出征的船只

1859 年 11 月 14 日

12 号船：“罗纳河”号，蒸汽运输船，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第二轻步兵营	37	876
总人数		913

12 月 1 日

13 号船：“恒心”号，三桅战舰，武装军需运输舰，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远征军第三团第 32、33、34、35 连，原 布雷斯特第二团第 11、12、14、15 连	15	380
海军陆战队	1	100
合计	16	480
总人数		496

从洛里昂出征的船只

1859 年 12 月

14 号船：“安德罗马克”号，三桅战舰，武装军需运输舰，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来自罗什福尔第三主力团的第 3、 16、17 和 19 连	14	380
海军火枪队	1	100
合计	15	480
总人数		495

15 号船：“复仇”号，三桅战舰，武装军需运输舰，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远征军第 36、37、38 和 39 连，原土伦		
第四主力团第 23、25、26 和 27 连	14	380
海军火枪队	1	100
合计	15	480
总人数		495

从瑟堡出征的船只

16 号船：“力量”号，三桅战舰，武装军需运输舰，运载情况：

	官员人数	部队人数
远征军第 28、30、31 和 39 连，原瑟堡		
第一主力团第 17、18、19 和 8 连	14	380
总人数		394

商船船队离开法国，扬帆驶往中国

同期，将近一百艘商船也从法国出发，扬帆驶往中国。船上载有食品、煤炭及军需物资。

埃及航道得到确认

海军大臣在开普敦(好望角)、新加坡、香港及上海各港口派驻军需专员负责采办食品与煤炭。海军上校菲斯科负责协调和指挥大量运输商船从埃及通行。“日本”号、“欧洲人”号和“威悉河”号三艘蒸汽巨轮将炮舰运抵中国之后，也将担负起苏伊士至亚丁航段的运输任务，从而确保地中海至中国海域之间的航运畅通无阻。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最初的部署计划也随之有了新的

变化。当法国军队开始对交趾支那发动远征之际，当从对华战争战场上撤退下来的远征部队也需遣送回国之际，大沽—西贡—苏伊士航线顿时变得繁忙起来，不仅是这些蒸汽巨轮，几乎法国舰队所有的船只，哪怕动力再小，也都不得不在红海海域逆风航行，前往苏伊士。

1860年1月12日，蒙托邦将军离法

蒙托邦将军、随行副官和军需助理等人决定取道埃及—苏伊士这条最近的线路，以期先于远征部队抵达中国。1860年1月12日，蒙托邦将军从马赛登船出发。1860年2月26日抵达香港，与海军准将巴热及英军驻港官员会晤商谈，1860年3月12日，蒙托邦将军携同副官乘坐“福尔班”号护卫舰抵达上海。

法国远征军组建集结，同期英国远征军也组建集结完毕

1859年年底，英国远征军组建、集结并登船完毕。英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均从印度抽调，这大大降低了英国军队的运输难度，但对法国来说，这些困难却无从化解。1859年6月25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当时，英军在广东只有一个旅的皇家海军、一个营的步兵和两个营的孟加拉土著兵，这些部队由于气候原因战斗力大打折扣，且兵力不超过两千人。1859年9月中旬，英国驻印度总督向中国派遣了两个营的步兵，每营兵力900—1000人，至此，再无理由担心广州安定的局势会受到破坏。该城的英军指挥斯特劳本茨将军也接到命令，可在当地欧洲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出动部队予以维和。

英国远征军由分布在不同地区的部队组成，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直到1860年7月，来自印度、英国和中国的部队才在大

连湾重新整编成师。英国远征军阵容强大，共包括八个英国团、三个印度团、一支皇家海军、两个龙骑兵连、八百编外骑兵、四个炮兵中队、一个工程兵连和若干辅助作战人员。

英国远征军由海军少将贺布和格兰特将军共同指挥

英国远征军陆海两军分别听命于不同的指挥官。海军少将詹姆斯·贺布旧伤初愈，执掌海军指挥大权，手下拥有从英国前来与他会合的海军准将琼斯和哈里·艾吉尔。陆军归霍普·格兰特将军指挥，将军本人在刚刚平息印度叛乱的战斗中声名显赫。1858年2月26日，当时还是总参谋长的格兰特上校在几个月后，即同年11月，被任命为少将。约翰·米切尔少将和罗伯特·拿破尔少将分别任远征军两师师长，他们麾下斯坦利（第一旅旅长）、萨顿（第二旅旅长）、杰弗逊（第三旅旅长）和里弗斯（第四旅旅长）。炮兵中队由克罗顿准将指挥；巴特尔上校兼任旅长，负责指挥骑兵。

停靠在香港的三桅军舰“夏洛特公主”号和二桅军舰“赫西勒斯”号为英国远征军的战地医院和仓库，这两艘军舰将不开赴战场；螺旋桨式蒸汽轮“西蒙”号将负责在战时把伤员运送至香港的战地医院进行治疗。

1859年末，英国舰只从英国出征

11月上旬，英国帆式战舰与蒸汽战舰从英国港口出发。它们按计划将抵达新加坡，然后根据指令前往指定地点集合。

下表为英国对华远征军海军舰队编制清单：

英国对华远征海军舰队编制

英国海军舰队编制一览表

船只名称	船只类型	炮位	马力	舰 长
	螺旋桨式战船			
“切斯匹克”号	二级大型驱逐舰，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旗舰	51	400	乔治·O·威尔士
“跋扈”号	二级大型驱逐舰，海军准将琼斯旗舰	51	360	罗什福马杰尔
“桑普森”号	四级大型驱逐舰	6	467	乔治·O·汉德
“珍珠”号	二级护卫舰	21	400	约翰伯拉斯
“童子军”号	二级护卫舰	21	400	约翰克伯特
“艾斯克”号	二级护卫舰	21	250	S. 罗伯特马克克鲁
“飞人”号	二级护卫舰	21	250	威廉姆·A·J·赫特
“巡洋舰”号	护卫舰	21	60	约翰比特萨
“邂逅”号	护卫舰	17	360	罗德瑞克杜
“先锋”号	大型护卫舰	14	350	哈夫·A·瑞利
“罗伯克”号	大型护卫舰	6	175	法兰西斯马登
“尼姆罗德”号	大型护卫舰	6	175	罗伯特·J·维尼亚特
“麻雀”号	大型护卫舰	6	200	约翰·C·冰
“和平鸽”号	大型炮舰	6	200	罗伯特·G·克莱基
“狐狸”号	大型炮舰	4	200	加士·G·格登内夫
“毕格尔”号	大型炮舰	4	160	爱德华海
“灵蛇”号	大型炮舰	4	160	亨利哈维
“阿尔及尔”号	中型炮舰	4	80	威廉姆亚瑟
“勒凡”号	中型炮舰	1	80	约瑟夫·S·汉德森
“斯拉利”号	中型炮舰	1	80	亨利·K·李特
“本特芮”号	小型炮舰	1	60	哈贝特·P·克奈维特
“巴士达”号	小型炮舰	1	60	弗雷德·W·哈勒斯
“活力”号	小型炮舰	1	60	亚瑟·K·奥万
“金龟”号	小型炮舰	1	60	亨利·L·赫尔德
“德芙”号	小型炮舰	1	60	查斯·J·布洛克
“丛林”号	小型炮舰	1	60	亚瑟·J·伊那
“坚硬”号	小型炮舰	1	60	威廉姆·R·布尔顿

(续表)

船 只 名 称	船 只 类 型	炮 位	马 力	舰 长
“火焰”号	小型炮舰	1	60	亨利·M·本汉姆
“蚱蜢”号	小型炮舰	1	60	约翰·C·吐克
“傲慢”号	小型炮舰	1	60	Ch. 费赫姆
“哈弗克”号	小型炮舰	1	60	乔治·D·布洛德
“傲然”号	小型炮舰	1	60	阿歇伯德
“坚韧”号	小型炮舰	1	60	乔治·D·本万
“负鼠”号	小型炮舰	1	60	詹姆斯·A·维特歇德
“棕鸟”号	小型炮舰	1	60	艾德万·I·伯拉尔
“忠贞”号	小型炮舰	1	60	威廉姆·E·李
“小丑”号	小型炮舰	1	60	亚瑟·R·布雷
“公鸭”号	小型炮舰	1	40	威廉姆·O·巴特勒
“仓促”号	小型炮舰	1	40	威廉姆赫沃斯
“威泽尔”号	小型炮舰	1	60	杜凯·G·戴维森
“杰那丝”号	小型炮舰	1	60	亨利克斯汉姆
“茶隼”号	小型炮舰	1	40	乔治伯桑格
“丘鹳”号	小型炮舰	1	40	F.W. 英格雷费德
“警惕”号	小型炮舰	1	40	爱德华拉希
“冒险”号	物资运输船	1	40	Ch. J. 巴勒福
“援助”号	物资运输船	1	40	杰贝尔罗阿
“海丝佩”号	物资运输船		400	亨利威廉姆汉
“紧急”号	物资运输船		400	奥古斯特·C·斯特
“福坎”号	人员运输船		150	洛德
“西蒙”号	人员运输船		400	约翰·M·库克
“澳门”号	租用船只	1	400	
“悉尼”号	租用船只	6	400	
“澳洲”号	租用船只	8		
“阿尔冈”号	租用船只			
“本汀克”号	租用船只			
“墨赫”号	租用船只			
“索内”号	租用船只			
“泽诺比”号	租用船只			
“贝勒尼斯”号	租用船只			
“水手”号	租用船只			
“木桶”号	驻白河医疗船			

(续表)

船只名称	船只类型	炮位	马力	舰长
	轮式战船			
“报应”号	海军准将艾吉尔旗舰	28	400	索特·B·皮尔
“奥汀”号	大型驱逐舰	16	560	约翰汉勋爵
“雷霆”号	大型驱逐舰	16	400	奥立维·J·琼斯
“魔术师”号	大型驱逐舰	16	400	约翰·E·克蒙洛尔
“半人马”号	大型驱逐舰	6	540	艾尔菲斯多德阿普林
“福利”号	蒸汽战舰	6	515	约翰·C·威尔森
“凤凰”号	蒸汽战舰	6	500	乔治·F·戴
“坚毅”号	蒸汽战舰	6	378	乔治·A·C·布鲁克
“巨人”号	蒸汽战舰	6	320	威廉姆德J·普兰
“克罗曼多”号	海军司令旗舰护卫艇		150	威廉姆·H·维那
	帆船			
“夏洛特公主”号	军舰，停驻香港			亨利·G·托姆塞特
“梅尔维”号	医疗船只			
“赫古勒斯”号	驻香港医疗船只	104		
“明灯”号	贮藏船只	6		杰·J·马克克莱维特
“卡布林”号	大型驱逐舰	2		
“鳄鱼”号	驻香港医疗船只	40		
“蓝宝石”号	贮藏船只	16		多·M·S·巴斯雷
“亚特兰大”号	小型护卫舰	16		乔·T·克尔维尔
“茶花女”号	双桅横帆船	12		利歇·B·皮亚斯
“橡果”号	双桅横帆船	4		威廉姆斯坦顿
“萨拉森”号	护卫舰，水文测量船			
“艾克顿”号	蓄水船只			
1号运水船	蓄水船只			
2号运水船	蓄水船只			
3号运水船				
4号运水船	蓄水船只			

1860 年英国对华远征租用商船清单

“格那达”号	“艾迪莫尔”号	“舟山”号	“费尔诺夫”号
“达斯马尼亚”号	“弗迪热”号	“阿佐夫”号	“巴特利”号
“克蕾西”号	“戴尼兰肯”号	“凯特霍普”号	“谈判者”号
“奥克坦维亚”号	“尼姆”号	“法妮马克亨利”号	“汝拉”号
“三月”号	“卡波迪亚”号	“J. C. 汉弗雷”号	“奥伯拉”号
“沃尔姆卡斯特”号	“安娜女士”号	“厄弗雷特”号	“杰斯敏”号
“马克多夫”号	“厄拉妮”号	“恺林顿”号	“法特沙拉姆”号
“米尔巴顿”号	“布兰顿”号	“思乡”号	“马拉巴”号
“厄尔克莱”号	“马蒂达阿瑟林”号	“圣巴斯多普”号	“阿里”号
“先锋”号	“海之乡”号	“丽晶”号	“兰卡歌威”号
“拉杰支那”号	“英格兰皇后”号	“贝罗什”号	“德里杰布罗德”号
“米歇干”号	“普杰”号	“阿铁拉赫姆”号	“商务”号
“厄克星”号	“戴尔霍斯”号	“威尔士王子”号	“阿尔比雍”号
“祖兰卡”号	“商人”号	“威尔”号	“米歇夫”号
“伊丽莎白”号	“约克”号	“美洲”号	“诺曼”号
“普那城”号	“玛丽谢菲尔德”号	“爱德华”号	“伯格斯德”号
“运动员”号	“西留斯”号	“法特阿拉姆”号	“艾丽丝索迪克”号
“波斯弗雷斯”号	“法兰克弗林特”号	“佐阿夫”号	“诺顿”号
“伯林顿”号	“三山”号	“海瑞塔海伦”号	“奥古斯特赫曼”号
“艾尔菲德”号	“东方帝国”号	“詹姆斯金伯”号	“林塞”号
“奥古蒙”号	“亨利摩尔”号	“林鹰”号	“第二普吉”号
“明灯”号	“维斯康凯宁”号	“哈雷凯”号	“普林德”号
“威弗雷德”号	“美洲人”号	“法兹阿拉姆”号	“玛丽亚弗雷德雷克”号
“伊斯凯德沙伯”号	“卡瑟吉”号	“凯尚”号	“杰哥巴克林亚”号
“东方女王”号	“光明”号	“塞雷西亚德兹”号	“本克西德”号
“政要”号	“苏格兰”号	“卡洛琳考文垂”号	“哈卡维”号
“弗伦那”号	“卡索尼斯”号	“法妮福斯”号	“格兰东”号

“勇气”号	“梅尔波”号	“林克鲁顿卡斯特”号	“斯坦利”号
“波尼”号	“马利丢斯”号	“皇后”号	“女王”号
“沙拉姆”号	“雷声”号	“达哥塔”号	“处女”号
“马尔冬”号	“权利”号	“渔王”号	“山东”号
“英旗”号	“皮尔伯爵”号	“威利”号	“艾尔伯爱德华”号
“克兰顿”号	“阿德拉依德”号	“好莱坞”号	“斗鸡”号
“达特冒斯”号	“英法雷斯”号	“飞翔”号	

中国和交趾支那各港口备战情况

正当法英两国军队在各港口紧锣密鼓准备远征之际，巴热准将也在中国及交趾支那海域调动和部署兵力，使得对华战争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臻于完美。

1860年1月末，为支援对华战争，法军从土伦（越南岬港）撤军，部分撤下来的军队被调往西贡驻防，其余则准备加入北征。同期，伤员和退伍兵被遣送回国。“拉普拉斯”号充当拖轮，往返于各海峡之间，负责将运输部队的大型军舰拖至新加坡。

贺布少将与巴热准将举行会晤

1月31日，巴热准将乘坐“福尔班”号护卫舰离开西贡。中途在土伦（岬港）稍作逗留，监督人员和物资撤退，并和兰扎罗特上校协商，决定在西贡保留一支200人的西班牙守军，西班牙远征军主力部队则被遣至马尼尔。2月12日，“福尔班”号护卫舰抵达香港。由于蒙托邦将军当时还未接掌军事指挥大权，巴热准将作为军事首脑与英国海军少将贺布举行会晤，商讨两国公使在向北京朝廷下达最后通牒之时，联军应该给予何种支持。

3月15日最后期限一过，联军即刻采取行动

会晤之后，两位将军告知布尔布隆公使与普鲁斯公使，最后通

牒期限为 3 月 15 日，限期一过，他们将立刻采取以下行动：

1. 占领并派兵驻守舟山群岛；
2. 确保上海安全。

两国公使可选择在他们看来最安全的路线向清朝政府递交最后通牒，一旦威胁无效，联军将伺机行动。经协商，法英两国公使决定各派一名高级外交官员，经白河水路北上的，递交最后通牒。

1860 年 2 月巴热准将在香港进行的战备举措

两国将军会晤结束之后的 12 天内，各项达成一致意见的计划开始付诸行动。

建造 40 艘小艇的合同很快就被签妥。这些小艇每艘可运载 60 名士兵或 10 匹战马，全部加起来一次就可保证运载 2400 名士兵或 2000 名士兵加 100 匹战马。这些小艇均为帆桨两用船，可凭借帆力或桨力单独航行。这些小艇一旦建成，便可确保远征部队在直隶湾布满礁石的浅海中通行无碍。

为确保顺利登陆，木板和木桩均已备妥，以便在淤积的河道上搭建中式码头。

为备齐可供 15000 人维持两个半月的给养，香港所有的葡萄酒全被买断（1115 桶）。此外，还准备了一些朗姆酒以备不时之需。当时的中国，食品奇缺，口感差且价格贵，劣质饼干每公斤要卖到 1.6 法郎；但在法国港口城市，售价只不过才每公斤 0.4 法郎。稍后，将有大批面粉从美国运抵，但是当时形势变化莫测，面粉供应无法完全指望美国。葡萄酒亦是如此。在中国可以买到澳洲出产的煤炭，但其品质较次且供应量不足。因此，战争初期远征军的补给只能从欧洲输送。但是这些物资在短期之内无法抵达，接下来将有 35000 名欧洲人陆续抵华，这势必引发物价飞涨。二月份在中国采

购到的食品，不用说，质量是不尽如人意的，但聊胜于无。

根据收集到的情报，中国沿海地区淡水匮乏。因此，一艘双桅纵帆船被临时改装成了淡水运输船。

此外，还在香港准备了大量建造船坞所需的厚木板、沙包和帐篷。

广州一家中式旅馆，被临时改建成了医院，可容纳 300 张床位。广州看上去比澳门显得更加干净卫生，这非常有利于伤员康复。

一名中国商人承诺向远征军供应面粉和新鲜食品。中国的面包师效仿欧洲同行，不久也做出了可口的面包。但是 1840 年和 1842 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劣质食品记忆犹新，为不重蹈覆辙，远征军决定不与之进行合作。马尼拉当时可供应 15000 头牛，但由于缺少运输船只，而且整个航行也正好处于逆季风带，只能作罢。从运输条件来看，日本更为便利。海军中尉奥巴马雷指挥“普雷让”号前往日本京都寻找牛源，但是他和法国驻日本公使德贝拉库尔所作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日本政府千篇一律回答他们，牛是耕作用的家畜，允许将这批牛运往中国将会损害日本国的利益。因此，只能在上海或中国沿海地区继续寻找牛源。

法国海军购置三艘轻型护卫舰和一艘大动力拖轮，大大提升了海军的战斗力

最后，巴热准将下令购买了四艘小型蒸汽武装轮船，这四艘船现均为海军在役船只。“阿隆普拉”号购于 1860 年 1 月 11 日，“戴鲁莱德”号与“凯尚”号购于 3 月 15 日，“香港”号购于 1860 年 3 月 23 日。为了确保顺利开战，一艘动力强大可将军舰和部队逆风

拖运至战场的大型拖轮亦不可缺。当时在中国，租用这样一艘拖轮的租金为每月 14000 至 16000 皮阿斯特^①（相当于 100000 法郎）。英国海军少将贺布租用的拖轮就是这个价格。考虑到租金不菲，巴热准将以 1200000 法郎的价格购买了“回声”号，并任命弗特为船长。“回声”号为美国制造的轮式拖轮，性能优良，动力为 220 马力，可在逆风航行时保持每小时 9 英里的航速。这艘世界一流的护卫舰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确保了大沽与上海之间联络通畅，直至直隶湾水域冰冻无法通航。

对华战争第一阶段备战工作完成

1860 年年初，远征军组建、集结及登船完毕，他们即将开赴战场。但在投入战斗之前，他们还将重新整编，形成一种全新的混合编制。这两个阶段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对华战争的关注点。

三、陆海两军军事指挥权分离

皇帝(拿破仑三世)认为海陆两军军事指挥权有必要分离

1860 年 2 月 4 日，沙内少将被任命为中国海域海军司令

1859 年年底，英法两国政府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以确保两国联军共同进退。两国军队有一根本区别。在英国，陆海两军军事指挥权分而治之，但法国远征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却赋予蒙托邦将军一人之手。远离宗主国作战，军事指挥权集中肯定大有益处。鉴于对华战争初期海军所起的根本性作用，鉴于盟军军事指挥权已经分

^①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译者注

而治之，鉴于法国海军在印度海域所拥有的强大兵力及辉煌历史，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海陆军事指挥权分离成为必然。皇帝(拿破仑三世)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位海军司令单独指挥印度、中国和日本海域的舰队，而且法国海军司令的级别不应低于其英国同行。出于以上两种原因，皇帝陛下于1860年2月4日颁布诏书任命海军少将沙内为中国海域海军司令。

两军司令指挥权限得以明确

皇帝(拿破仑三世)亲自召集会议，商讨沙内少将的军事指挥权限以及与蒙帅的关系，这两次会议，海军上将阿穆兰和沙内少将均有参加；朗东元帅只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关于当时中国海域海军指挥权限的论述，在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分别签署的两份重要文献中均有提及。“中国海域的战舰交由沙内少将独立指挥。负责处理该海域及交趾支那一切战事，训导广州驻军总指挥。全权处理一切安南事务。可视远征需要调配轻型战舰，并斟酌决定购买或租用所需船只。此项权利巨大，事关提升海军实力。”（引自1860年2月24日阿穆兰上将所发电报）

蒙托邦将军仍保留“远征军”总指挥的头衔，但他的权限范围不再包括海军。沙内少将和巴热准将可以接受蒙托邦将军的质询或提议，却不必受命于其人：任何质询或建议都不会对海军司令所作的决定造成影响。

假若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意见不一，少将需去函告知理由。从这方面看，将军的职权范围更大些。

海陆军事指挥权分离出于以下几个理由：大型舰只无法深入内陆水域；沿海海域状况；视形势决定登陆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随陆军作战的海军分舰队将直接听命于远征军总指挥，按其部署共

襄远征事业。当然，分舰队总指挥也将尽可能保持与海军司令的联系。”（引自 1860 年 2 月陆军大臣所发电报）

事态本身决定了军事指挥权分离乃大势所趋

假若出于某种原因，蒙托邦将军需托付其军事指挥大权，冉曼将军将全权代理。对于训令中的这一条款，沙内少将出于一种对国家以及对皇帝陛下的无限忠诚毅然接受。因为少将深知所有的个人想法都应当首先服从于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一旦冉曼将军接任远征军总指挥，沙内少将届时势必只将扮演助手的角色，每当思虑及此，少将便心生排斥。但无论如何，一切都只能由战争本身来作决定，而非两个将军之间的军衔问题。

至此，海陆军事指挥权分离。训令中所有的措辞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主旨：两军司令各司其职。法国海军在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以及即将出任中国海域海军司令本人的人格魅力，都将弥补军事指挥权分离所带来的缺陷。

新的权力分配使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头衔也发生了变化。库赞·蒙托邦师长先是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但是这项任命并没有维持多久，最后，蒙托邦将军被任命为对华战争总司令。在通告任命更改的同时，阿穆兰上将告知沙内少将这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对其身份和指挥权限不会有任何影响。（引自 1860 年 3 月 10 日阿穆兰上将发给沙内少将的电报）

沙内少将旗舰赴华

出于皇帝陛下的仁慈，机动舰队的“欧仁妮皇后”号大型军舰在土伦港整装待发，准备远赴中国作为沙内少将的旗舰。“欧仁妮皇后”号原本打算调换发动机，但由于原先的发动机盒过小，与新

的发动机不相匹配，造成舰体后部震动过大，调换工作最后只能作罢。这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使“欧仁妮皇后”号的行程被耽搁了两个月之久。1860年5月19日，军舰才得以离开土伦港。

1860年2月29日，沙内少将离开法国及赴华路线

根据任命书，沙内少将定于2月29日乘坐渡轮离开法国，取道苏伊士前往中国。最后，少将于2月29日乘坐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美洲豹”号邮轮从马赛出发，途经马耳他，横穿埃及，在苏伊士停留若干小时之后登上了“哥伦布”号邮轮。3月16日抵达亚丁；3月24日抵达锡兰；4月3日抵达新加坡，当时“敢闯”号与“加隆河”号也正停靠于此，沙内少将在新加坡给海军大臣发去了关于远征军调动情况的第一批消息。

1月20日至2月10日，海军舰队各舰只相继抵达好望角，只有“伊塞尔”号与“汝拉山”号晚至2月27日抵港。“安德罗马克”号遭遇了天花病毒袭击。进入中国海域之前，“敢闯”号和“力量”号在巽他海峡交换了信号。“拉普拉斯”号从巽他海峡出发前往邦加海峡充当拖轮。3月15日，“信息女神”号离开新加坡。

至1860年4月12日，巴热准将部署的各项工作进行完毕或正在进行当中

1860年4月12日，沙内少将乘坐“卡迪兹”号邮轮抵达香港。巴热准将的首席副官及其代表索兹上尉，向沙内少将汇报了北征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40艘小艇已经建造完毕，一旦舰队抵达香港，便可与武器装备一起装船北运。预计每艘军舰可装运3艘小艇，货轮可装2艘。1500米长的木码头也已备妥。军需物资全部到位。

沙内少将抵港之际，“信息女神”号正好停泊于此，巴热准将

下令此船听候少将差遣。同期，“杜朗丝”号、“马尔索”号、“玫瑰”号、“香港”号及“戴鲁莱德”号开始进行军备。英籍大型军舰“切斯匹克”号于4月13日悬挂蓝色旗帜，担任贺布少将旗舰。同天，“回声”号护卫舰抵达上海：之后它又将赶赴广州运送两个营的步兵出征舟山。“香港”号开赴广州附近的黄埔待命。

4月14日，沙内少将登上“亚丁”号邮轮前往上海。“信息女神”号也于同天离港，受命穿越福摩斯(台湾)海峡。“信息女神”号使用的是备用发动机，此时台湾海峡正值东北季风盛行之际，船只前行困难重重。最后，少将搭乘英国邮轮比预计提前数日抵达上海，这几天对他来说非常宝贵。少将委任海军上尉索兹留驻香港，向即将抵港的舰只传达指令并负责补给食品和军需物资。

“亚丁”号邮轮在接近舟山群岛时发现了几艘运送部队的英籍海船。

4月19日，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举行会晤

4月18日，沙内少将抵达黄浦江口。“杜舍拉”号和“上海”号停靠吴淞口，此地离上海甚近，站在甲板上即可远远望见上海。占领舟山早已确定，并开始付诸行动，巴热准将赶赴前线进行指挥。沙内少将离开“亚丁”号，先后移至“杜舍拉”号与“上海”号。其首席副官德拉德巴上校也于4月18日晚抵达“上海”号。4月19日，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进行了首次会晤。



第 2 章

海陆远征军抵达中国进行集结：法军初抵上海，后驻芝罘；英军初抵香港，后驻大连湾/驻芝罘海军采取何种行动方案才可确保军队一经登陆便可立即投入战斗/侦察白河南北两岸/1860年8月1日，法国远征军顺利抵华，从北塘右岸登陆/此次行动打开了通向中国的通道。

一、沙内少将执掌海军指挥大权期间的战争形势

北京朝廷驳回最后通牒

1860年4月18日，法国海军中国区域司令沙内少将抵达吴淞，对华战争即将打响。4月8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英国公使普鲁斯于3月8日提呈北京朝廷的最后通牒被驳回。在军机处发给两江总督的文书中，明令禁止与欧洲谈判代表进行正面接触。而且，文书的措辞也令法国人大为恼火：文内提到法国不能与英国相提并论，而且大清政府在驳回最后通牒的同时，严正声明只有大清政府才有资格提出战争赔款，用以抵消巨大的战争开支。一年之前欧洲军队遭受的败绩以及北京重兵囤积带来的信心，使得北京的措辞从

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外交斡旋取消

战争一触即发。法英两国公使正式通知联军司令：外交活动已经中止，接着该用武力来弥补之前所遭受的损失了。但是，这一次不会像 1840 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正式宣战。

4 月 14 日会晤

确定攻占舟山群岛

最后通牒被驳回 6 天之后，即 4 月 14 日，法英两国联军司令在上海举行会晤。两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均已抵沪，而且，格兰特将军早在 4 月 6 日就已抵达上海。当时，沙内少将乘坐“亚丁”号护卫舰仍在香港赶赴吴淞的途中，先期返沪的巴热准将代替他出席了会议。贺布少将留在香港督促海军备战，由从英国抵华的海军准将琼斯代为参会。如前所述，伦敦和巴黎的作战意见仍有所分歧。英国打算对中国实行封锁，以断绝北京的粮食供给。法国政府的想法则更为大胆，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进军北京。尽管伦敦方面有训令明示，但是英军将领清楚，对长江与黄河入海口至直隶湾一带进行封锁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渔民家破人亡，对战争的进展一无利处，而且北京也不会因此而闹饥荒。联军司令在 4 月 14 日的会晤中，决定放弃封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占领舟山群岛（中国最大的群岛），以兑现最后通牒中提到的军事威胁。由于有印度这个近水楼台，英国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兵力部署，预计派出 2000 余人的部队出征舟山。法国由于远征军尚未抵华，只能从广州抽调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代表法国参战。

上海被确定为法军军事基地

联军占领舟山群岛只是对北京方面驳回最后通牒的一种武力示威，而非将它用作联军的军事基地。法英联军海陆司令会晤（1860年4月14日）前一个月，上海就已被确定为法军军事基地。巴热准将通知香港方面，所有运送部队或物资的船只前往吴淞集结；芝罘将作为法军在白河南岸登陆作战之前的中转基地。

军事基地选址过程

香港被确定为英军军事基地

法英两国政府都曾将目光投向舟山群岛，考虑选择此地作为联军的主要军事基地。这种设想在英国政府的训令中有正式提及，但法国政府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起初，上海仅考虑作为物资集散港，这里靠近舟山群岛，交通便利。3月20日，上海被正式确定为法军备战机构总部所在地，因此，在舟山群岛修建仓库、工事和营房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法军在舟山群岛某小岛上修建了一个煤库，方便船只进行补给，这样，法国舰队开赴直隶湾时就无需前往长江口进行补给。英国派大量部队在舟山群岛驻守，但是，香港由于资源丰富，仍被确定为英军军事基地。英国主力部队将从香港直接开赴大连湾，中间不进行中转。按照此种部署，联军开赴北塘时，英军只需中转一次，而法军却需中转两次。

上海作为军事基地，具备多种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城市文化发达，市政建设完备，当地丰富的资源可为远征军所用。之前，英军的70艘战舰就是从吴淞口出征，最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假若选择舟山群岛作为联军军事基地，可大大降低或减少联军在对华战争中所遭遇的困难。长江口流域

地形复杂，缺少航标，沙洲流动多变，船只入港只能依靠测深器，颇为凶险。上海政局动荡，并不适宜远征军在此驻扎，虽然借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开辟了法租界，但是这些滋事分子还是差点使我们的远征事业毁于一旦。此外，英法两国军队分别在香港和上海集结，由此造成的延误是无法掌控的，预计至少 25 天以上，这势必将拖累之后各阶段的军事步骤。稍后，联军参谋长还将赶赴香港签署作战协议，假若联军选择舟山群岛作为集结地，那么这项协议亦可提早签订了。

法军舰队抵达吴淞时，部队原舰驻扎，不允许上岸，此种驻军方式在舟山群岛更容易操作。当地物产丰富，可保证部队两个月的给养。上海距离定海仅 50 海里，两地之间通航便利，季风带对航行影响甚微。中国百姓、马来亚人、联军租用的 300 艘商船、大量不急于返回欧洲仍在此间逗留的其他船只，往来热闹，使得当地看上去颇具城市规模。1840 年战争期间，英军曾有大量人员死亡，此种现象在 1860 年这场战争中没有重演，而且英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样的惨剧主要是因为缺少预防措施以及英军士兵品行不端造成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 1860 年 3 月 20 日选择军事基地时，也确曾考虑过定海比上海更加卫生。

初聚上海

1860 年 3 月 12 日，蒙托邦将军携参谋长抵达上海，随行的还有远征军各部军官及后勤部官员。军饷和人员全部到位；营房和给养仍然短缺。当地食品价格奇贵，住房紧张，这一切都不利于在上海修建营房、煤库及炮库，最后，法军在吴淞租用了一个现成的煤库。阿博维上校和德波瓦上校（此人后被任命为广州驻军总指挥）先后在广州组织招募 1000 名苦力，负责招募工作的鲁维埃上尉主动请缨指挥苦力。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

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劳，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1200 匹战马相继在日本、中国和马尼拉购得，至此，军马问题也得以缓解。

葛罗男爵与额尔金勋爵被任命为全权特使

沙内少将宣布就任海军司令之际，对华战争情况如下：法英两国业已发出最后通牒；清朝军机处向两国公使答复；远征军攻占舟山群岛。上海被确定为军事基地，尽管入港条件险恶，海军仍准备在吴淞口进行集结。部队将在芝罘建立中转基地，然后从白河南岸沿海地区登陆作战。海军准将卜罗德乘坐“福尔班”号护卫舰亲自前往山东和直隶湾各地侦察地形。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作为拿破仑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在华高级专员出任全权特使。联军司令稍后也接到训令，明确其与特使之间的权属关系：皇帝与女王的专员享有特权，可视形势所需在其权限范围之内采取独立行动。

沙内少将走马上任

沙内少将宣布就任中国区域海军司令，就职演说如下：

将士们：

由于皇帝陛下的信任，我将出任中国区域海军司令。

我深知你们锐不可当，而且我也深信你们将一如既往，不管形势如何，如我们的盟军般英勇善战。

皇帝陛下极其关注这方遥远的土地，他将与你们并肩作战。请你们相信，我会向皇帝陛下如实禀呈你们的功绩，论功行赏。希望你们把握这次机会。

皇帝陛下万岁！

沙内少将在吴淞口登上旗舰

4 月 23 日，刚刚抵达吴淞的“信息女神”号大型军舰被指派为海军司令旗舰。一切安置妥当后，沙内少将开始指挥舰只前往指定地点吴淞集合，此地靠近上海，两地舰只用信号弹便能进行联络。

吴淞

吴淞位于黄浦江出口，船只云集，市容破败。该城位于黄浦江左岸，是长江与一条小运河的交汇之处。吴淞的城郊几乎寸草不生，除竹林外别无遮蔽之物。当地种植水稻和棉花，土质为冲积平原，因此对驻扎和行军极为不利。吴淞地区水路交通便利，乡间小道错综复杂，且路面狭窄，仅能供两人并排行进，军需辎重和炮车难以通行。吴淞当地的百姓较之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百姓而言，性格温和、腼腆且和善，不像其他地区的百姓那样剽悍，亦商亦盗。

吴淞距上海仅 13 英里，“信息女神”号上的瞭望兵在船上就可远远看见停靠在上海的各艘船只的桅杆。上海与吴淞间依靠日夜不间断的船夫、行人和骑兵保持联系。此外，驻扎上海的部队人数不多，只有“杜舍拉”号、“力量”号、“福尔班”号和“米特拉尔”号。在吴淞和上海停留期间，海陆两军司令频频会晤。每日，官方或私人信函往来频繁。

二、远征军进行集结：法国军队驻扎吴淞，英国军队驻扎香港

舟山群岛不战而降

接下来，法国军队陆续在吴淞集结。

4 月 25 日，“雪崩”号从舟山抵达黄浦江，带来了舟山群岛首

府定海不费一兵一弹就被攻占的消息。

如前所述，4月19日，巴热准将乘坐“杜舍拉”号离开上海。24小时后，准将抵达金塘锚地，下令所有战舰在岛屿间停锚；之后，准将与格兰特将军和琼斯准将一起，制定了攻占定海的作战方案。1840年对华战争期间，定海曾是英军据点。两国舰队约定于次日上午开赴定海，部队将从大岙岛南部登陆，并在那里勒令定海守军投降，如果遭遇抵抗，则就地开火。但是，舰队一炮未放便顺利抵达炮台脚下，青它山总兵按照之前被告知的方式和期限缴械投降。4月21日晚，法军在位于港口东边的约瑟山要塞安营驻扎；英军则驻扎在原先建于海滨的兵营之中。随后，联军在当地广贴告示，他们承诺保护当地居民，这不禁勾起了人们对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的记忆。但这些回忆并不那么美好。当时，英军远离兵营，被当地守军俘获并押往大陆服劳役。但在1860年，由于整顿了军纪和加强了管理，这些不幸的事情没有再次发生。

德波瓦上校被任命为广州驻军总指挥

4月26日，英国邮轮从广州带来消息。法国广州驻军总指挥阿博维上校，由于长期居住中国，健康受损，即将返回法国，总指挥一职由海军上校德波瓦接任。

卜罗德准将侦察归来，白河南岸登陆方案呼声渐高

4月28日，“福尔班”号护卫舰从直隶湾和山东沿海侦察归来，返回吴淞。海军准将卜罗德在崆峒岛与芝罘半岛之间发现一处相当安全的锚地。关于此地的侦察情报与之前1859年英国之行收集到的资料不谋而合。准将确信可从白河南岸登陆。一个月之后，海军上校布热瓦与中校施密茨对该地区再次进行侦察，但所获情报与之

前相比出入较大。其实从 4 月 28 日起,有一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大家:假设白河南岸确有硬地可供登陆,那么远征军在登陆之后能否拥有充分的供给保障,毕竟最近的河道也在几英里之外。沙内少将对此持保留意见,下令对该地区重新进行侦察。

法军舰只在长江及黄浦江面活动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远征舰队陆续抵港。战舰从欧洲和亚洲各个港口出发,大部分抵达首个集结地点。下表为抵达吴淞的战舰清单,包括船只名称、出航港口及所执行的任务,这些战舰带来了一些长江及黄浦江水域的最新动态。

抵达吴淞集结的战舰清单

船只名称	抵港(吴淞)日期	出航港口	备 注
“雪崩”号	4 月 25 日	舟 山	舟山不战而降
“吉伦特”号	4 月 26 日	香 港	从土伦(岬港)运来 14 间木棚
“福尔班”号	4 月 28 日	芝 罘	侦察地形归来
“米特拉尔”号	4 月 28 日	舟 山	驻守舟山
“多尔多涅”号	4 月 31 日 ^①	香 港	从土伦(岬港)运送物资
“加隆河”号	5 月 1 日	法 国	从法国运送作战部队与物资
“敢闯”号	5 月 1 日	法 国	同上
“上海”号	5 月 3 日	舟 山	和平占领舟山
“雪崩”号	5 月 7 日	舟 山	驻守舟山
“穗子”号	5 月 8 日	香 港	来自于交趾支那海域
“福尔班”号	5 月 11 日	舟 山	护送蒙托邦将军离开舟山
“杜舍拉”号	5 月 12 日	舟 山	护送巴热准将与海军司令会合
“回声”号	5 月 12 日	舟 山	驻守舟山
“普雷让”号	5 月 14 日	日 本	蒸汽锅炉与船壳破损
“力量”号	5 月 21 日	法 国	两次搁浅被救
“罗纳河”号	5 月 19 日	法 国	从法国运送作战部队和物资
“山林女仙”号	5 月 19 日	法 国	同上
“卡尔瓦多”号	5 月 19 日	法 国	同上
“汝拉山”号	5 月 25 日	法 国	同上

① 此处原作有误,因无法核对,故保留原貌。——编者注

(续表)

船只名称	抵港(吴淞)日期	出航港口	备 注
“阿隆普拉”号	5月25日	马尼尔	从法国运送作战部队 拖运失事的“伊塞尔”号 从土伦(岬港)撤退 从法国运送作战部队和物资
“香港”号	5月26日	厦 门	
“复仇”号	5月27日	法 国	
“绍恩河”号	5月28日	厦 门	
“默尔特”号	5月28日	香 港	
“莱茵河”号	5月28日	法 国	

从吴淞离港的战舰清单

船只名称	离港(吴淞)日期	目的地	备 注
“上海”号	4月26日	舟 山	运送弹药
“雪崩”号	5月1日	舟 山	向巴热准将传达沙内少将的命令
“福尔班”号	5月7日	舟 山	护送蒙托邦将军前往舟山
“多尔多涅”号	5月9日	舟 山	海军上校富凯前往接替巴热准将
“上海”号	5月16日	香 港	护送参谋长前往香港

两军参谋长奉命赴港

5月初,部分远征军抵达吴淞;根据英籍邮轮带来的消息,舰队集结时间大致确定。由于担心大量部队集中在一个如此局促且不卫生的地方,很可能像在保加利亚和克里米亚岛那样引发流行疾病,因此部队被要求原舰驻扎,不准上岸。虑及于此,海陆两军司令最后决定远征部队将不在舟山群岛或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中转,直接开赴芝罘基地整顿、操练,恢复正常作息;同时,所有战备物资也将进行最后调配,保证部队一经登陆便可投入战斗。部队开拔日期定于5月10日,此时,正如前期所预料的那样,联军指挥机构四处分散所造成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英国公使普鲁斯再次重申两国必须进行联合军事行动,这是既定原则,占领舟山群岛便是依此准则行事。因此,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决定委派各自的参谋长前去香港与英军两司令进行协商。5月16日,“上海”号前往

香港，船上载有巴热准将、德拉德巴上校和施密茨中校。

对法军在吴淞集结情况的回顾

5月底，从法国本土和交趾支那赴华远征的战舰，除三艘之外，全部抵达吴淞。远征军租用的商船在吴淞和上海的黄浦江面上排起长队。损失船只也已统计完毕：搁浅战舰1艘，失踪战舰1艘，失事遇难商船5艘。

“穗子”号对“力量”号施以援手

“力量”号在经过一段愉快顺利的航行之后于5月20日抵达长江口。在驶入黄浦江途中，由于航道狭窄、地形复杂多变，“力量”号不幸触到长江沙洲。战舰试图逾越沙洲，其间船尾龙骨两次触礁，整艘船在淤泥中搁浅。这次情况不算严重，只持续了两个潮汐的工夫。次日，5月21日，“力量”号驶离外航道，由一艘低动力英籍拖轮拖往上海，途中再次在黄浦江右岸沙洲搁浅。此处正对吴淞，水流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冲击沙洲。当时正值退潮，战舰无法航行，船身迅速开始倾斜，已经来不及架起支柱保持船体平衡，而且此处水流湍急，即使架起支柱也难保不塌。

“力量”号危在旦夕。此时，“穗子”号船长海军中尉卡雷不顾自身安危，当机立断接近“力量”号，给予倚靠。在如此狭窄的航道中，“穗子”号亦无法运动自如，它横渡至“力量”号退潮一侧，将其撑住。“福尔班”号船长莫里埃、“回声”号船长福特和大批小艇被沙内少将派往该地进行援助。卜罗德准将担任救援行动总指挥。很快，“回声”号接近船舷，“福尔班”号靠近船头。“力量”号此时全靠“穗子”号进行支撑，它迅速从吊杆上抛下锚绳，最终脱险。在前来增援的“回声”号和“福尔班”号护卫舰的帮助下，

“力量”号终于驶离沙洲，继续前行。

此地，长江与众多河流蜿蜒曲折，航道复杂多变，通行困难，加上缺少地图与航标，只能依靠测深器和经验丰富的船员领航。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地形，难保不出状况，“力量”号舰长塔努阿虽然难辞其咎，但也情有可原。这就是沙内少将对此次事故的看法。

“伊塞尔”号失事

5月17日，“伊塞尔”号准备进港之际，在厦门海域失事。当时，几个救生圈正好漂至虎仔屿岛北面海域的礁石之上，此次事故正是由于误将救生圈当作航标而造成的。附近的“绍恩河”号舰长里斯科与英籍双桅帆船“阿肯”号船长皮尔斯迅速组织营救方案，但时值退潮时分，“伊塞尔”号船身快速上浮，由于船尾部分没有触礁，船身很快被挤成弧形；最后船身在主桅与前桅处被折成两截。与此同时，船体撞到了露出海面的礁石之上，船体倾斜加剧，海水倒灌进抽水泵，造成发动机熄火。由于周围暗礁环伺，“伊塞尔”号难逃沉船厄运；舰长为避免船毁人亡，决定在天黑之前弃船逃生。“当时船上全体将士与船组人员镇定自若。”^①

海军参谋长指挥营救“伊塞尔”号失事船员，并指挥打捞物资

“伊塞尔”号上载有炮兵中队全部辎重、一所海军战地医院、大量帐篷及军需物资。海军参谋长德拉德巴上校在香港获悉了这一噩耗。他和施密茨中校完成香港之行的使命之后，立即乘坐“上海”号赶赴厦门指挥营救与打捞工作。5月17日失事之后，“伊塞尔”号失事船体就一直停留原地未动。除略有下沉之外，船身没有

^① 引自“阿莱格尔”号船长递交沙内少将的报告。——原注

继续倾斜；整艘船尾部触礁，甲板高高翘起，可以看到船舷两侧的船壳板支离破碎。船上的部分物资已转移至两艘商船上。“马恩河”号在香港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厦门将剩余物资运往吴淞。“绍恩河”号将船组人员一同送往吴淞。沙内少将派遣“阿隆普拉”号前往厦门参加援救行动。所有的船桅、横桁和铁锚都被留在厦门，视今后需要再作打算。当施密茨中校赶到厦门之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根据参谋长的指示，所有物资运往集结地点。

由于德拉德巴上校之前采取了恰当的援救措施，“伊塞尔”号的救援行动迅速而及时。之后，海陆两军参谋长乘坐“上海”号返回吴淞。

此次对华远征租用商船近百，有四艘遭遇不测：“快帆皇后”号失火，“欧洲”号、“露易丝安娜”号和“艾米丽”号在海上失事，另有一艘“友谊”号被拘禁。

“快帆皇后”号失火

“快帆皇后”号当时位于莱德隆群岛附近，而且从5月29日开始就一直逆风而行。当时，船长下令驶离莱德隆群岛，在靠近澳门的阿多米岛沙滩上搁浅。6月3日，船上食品贮藏室着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晚立即展开人员救援行动，但是船上所运物资全部烧为灰烬。在香港的巴热准将获悉噩耗，立即派遣“戴鲁莱德”号前往澳门。这艘小型帆船和沙内少将从吴淞派来的“上海”号一起，几天后将所有的失事部队从香港运抵上海。

“欧洲”号失事

“欧洲”号是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失事的。当时船上载有298名乘客和绝大部分从土伦(岷港)运来的修建工事所需的物资。船上乘客被“诺尔扎加雷”号船长勒佩中尉所救。获救前，他

们已在一个狭小的小岛上生存了半个月，共同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和“欧洲”号远洋船长布鲁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值得嘉许。

上海、吴淞两地，远征备战工作进展迅速

同期，由于太平军起义，上海政局动荡，远征大业恐遭变故。太平军在江南地区节节获胜，杭州——茶叶、丝绸和大黄的生产基地——被洗劫一空，上海居民人心惶惶，阴险狡诈的上海道台恳求联军施以援手。这一切都使得上海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华远征反而退居其次了。为确保远征大业，联军决定保卫上海安全，同时尽快转移部队。快艇和一些平底驳船被派往上海运送大炮与马匹；全部船只添满煤炭与食品；步兵进行操练；炮兵上岸驯马。由于当地马匹体型瘦小，所有马具都须重新修改。皮件工也对所有帆船进行了整修。首批商船运抵的部分食品贮藏入库，剩下的食品将随后抵港。在上海租用的小型拖轮“梅特罗”号负责船只拖送。1—2 两艘运煤船前往华北，确保北征舰队拥有足够的煤炭供应。

“回声”号返回香港听候葛罗男爵调遣；“杜舍拉”号原本受命前往迎接法国公使，但由于该舰整装工程有所延误，不得不在上海多留几日。“莫测”号与“弗雷杰冬”号已在中国海域服役五年，接到指令返回法国。

海陆两军参谋长返回吴淞

圆满完成使命

5月29日，“上海”号从香港，经由厦门，抵达上海。海陆两军参谋长圆满完成赴港使命之后返回上海，在港期间，他们受到了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的热情款待。英国海陆两军司令不再坚持联军必须一起行动的原则，同意法军立即占领芝罘半岛。在5月20

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中，作出以下决议：

法军司令可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占领芝罘；英军则放弃芝罘，于 6 月 10 日至 15 日之间，在对岸辽宁省南端的大连湾完成集结。

一则，担心空间狭小，缺少饮用水源；二则，两军分驻有利于缓解两国军队由于风俗不同而造成的冲突；三则，当然也想看看法军接下来将如何备战。以上三点便是最终促使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出征芝罘的部队登船集结

登陆部队占领芝罘

至此，出征芝罘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扫尾工作也将在两天内结束。海军由卜罗德准将指挥，陆军由冉曼将军指挥；柯利诺将军也于同期离沪。“加隆河”号、“卡尔瓦多”号、“吉伦特”号和“雪崩”号分别运送第 101 团、第 102 团、骑兵连、工程师连、不带炮马的炮兵及部分军需与食品北上。5 月 31 日临行之前，蒙托邦将军上船慰问出征将士。

海陆远征军兵力部署情况

下面三张表格为海陆两军出征前一晚的兵力部署情况：

从香港前往吴淞的战舰

从法国本土出征的舰只：“卢瓦河”号、“涅夫勒”号、

“恒心”号、“安德罗马克”号

从交趾支那出征的舰只：“马恩河”号、“默尔特”号、“火箭”号

停靠上海、吴淞两地，部队运输舰只

吴淞：“敢闯”号、“加隆河”号、“山林女仙”号、“罗纳河”号、“汝拉山”号

上海：“复仇”号、“卡尔瓦多”号、“莱茵河”号、“绍恩河”号、“力量”号

停靠上海、吴淞两地，非部队运输舰只

吴淞：“信息女神”号、“吉伦特”号、“香港”号、“雪崩”号、“穗子”号、“阿隆普拉”号

上海：“杜舍拉”号、“米特拉尔”号、“回声”号、“普雷让”号、“福尔班”号、“凯尚”号

皇家海军在对华战争初期的作用

除了失事与搁浅船只之外，法国战舰全部顺利抵达中国沿海。而且，大部分船只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在上海集结待命。经过如此漫长的远洋航行，将超过 9000 人的远征部队运抵中国，法国海军显示了其灵活的应变能力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英国海军将士在菲律宾和澳门海域延续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传统，显示出英国皇家海军的威严气势，这次远征提升了法国海军在印度、交趾支那、中国及日本海域的威望。

法国海军此次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之前运送陆军部队至意大利和克里米亚岛作战如出一辙。由于英国海军无需运送部

队，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大为减少：参加对华战争的英军，三分之二兵力是从印度抽调的，其余从英国本土出征的兵力只需三艘大船就可直接运抵中国。这样的运输方式由于航程较短，大大降低了远洋航行的风险，这也是英国国情使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英国，这些所有经历过远洋航行的国家都清楚，一旦船员在海上发生暴动，将会导致灭顶之灾。

在海上进行日常的军事演练，单调而枯燥，但对养成良好的军纪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在海上行军期间，进行游戏、组织临时舞会、各团部定期举办音乐戏剧表演，这些都有助于维系一种法国式的快乐。但是这些娱乐活动在商船上往往是见不到的。

远征事业的利益高于一切，坦率地说，个人利益被搁置在了一边。远洋航行中，引发意外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往往难以界定：军官缺乏远洋航行经验；熟悉的日常生活完全变样；舰长集权于手，发号施令，这一切都可催生变故，虽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每个兵种习惯相异，某些习惯在一部分人中被认可，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难以容忍的，由此可见，海上的集体生活很难风平浪静。

三、远征军集结准备登陆作战：

法军驻扎芝罘，英军驻扎大连湾

1860年6月8日，法军未遭抵抗，顺利占领芝罘

6月1日，天刚破晓，“加隆河”号、“山林女仙”号、“敢闯”号、“罗纳河”号、“卡尔瓦多”号、“吉伦特”号与“雪崩”号起锚出征。“吉伦特”号负责运载食品，此外，它还和“雪崩”号一起负责在遭遇抵抗时抢滩登陆。6月6日，所有舰只抵达芝罘港。6月8日凌晨4时，部队开始登陆。整个登陆过程异常平静，未放一

炮一弹。中国人看着法军登陆无动于衷，从他们的表情中，丝毫看不到14—15世纪倭寇在此登陆带给他们的恐惧。稍后，由于一些法军士兵行为放纵，当地百姓纷纷离去，但是这些放纵行为立即受到了惩罚。随着信任感的确立，或为利益所驱，这些人终又重返家园，并逐渐习惯法国人的庇护。

初建工事

尽管路途遥远，且船只不易靠港，军用物资仍然被迅速移送上岸。此地仅有若干设施以供航行于朝鲜与山东之间的帆船装卸货物所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切都亟待修建。卜罗德准将下令修建码头及若干粮仓；煤库也在待建之中。

部队占领烟台，舰只停泊在两英里开外的海面上

主力部队在烟台东北角一个被称为“芝罘半岛”的小山丘上安营扎寨，这里也被称作“烟台半岛”^①。这个山丘俯瞰整个烟台市及其周边平原地区，地形狭窄，易守难攻。舰队停泊于两英里开外的海面上。关于芝罘，除了在印度出版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一张地图以及“福尔班”号护卫舰军官在3月份侦察地形时所绘的一份草图之外，就再无其他情报了。芝罘港口区域的水文测量工作就是由当时的随军水文专家马南负责完成的。

锚地；城市；当地百姓

芝罘湾呈圆弓形，东临崆峒岛（此岛法国人亦称之为“蛇

^① “烟台”一词意为“烟”，源自当地百姓为预警日本人的到来而点燃烽火台之意。——原注

岛”），西南方向则被山东省的陆地环抱，突出的海岬恰好挡住东南风，但西北风和东北风却可长驱直入。整个冬天，常常是大风肆虐，但是中国南方地区盛行的台风，却从来不会影响到直隶湾。芝罘锚地水域开阔。夏季，此地非常安全，而且整个锚地按照避风程度及水位深浅自然分成两片区域：小型船只停靠在烟台山丘的北岬与东北岬之间；大型船只面对北向航道停靠。一旦冬季来临，芝罘锚地只有位于群岛南侧的锚场可供使用。此处海域相对外海航道而言较为安全，不会发生类似于1860年“迪佩雷”号在外海航道遭遇风袭的意外事件；众多的岛屿和沿海浅滩减缓了风浪的作用，尽管如此，这片海域依然波涛汹涌，船与船之间进行驳运颇费周章。抛开这些不利因素，芝罘锚地可算得上是直隶湾最安全的港口。山东省地势高耸，陡峭的山峰俯瞰整个芝罘半岛，船只靠岸相对容易。

和山东省一样，芝罘周边地区多为山地，土壤肥沃。当地坟茔密布，虽然水源充足，但大多含有铵盐。在芝罘东西两侧，约15古里（1古里约合4公里）处，各有一处矿泉水，富含盐分与硫质，在当地颇有声誉，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对欧洲人必将大有用处。当地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冬季严寒，夏季酷暑。1862年，整个芝罘沿海全部被冰冻。据当地居民所言，某些年的冬天，海面冰冻三尺，骑着毛驴就可从大陆走到岛屿之上。但是，此种传闻的真实性就无从考证了。

烟台是一座海滨城市，地处平原，河流密布，四周环山。与中国其他的沿海城市相比，它比较闭塞，但更为干净。这个小城总有一天会成为欧洲商贸中心。沙滩上停着搁浅的帆船，由此可见此处有一较深的海盆。与山东省其他地区一样，烟台当地百姓体格健壮，仪容整洁，性格温顺。在烟台作为法租界期间，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

部队恢复正常作息

远征军在烟台安营扎寨之后，发现当地空气清新，食物新鲜而丰富，部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作息规律，而且，也可避免部队在吴淞集结时所出现的病菌滋生的状况。从选定军事指挥基地到部队从上海开拔，在六月份这整整一个月中，法军兵分几路：主力部队在三位将军的率领下开赴芝罘集结，其中详情则要待远征军登陆完毕之后方可获知。其余的部队则部分留守上海，部分仍在赴华途中。此阶段发生的主要事件有：四大军事首领首次举行会晤；北上舰队列队进入芝罘锚地；组织上海保卫战；远征军在芝罘登陆。

1860年6月18日，联军四大军事首领在上海首次举行会晤

6月初，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与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举行会晤。6月18日，四大军事首领召开军事会议，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

第一，两国远征军分别在不同地点登陆作战，英军从白河北岸登陆；法军从南岸登陆。另外，须对直隶湾沿岸地形重新进行侦察。

第二，登陆时间定于7月15日，一旦错过这个日期，登陆计划将被搁置。

第三，在既定登陆时间前10天，四大军事首领将再次举行会晤，约定两国舰队共同行动时间，以便两国国旗同一时间在白河沿岸炮台飘起。

第四，由两国领事或领事专员、贺布少将和沙内少将任命的英法两国海军指挥、上海道台选定的两名中国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将对欧洲租界区不明武装帆船进行审查，这些船只严重扰乱了上海的治

安。委员会向这些帆船下达了驱逐令，那些拒不缴械、驱逐之后重新返回上海海域的船只一律充公。

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赶赴大连湾

会议结束之后，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继续北上，贺布少将先于格兰特将军 48 小时离开上海。途中，两位将军拜访了芝罘，在那里受到了卜罗德准将与冉曼将军的热情款待；接着他们前往大连湾，英国军队在那里基本集结完毕。格兰特将军前往芝罘以东一个叫做威海卫的地方进行了视察，尽管略有犹豫，英国人最终还是放弃选择此地：毕竟大连湾已经过长时间侦察，而且英国远征部队已基本在此集结完毕。无论中间发生了多少曲折，最终英国人选择辽宁沿海，法国人则留在了山东。

随着太平军的节节进逼，一个新的阴谋在上海酝酿

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举行会晤，商讨保卫上海

就在两国远征军先遣部队各自集结之际，一个新的阴谋正在上海酝酿。太平军洗劫无锡之后，大量涌向苏州城门口。苏州拥有两百万人口，是向欧洲提供羊毛、丝绸与茶叶的主要商埠。现在太平军直奔上海和吴淞而来，直接威胁到了两城的贸易集市及设在徐家汇的耶稣会传教会。整个地区一片混乱，当地居民惊恐万状：逃难者带着随身细软乘坐帆船日夜逃离黄浦江。6 月 3 日，“复仇”号、“力量”号与“杜舍拉”号相继抵沪，部队与部分山炮上岸待命。“米特拉尔”号与“尼姆”号两艘护卫舰则沿黄浦江逆流而上，在距上海 10 海里一个叫做“松江府”的地方连续四天游弋巡视，此处有一条大道通往苏州。与此同时，一支步兵小分队在“杜舍拉”号海军榴弹炮排的掩护下侦察上海周边情况，未见太平军踪影。

“米特拉尔”号、“尼姆”号与留守部队返回上海，该城已处于严密防守之中：两门大炮虎视眈眈，严密监视着董家渡附近的黄浦江面；另有大小舰只泊于大炮之后，在上海城与欧洲租界前面一字排开。从董家渡可以望见上海最南端的马路，由一支步兵小分队负责在当地驻守。上海的东、南、西三座城门以及在法租界对面新开的城门均派重兵守护；市中心设有哨岗保卫该城。

太平军逼近吴淞，沙内少将支援上海保卫战

6月12日，太平军逼近吴淞。该城总兵前来恳求沙内少将施以援手。吴淞为法国商埠，法军的煤库和物资仓库距此仅有一小段距离。沙内少将决定进行增援，在之后的行动中，少将始终坚持既定原则，击退了太平军多次进攻。海军中校饶勒·居伯利率领150名水兵及两门榴弹炮登陆驻防，“穗子”号则停泊于一运河水道内保护哨所左侧。至此，这座城市总算免受战火与杀戮。几天之后，该城官员造访沙内少将以表谢意。他们的言辞极具东方文化色彩，但只要我们对太平军的所作所为以及沿海居民所遭受的恐惧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些官员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就在海陆两军奋力保卫上海和吴淞之际，沙内少将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加上北征备战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少将决定提前离开上海。

卜罗德准将受命征募50艘帆船

早前在香港建造的40艘快艇以及在上海建造的12艘小船并不足以承担起所有的运输任务。为此，沙内少将下令征用当地帆船。卜罗德准将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派出“莱茵河”号、“福尔班”号和“涅夫勒”号前往直隶湾海域巡航，并查封扣押了50艘帆船。

这些船只满载着茶叶、丝绸、鸦片及珍贵的皮草。这批价值不菲的物品全部被查封入库。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帆船物归原主，另有一些船只已被卖掉，船主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赔款。这些帆船缓解了运输困难，但是暂时的征用并没有使任何一个法国人大发横财。

1860年6月28日，葛罗男爵抵沪

6月28日，葛罗男爵乘坐“回声”号由香港抵达上海。之后改乘前来迎接的“杜舍拉”号。原本应于6月15日抵沪的英国邮轮一直到6月28日才在长江口露面。在上海和吴淞，人们终于了解到两位特使姗姗来迟的原因：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搭乘的“马拉巴尔”号在加勒角出航不久便不幸失事。

军舰与商船驶往芝罘

之后，“加隆河”号、“敢闯”号和“卡尔瓦多”号相继从芝罘返沪补给食品与煤炭，并运送驯化的战马、牛只和军需物资前往芝罘。“汝拉山”号、“卢瓦河”号和所有的商船也都运载马匹前往同一目的地。“安德罗马克”号、“恒心”号、“威悉河”号与“迪佩雷”号在抵达长江口时，接到灯标船^①传来的命令前往与卜罗德准将的旗舰会合。“迪佩雷”号上搭载的是之前失事的“快帆皇后”号上的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连。

6月22日，法籍三桅帆船“亚历山大拉里”号在长江北沙洲失事。另一艘商船“艾米莉”号，在一名或许居心叵测抑或蠢笨不堪的中国领航员的带领下，在长江南岸一处沙洲搁浅，经过日夜努力，于7月1日脱险。

^① 灯标船停泊在长江沙洲附近。——原注

下一阶段，法军舰只将在芝罘集结，在那里，像吴淞港那样，船只难以靠岸、事故频发的状况将不复存在。所有的运煤船及运粮船接到指令，放弃在上海中转，直接北上。

1860年7月3日，沙内少将离开吴淞

7月3日，沙内少将携参谋长搭乘“回声”号离开吴淞前往芝罘。蒙托邦将军早在一天之前就乘坐“福尔班”号先期离开。“绍恩河”号、“马恩河”号和“汝拉山”号满载远征物资同路前往。7月4日，“复仇”号、“上海”号、“信息女神”号和“默尔特”号运送部队离沪。大批舰只跟随沙内少将的旗舰驶往芝罘。少将辖下的其他船只则分布如下：“迪东”号、“普雷莫干”号、“拉普拉斯”号、“百合花”号、“三叶草”号、“诺尔扎加雷”号、“希望”号和“加加洛”号停靠西贡；“杜朗丝”号接替“火箭”号停靠广东；“戴鲁莱德”号与“玫瑰”号停靠香港；失事的“伊塞尔”号停靠厦门；“多尔多涅”号和三艘三桅帆船^①停靠定海；“杜舍拉”号、“梅特罗”号（这两艘船只在上海停留了若干天）、“力量”号、“香港”号、“普鲁多”号和“孔子”号停靠上海。

上海、西贡、广州和舟山群岛加强守备

6月3日进驻上海的海陆两军兵力从7月3日起逐渐减少。在直隶湾开战期间，无须继续封锁上海城南的道路：松江府对面的城门被关，设在董家渡的哨岗被撤。黄浦江江面的武装帆船尽管已被驱净，但是仍有护卫艇在此地游弋巡航；东西两大城门派重

^① 该帆船为葡萄牙式武装三桅帆船，是法国海军先后武力占领交趾支那及舟山群岛的辅战船只。——原注

兵防守，东大门由法军驻防，西大门由英军驻防，设在徐家汇的传教会由一支 25 人组成的小分队守卫。塔努阿中校被沙内少将任命为黄浦江面总指挥。稍后，这名军官被任命为法国驻广州专员，其在上海的职务由海军上尉布岱尔接任。海军第三陆战团法布尔中校与马什上校被任命为上海驻军总指挥，前者代表法军，后者代表英军。至此，驻沪部队兵力上升至 1200 人：其中法军 400 人、英军 800 人。

西贡只有少数兵力和若干轻型军舰驻守，但是驻防部队极强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确保交趾支那军事基地的安全。该地常年有守军驻防，沙内少将还从广东、厦门、芝罘和沙垒田岛各地抽调 500 兵力进行换防。如若往该地调派更多兵力，对于北方战事而言，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法国广州驻军总指挥为德波瓦上校。“火箭”号停靠广州，等待“杜朗丝”号从黄埔船坞整修归来。对华战争期间，北京前来的钦差大臣在此煽动民心，城墙上经常贴满告示。这些告示夸大了欧洲人在大沽村的败绩，并故意歪曲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太平军起义让局势雪上加霜，和上海一样，太平军在广州的周边地区到处杀人放火，械斗不断，而且也无从知道太平军是否准备与清政府携手御敌。欧洲军队的介入，虽说兵力不多，却足以遏制处于敌对的两股势力以及太平军的贪欲，在这些乱民看来，广州远比上海更为诱人。

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约定法英两国海军在舟山渔场海域联合护航。“警戒”号被派往芝罘与舰队会合。其任务由三艘三桅帆船接替，这三艘帆船的船组成员均来自“穗子”号。驻军所有的武器装备由各艘战舰支援，大炮则由一家位于定海的小型兵工厂提供。福贡上校任海军驻军总指挥；陆军中校德·帕利埃尔则被任命为法军

驻岛总指挥。两位军官权属分离，各自为政，但在进行必要的联合军事行动时必须协商一致。法军 300 人，英军 300 人，总共 600 人驻守定海。

巴热准将奉沙内少将之命从香港赶赴芝罘

最后，沙内少将从香港召来巴热准将，准备在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中赋予他更为重要的职责。旋即，巴热准将率领三艘战舰前往芝罘与沙内少将旗舰会合，三艘战舰中，一艘为准将旗舰，其余两艘为小型蒸汽轮：“竞争”号与“飞龙”号。

7 月 5 日，沙内少将抵达芝罘。几天后，战舰队与商船队陆续抵港。此地距大沽炮台约 60 古里（1 古里 = 4 公里）。远征军在此地集结之后，未曾发生先前在上海出现过的猝死现象，部队的卫生状况与精神状态均非常良好。施暴的滋事分子得到了惩罚，农民重返家园，当地又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远征部队在芝罘集结，准备登陆作战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把船载物资全部搬运上岸，这样才能让远征军尽快登陆作战。这些繁重的杂活由海军负责，将士们热情高涨，活力四射，圆满完成了任务。

未套牲口的大炮、辎重车辆、帐篷、医疗急救设备、工程物资及架桥兵连，需全部装载在之前负责运输人员、马匹和包裹的军舰上。陆军部队所需的大炮、车辆和弹药全部被搬移上岸。马匹需经受训练，适应炮火洗礼。所有枪炮均装填火药炮弹。辎重车辆需重新组装，每门大炮配备 300 发炮弹。鞍具工和帆布工也加紧制造驮鞍。

7 月 5 日，从法国启航的“威悉河”号，途经香港，抵达芝罘

锚场。船上装有三艘可拆卸式炮舰。组装炮舰所需的炮管截面也由帆船运送上岸进行校准。此项工作由副工程师比昂奈梅负责，海军中尉穆拉充当助手。炮舰由安装工、校准工和锅炉工共同组装。尽管战斗迫在眉睫，但沙内少将对“威悉河”号运来的三艘炮舰开赴前线作战一事，仍满怀希望。

所有的物资都在紧张装卸和整修，与此同时，其他的战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粮食与煤炭都已卸船，一切都在朝着既定目标步步迈进。人的积极性从未像1860年7月芝罘锚地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极富激情且有条不紊。远见、运筹以及远比物质武器更具杀伤力的精神力量，所有这一切凝聚在一起，预示着我们在亚洲必将获得辉煌战果。我们民族特有的这种天赋在1860年这一年，在吴淞、芝罘、沙垒田岛和北塘表现得淋漓尽致。

海军参谋长德拉德巴上校于当天公布海军马匹、骡子、牛只和物资分配清单。每艘战舰可据此进行内部调配：45艘平底驳船与50艘帆船充当运输船只。根据各艘战舰及商船的吨位及人员配备情况，这95艘小船分别被指派至各战舰，听候调配。

一支由6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部队将加入柯利诺旅

一支由6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陆战部队准备协助远征军某旅作战。7月16日，海军陆战营指挥官名单公布；海军陆战营暂不上岸，集结于各艘冲锋艇上。沙内少将的这个决定鼓舞了海军的士气，同时也给陆军部队提供了支援。出于以上双重原因，这支部队深受海陆两军欢迎。海军陆战营由六个连队组成：

参谋部成员：参谋长饶勒·居伯利中校

参谋长助理勒布雷登·德兰兹卡上尉

二等外科医生杜歇维耶

连队编号	人员组成	上 尉	中 尉	准 尉
1	“复仇”号火枪手连	拉莫特·特奈	杜歇	吉雍
2	“恒心”号火枪手连	肯尼	汉斯	马丁
3	“复仇女神”号陆战队	勒杜尔诺	奥里维耶	勒寒布勒
4	“信息女神”号陆战队	勒格里	法耶尔	布特
5	由“敢闯”号、“卡尔瓦多”号、“汝拉山”号、“罗纳河”号及“加隆河”号各派 30 名士兵组成	加拉什	马休	里贝
6	由“吉伦特”号、“绍恩河”号、“涅夫勒”号、“默尔特”号、“莱茵河”号、“卢瓦河”号各派 15 名士兵及“马恩河”号派遣的 10 名士兵组成	利贝尔	艾斯皮内	维韦农

大小炮舰均装备了粗口径大炮，这种大炮射程可达北塘与白河。7月20日，布热瓦上校受命指挥这支重要部队。其“迪佩雷”舰长一职交由凯尔索松中校接任。

1860年7月11日，葛罗男爵抵达芝罘

7月11日，葛罗男爵搭乘“杜舍拉”号抵达芝罘。额尔金勋爵也于同期离开上海前往大连湾。最后一批战舰驶往芝罘与少将旗舰会合。至此，法国海陆两军在芝罘全部集结完毕，沙内少将告知国内将于7月25日至30日期间实施登陆计划。

陆军赞成从白河南岸登陆作战

根据卜罗德准将的侦察报告，法英两军分别登陆作战的想法在当时占据上风，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但这种意见在6月18日上海

举行的军事首脑会晤中得以采纳。根据会议决定，法军将在白河南岸大约距入海口 13 英里处登陆。英军则在右岸北塘登陆。根据俄罗斯大臣提供的情报，这些情报之后也未得到证实，北塘四周布满防御工事、炮台与守军。白河河湾洪水泛滥，四周一片汪洋。蒙托邦将军认为英军选择的登陆地点并不理想，在白河南岸登陆作战的想法在陆军逐渐成形。根据预期，将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敌人形成夹击之势，而且这种行动方案可以留给两军更大的自由与发挥空间。

再度对直隶湾沿岸进行侦察

沙内少将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即便远征军成功登陆，随后的粮食军需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风向。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军事首领经协商后决定对直隶湾沿海再次进行侦察，此次行动由海陆两军军官共同执行。“回声”号与“阿隆普拉”号奉命参加此次行动，听候布热瓦上校指挥，沙内少将首席副官杜琪罗中校及威尔默中尉担任其助手。陆军方面则委派了施密茨中校、杜潘中校及福斯特上尉。此次侦察手段带有明显的海军特点。根据沙内少将的指示，船只必须在白河南岸 8 英里处下锚，正好面对费什少校所编制的地图^①中标注的一处坚硬沙洲和一个狭窄的浅滩。没有哪里的海岸线比中国北方海岸线来得更加难以侦察：应该说，这里的沿海没有陡峭的河岸，沙滩走势平缓，海水涨潮时可深入内陆 2—3 公里，岸边除了一些间隔几公里且极为相似的渔村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航行标志了。为了确定登陆地点，最好的办法是区分白河沿岸的炮台，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但这必须侦察清楚敌人的兵力而且不能被对方发觉。布热瓦上校下令趁夜上岸，以便在次日天亮前乘船

^① 出版于 1859 年。——原注

离开，而且准备在多个地点登陆以混淆视听。

法军司令拜会英军司令

7月12日，就在“回声”号与“阿隆普拉”号出发进行侦察之际，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前往大连湾造访，受到了英军两位司令的殷勤款待。此次会晤，如同前次英军司令拜访芝罘，大抵只是一种礼节性拜访，而非正式军事会晤。由于法军最后登陆地点尚未确定，因此两国舰队的最后行动计划被搁置。之后，“回声”号和“阿隆普拉”号返回芝罘，布热瓦上校和施密茨中校向两军司令汇报了侦察结果，登陆地点终于在7月16日逐渐明朗。

7月12日的侦察结果表明，北塘是唯一可行的登陆地点

薄雾和糟糕的天气阻碍了侦察计划的进行。但到7月14至15日晚间，军舰准确到达沙内少将指定的位置停锚；凌晨1时，少将委派的侦察员们上岸；15名士兵留在岸边放哨，其余15名士兵跟随长官前进。时值退潮时分，又软又深的淤泥使得前行非常困难。直至天亮，总共才前进了四公里，这时，侦察人员发现在手枪射程范围之内有一村庄，还带有炮眼。向北三古里处，可以清晰地看见白河炮台。至此，对当地的地形再无怀疑，远征军不可能在此登陆。这支小分队随即撤回船上，同时还俘获了7名中国船夫。涨潮时分，“阿隆普拉”号停向岸边，从船上远远看去，发现这个村子是白河沿岸的第二个村子。在白河南岸，这样的村子还有好几处，随处可见的淤泥使得船只难以靠岸。根据被俘船夫的交代，有一只小船之前已经向第一个村子驶去。看来敌军也正在紧锣密鼓加紧修建防御工事。当地的沙滩性质相同，唯一可行的登陆地点只有一个：北塘。

至此，情势已趋明朗。7月17日，葛罗男爵正式催促两军司令

采取行动，实施侵略中国的计划。额尔金勋爵也向英军下达了同样的指示。

1860 年 7 月 19 日，军事会议在芝罘举行

7 月 19 日，联军将领在芝罘召开会议，由于之前确定的地点无法进行登陆，联军将领一致赞成法英联军在北塘两岸联合登陆。两军统帅决定两国舰队于 7 月 26 日分别从芝罘和大连湾出发，他们指定了两个集合地点，第一处距白河 20 英里，另一处距北塘 10 英里^①，以期两国舰队能在 7 月 29 日和 30 日同时开始军事行动。

7 月 20 日，登陆计划开始实施。

六日内，法国远征军在芝罘登船完毕

头两天，炮兵中队登船，所有的战争物资装载完毕；接下来两天，所有马匹装载上船；最后两天，全部参战人员、步兵和苦力登船完毕。芝罘登船作战兵力统计如下：

法国登船部队兵力汇总

	军官	部队人数	马骡
海陆步兵、海军陆战队	230	5883	175
骑兵	3	64	71
炮兵	46	1054	594
工程兵	8	262	24
后勤管理部队	7	279	160

① 北纬 38 度 50 分，东经 115 度 54 分。——原注

辅助人员	3	925	
总数	296	8467	1034

加上总参部及炮兵、工程与后勤特参部随行军官，登船将士总人数达到 8799 名。

1860 年 7 月 25 日，“蒙日”号听候沙内少将旗舰调遣
芝罘驻防情况

7 月 25 日，“蒙日”号护卫舰从新喀里多尼亚岛抵达芝罘，听候少将旗舰调度。同天，26 号铁体炮舰下水；炮舰装备武器后由海军上尉杜兰指挥。其他两艘炮舰也将于 10 天之后下水。载有另外六艘炮舰的“欧洲人”号和“日本”号仍在途中。“迪佩雷”号和“安德罗马克”号留驻芝罘。留守海军由凯尔索松中校指挥，驻烟台指挥总部则由从各非主力部队抽调的 200 人防守，由第 101 步兵团德拉普拉纳营长指挥。

大连湾驻防情况

英国方面，一艘战地医疗船留守大连湾，同时留下的还有一支 200 人的小分队及负责军需采购的官员。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比法国远征军约多出 3000 人。

下表为英军在大连湾登船作战的兵力统计清单。

英国远征军兵力汇总

第一师师长 米切尔(少)将军	第一旅 斯坦利旅长	皇家第一兵团第二营，尤卡尔中校	559
		第三十一团，斯本丝中校	1003
		炮兵中队，巴利中校	110
		第三工程兵连，巴比雍中尉	50

(续表)

第一师师长 米切尔(少)将军	第二旅 萨顿旅长	女王兵团第一营, 艾迪森上校	620
		第六十皇家来复枪团第二营, 帕尔梅中校	803
		第十五步兵团	944
		第一炮兵中队	158
		工程兵第二十三连	94
第二师师长 拿皮尔将军	第三旅 杰弗逊旅长	第三皇家肯特团第一营, 艾布罗斯中校	813
		第四十四兵团, 马克曼农中校	755
		第八步兵团	770
	第四旅 里弗斯旅长	皇家海军, 卡斯科恩中校	450
		第六十七兵团, 克诺斯中校	804
		第九十九兵团, 戴中校	500
		第十九步兵团, 卢卡斯上尉	450
		皇家炮兵团	438
		皇家工程兵连	88
		马德拉斯工兵连, 斯坦瓦特尉	251
		海军炮兵中队	219
骑兵师, 巴特尔旅长	第一龙骑兵两个纵队, 塞耶中校	332	
	印度骑兵团(普罗宾团)	458	
	印度骑兵团(范纳团)	405	
克罗顿旅长指挥的炮兵中队			
总 计			11273

上表没有包括苦力人数, 如若加上苦力人数, 则英国远征军人数将超过 12000 人。

联军舰队分别离开芝罘与大连湾

7 月 25 日, 一切准备就绪, 舰队静待次日出航。沙内少将下令

嘉奖海军。

7月26日，法国舰队与英国舰队分别离开芝罘锚地和大连湾。法国舰队指令略有调整，船只之间缩短航距，所有舰只各司其位，按三列纵队行进，顺序如下：

第三纵队领航船只 “梅特罗”号、“福尔班”号	第二纵队领航船只 “信息女神”号	第一纵队领航船只 “阿隆普拉”号
“穗子”号	“山林女仙”号	“蒙日”号
“警戒”号	“加隆河”号	“复仇女神”号
“雪崩”号	“回声”号	“敢闯”号
“米特拉尔”号	“复仇”号	“罗纳河”号
“竞争”号	“威悉河”号	“卡尔瓦多”号
“火箭”号	“恒心”号	“卢瓦河”号
“上海”号	“汝拉山”号	“绍恩河”号
“格朗高埃”号	“莱茵河”号	“涅夫勒”号
“凯尚”号	“默尔特”号	“马恩河”号
“茶花女”号		“吉伦特”号

第一纵队由巴热准将率领，旗舰为“复仇女神”号；第二纵队由卜罗德准将率领，旗舰为“山林女仙”号；第三纵队由布热瓦上校率领，旗舰为“穗子”号。沙内少将搭乘“信息女神”号。“复仇女神”号、“山林女仙”号、“福尔班”号、“恒心”号与“吉伦特”号负责信息联络。信号手册中新增了17条航海指令，以适应战场状况。

法国舰队在英国舰队以南抛锚

最后的准备工作

法军舰队绕过庙岛列岛，然后驶向沙垒田岛群岛。“福尔班”号集结舰队完毕，一船当先。在北面，大量英国舰只也正向集结

地点行进。27 日白天，法军以三列纵队行进，由于当晚无法到达约定锚场，日落之后半小时，舰队就地抛锚停航。28 日早晨，舰队重新启航，将近 9 时，根据两国海军司令之前的约定，法国舰队在英国舰队以南抛锚停航。“蒙日”号受沙内少将之命，前往北塘侦察航道航向及水深。联军将领再次举行会晤，确定登陆方式。7 月 28—29 日，联军做了登陆前最后的准备工作。炮舰卸下顶桅，将船上备用物件转移至运输轮上，准备投入战斗。炮舰船艏楼用支架撑住，桅顶档杆之间也搭起了平台。武器装备有所提升，“穗子”号、“雪崩”号、“警戒”号、“米特拉尔”号和“火箭”号均都配备了粗口径大炮 1 门、卡宾枪若干、副炮手及射击手多名。

1860 年 7 月 30 日，两国舰队同时出发前往北塘

7 月 30 日，法英舰队继续行进，前往距北塘河与白河入海口西北八英里处集结。英舰队在法舰队以北航行。为了使舰只更加集中，沙内少将将舰只分成四列，如下表所示：

第三纵队领航船只 “梅特罗”号	第二纵队领航船只 “福尔班”号	第一纵队领航船只 “信息女神”号	第四纵队领航船只 “阿隆普拉”号
“穗子”号	“山林女仙”号	“蒙日”号	“绍恩河”号
“警戒”号	“加隆河”号	“复仇女神”号	“涅夫勒”号
“雪崩”号	“回声”号	“敢闯”号	“马恩河”号
“米特拉尔”号	“复仇”号	“罗纳河”号	“吉伦特”号
“火箭”号	“威悉河”号	“卡尔瓦多”号	“莱茵河”号
“竞争”号	“恒心”号	“卢瓦河”号	“默尔特”号
“凯尚”号	“汝拉山”号	“上海”号	

布尔岱中校对北塘河进行测深，并设置航标

“格朗高埃”号和“茶花女”号受命重新集结运输船队。“莱茵河”号与“绍恩河”号由于在起航时遭遇意外，稍后才能随队同行。凌晨4时，法舰队抛锚停航。不远处，停泊着俄罗斯一艘军舰、一艘运输船和美国一艘小型护卫舰。“蒙日”号舰长布尔岱中校之前已奉命对北塘河航道进行测深，并设置了航标。由于这些工作当时是在白天进行的，因此所获情报非常精确，根据侦察，航道水深10—11法尺，与之前英国费什少校所制地图提供的信息十分吻合。至此，沙内少将主意已定。少将命令拉马克上尉对北塘河右岸进行最后一次侦察，水文测量工程师马南担任助手。陆军杜潘中校应沙内少将之邀也加入了此次侦察行动。拂晓时分，几位军官带着俘获的三名中国人返回营地。三个俘虏中，其中一人为美国护卫舰买办。由于夜间侦察难度较大，所得结果与布尔岱中校的去甚远。

1860年7月31日，海面状况不利于远征军登陆

根据7月30日两军统帅约定的作战计划，部分远征军将在第二天上午登陆。但是，7月31日，东南风大作，海面波涛汹涌，大型战舰尚且摇摆不定，更不用说救生小艇了，根本无法航行。登陆计划被迫搁置。

1860年8月1日，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下令远征军登上帆船与救生小艇

8月1日，尽管下雨，但天气已有所好转，东北风从内陆吹来。清晨6时，在与贺布少将磋商之后，沙内少将下令远征部队下到帆

船和救生小艇上。每个战士发给 6 天口粮、一份熟肉、葡萄酒和烧酒及焙好磨碎的咖啡等。马匹发给 3 天草料。炮舰与护卫舰则按事先指定位置在距河口沙洲 3 英里处排列队形，严阵以待。“凯尚”号充当海军战地医院，船上载有蒙托邦将军、各旅旅长、参谋长及后勤部长官。“蒙日”号、“福尔班”号及“回声”号前往河口停靠；它们将与战舰舰队与运输船队之间通过远程信号弹进行联络。“信息女神”号、“复仇女神”号、“恒心”号及“复仇”号将各自甲板上的救生小艇装备武器，增援部队登陆。每艘救生小艇由一名军官指挥。法军在英军以南，即河流下游处登陆。这样的部署为两军联合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毕竟法英舰队来自芝罘与大连湾两个不同的地点。登陆行动由卜罗德准将指挥，辖下拥有多雍上校与多名海军军官。

救生小艇受命进行驳运

登陆计划依令而行

首批登陆部队由从各旅抽调的将士组成，总共 2060 人。他们之中有步兵、炮兵、工程兵、架桥兵、医疗队及骑兵。随队登陆的军需物资包括山炮 1 门、内口径粗 4 厘米的大炮 1 门、12 门大炮所需炮弹、8 万发子弹、食品、草料及在香港建造的部分架桥。这样，人员、马匹、役畜、军需物资整顿完毕之后，帆船、平底驳船和救生小艇开始将它们分批运至岸边，各船拖运情况如下：

“凯尚”号，沙内少将旗舰，船舷拖有 26 号炮舰：

“马恩河”号，2 艘帆船

“罗纳河”号，1 艘平底驳船

“加隆河”号，1 艘平底驳船

“敢闯”号，1 艘平底驳船

“威悉河”号，1艘平底帆船，同时载有草料和食品

“默尔特”号，1艘医疗小艇

“复仇女神”号，1艘小艇

“穗子”号(轻步兵)，布热瓦上校旗舰：

“罗纳河”号，2艘帆船

“罗纳河”号，6艘小艇及小拖轮

“梅特罗”号(轻步兵和101团)：

“罗纳河”号，1艘大型帆船

“敢闯”号，1艘大型帆船

“罗纳河”号，4艘小艇

“敢闯”号，2艘小艇及小拖轮

“雪崩”号(炮兵，工程兵)：

“汝拉山”号，6艘小艇

“信息女神”号，1艘武装小艇

“复仇”号，1艘武装小艇

“米特拉尔”号(炮兵)：

“卡尔瓦多”号，6艘小艇

“恒心”号，1艘武装小艇

“火箭”号，卜罗德准将旗舰：

“涅夫勒”号，6艘小艇及小拖轮

“阿隆普拉”号(第102主力团)：

“山林女仙”号，2艘帆船

“山林女仙”号，6艘小艇及小拖轮

“警戒”号(海军步兵)：

“恒心”号，2艘帆船

“恒心”号，5艘小艇

联军登陆舰队越过沙洲

将近 11 时，法英登陆纵队几乎同时采取行动。

登陆分舰队很快驶离之前驻航的锚场，渐渐远离大部队，略显势单力薄。登陆行动将在完全没有大型驱逐舰参与的情形下完成；河道水深不够致使大型驱逐舰无法驶入内河，这是北塘登陆面临的最大困难。战斗才刚打响，舰队却已退场。下午 1 时 30 分，登陆舰队顺利越过北塘沙洲；2 时许，舰队在距炮台下游 1 英里半处沿岸呈两列平行纵队停锚，此地处于敌军大炮射程之外，但是我军炮火却可控制右岸大片区域。正值涨潮时分，海水淹没了沙洲。炮台内，可见百余清兵在与北塘城相连的堤道上活动。两处隆起的坟包表明登陆地点已近在眼前，蒙托邦将军及其参谋在上游第一个坟茔处率先登陆。下游不远处，“穗子”号上的 200 名轻步兵在第二个坟茔处竞相上岸。此地与河岸相距 1500 米，将士们冲上沙洲，涉水前行，河水没过膝盖，渗进了皮靴里。英军方面，格兰特将军也带领 200 名将士率先登陆成功。法军将士高声齐呼：“皇帝陛下万岁！”英军随即予以回应。率先登陆的部队对周边地区进行了侦察，发现并无清兵防守。4 时许，登陆行动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登陆部队占领了一条通向北塘村的堤道，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登陆部队看上去狼狈不堪，当晚就地宿营。英军驻扎于法军右侧。

联军舰队绕过北塘炮台

海军占领北岸炮台，陆军占领南岸炮台

救生小艇经过侦察之后，发现河道并未被封锁，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决定派遣一支炮舰分队连夜绕过炮台。8 月 1 日晚 11 时 30 分，卜罗德准将率领“火箭”号、“米特拉尔”号及 26 号炮舰趁着

月色溯流而上；琼斯准将率英军分舰队同期行动。杜琪罗中校搭乘一小艇，举着火把引路，火苗甚是微弱，仅有紧随其后的船只可见。炮台内鸦雀无声。侦察船发出一枚信号弹，宣告海军已占领哨所。8月2日凌晨4时，沙内少将率“警戒”号、“穗子”号和“雪崩”号继续前行。少将起先乘坐“警戒”号，但该船不幸搁浅；之后，少将换乘“穗子”号前往炮台与先头部队会合。英国舰队在贺布少将的指挥下紧随其后。5时，一支海军小分队占领北岸炮台；轻步兵连则占领了南岸炮台，登陆部队沿着堤道进入北塘，安营驻扎。就这样，几个小时内，联军先头部队不损一兵一马顺利登陆。

这次登陆行动圆满完成，中国之门已向我们敞开。



第 3 章

8 月 12 日，经海军补给食品武器之后，远征军离开北塘，绕至白河炮台背面，清兵节节溃败，退守炮台。/英军配合法军进行同样的军事部署。/海军舰队在炮台前集结，从正面和侧面攻打炮台/北岸炮台被占，南岸炮台投降，河道打通，天津被夺。

一、白河沿岸炮台沦陷

占领北塘内陆水域，使得我们越过了华北这道天然的淤泥防御带，同时，也可从背部对白河沿岸的敌军造成威胁。白河与北塘河两河入海口相距甚微，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河流不设炮台、防栅或无士兵防守，那么企图为封锁另一河道而兴建的大量防御工事其实只是白费心机。

远征军携带武器和口粮登陆

北塘防线一经攻破，即可为我军所用。船只越过沙洲，驶入白河，由于避开了湿滑的滩涂地带，再加上当地设施比较适合中国船只，随后的马匹和军需物资卸载工作显得更加安全可靠。海军承担

的任务是最为繁重的。头几天，整个舰队仅有一艘铁体炮舰充当拖轮。在香港和上海建造的小艇多为帆船，但大部分时候，这些帆船几乎派不上用场，可以说整个驳运几乎是靠桨力完成的。法军有 10 艘轻型战舰^①越过沙洲，直接或依靠拖轮将士兵和粮食运至北塘；英军方面为 35 艘。贺布少将获悉情况后，向沙内少将提议由英军船只协助运输。但沙内少将认为法军完全可以凭借忠诚与上下一心弥补人员的不足，因而谢绝了英方的提议。沙内少将的信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8 月 12 日，在英军获得补给的同时，法国远征军的补给也及时到位了。在这 12 天里，尽管大风不断，桨手怠工，航道阻塞，船只行进艰难，但是法国远征军最终成功登陆，同时粮食和军需补给也顺利到位，库存物资足以坚持到 8 月 31 日。

缺少淡水，是联军在北塘遇到的一大麻烦。起先，军舰上还备有些淡水，后来就得去上游河段运水了。头几天，卜罗德准将受命对北塘及其上游周边地区进行侦察，运输小艇则溯河而上，至上游二十英里处取水运回北塘。运水工作很快安置妥当：“梅特罗”号接替“火箭”号承担此项任务。至此，远征军所需的一切战争物资，包括淡水在内，全部由海军负责供给。

北塘风貌

联军进驻北塘之时，该城已是一座空城，但是当地百姓表现出来的恐慌却令人触目惊心：庭院街道中，妇孺尸首随处可见；污浊的空气散发出阵阵恶臭，北塘成了一个病菌滋生的场所；马路上到处都是黑糊糊的淤泥，寸步难行。后来将几处倒塌房屋拆除，用断

^① 这 10 艘战舰分别是：“穗子”号、“火箭”号、“警戒”号、“雪崩”号、“米特拉尔”号、“凯尚”号、“竞争”号、“梅特罗”号、“上海”号与 26 号炮舰。在芝罘海域征用的中国帆船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原注

砖和柴泥铺在路上，方可行走。

侦察北塘周边地区

在部队开始安营驻扎的同时，北塘周边地区的水陆侦察工作也随即展开。

8月3日，柯利诺将军爬上北塘通往白河的堤道。将军发现在距北塘八公里处，有一筑有半圆形雉堞墙的防御工事，稍远处，另有一个带堡垒防护的兵营、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和河流。这个村庄就是新河镇。从北塘通向白河的堤道在此分岔：其中一条堤道继续通往白河，另一条则沿着河流通往北岸炮台。清军骑兵在河堤右侧一处坚实的平地上严阵以待。这些骑兵看似胸有成竹，泰然自若。——8月9日，英军侦察小分队发现一条之前涨潮时被海水淹没了的小路可通往天津。这条小路通向一处坚硬干燥的陆地，即清骑兵驻守之处。

8月8日，登陆部队上岸集结完毕，听命于柯利诺将军指挥。将军在登陆期间负责指挥驳运与卸载物资，恪尽职守，堪为表率。

8月10—11日，太阳露了几个钟头的面，阳光烘干了前一天被倾盆大雨浇湿的地面，辎重车辆终于可以在堤道上通行。由于道路已经通行无碍，部队接到命令于8月12日开拔。

联军将领敲定最后军事行动方案。海军承担的任务范围进一步扩大：除继续保障部队军需供给之外，海军还将对各炮台的侧翼和正面进行侦察，并在白河航道设置信标。

1860年8月12日，地面部队和舰队开始行动

8月12日，尽管一场滂沱大雨浇湿了地面，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行军。法军沿着堤道直接挺进新河，英军则沿着所谓通向天津的道

路，准备绕到新河后方。

沙内少将于当天回到“信息女神”号，舰队大部分舰只随军出征。所有非战斗船只则停靠北塘，听候卜罗德准将调遣，“普雷让”号在白河流域负责保持登陆舰队与主力舰队间的通讯联络。

“蒙日”号离开锚场前往白河设置信标，“福尔班”号返回芝罘。8月17日，“福尔班”号从芝罘带回两艘炮舰：27号炮舰归多尔指挥，31号炮舰归莫迪杜普莱西斯指挥。“欧洲人”号与“日本”号载着六艘炮舰于7月31日抵达芝罘锚场。途中，在距离香港200海里处，“欧洲人”号船体中部轴桅不慎折断，所幸“日本”号在事发24小时后与之相遇，将它拖至香港。稍后，直隶湾、芝罘、上海和苏伊士四地之间实现通邮。“威悉河”号完成运输任务之后，被派往红海。

小型炮舰占领据点，攻打炮台侧翼

法英两国海军对白河周边地区进行的军事侦察表明：白河沿岸炮台自1859年之后军备大大增强，共设有四道防线。沙内少将意欲让小型炮舰配合炮兵中队进行火力攻击，同时又要保证炮火不会对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妨碍。为此，沙内少将乘坐27号炮舰亲自进行了几次实地侦察，最后决定命令所有小型炮舰冲上白河左岸沙洲，搁浅作战。少将将此作战计划告知贺布少将和琼斯准将，两人都认为此计甚妥，欣然接受。小型炮舰搁浅作战，出人意料，必将打乱敌军阵脚，而且炮舰从侧翼攻打沿河炮台，丝毫不会影响突击纵队的行动。

地面部队直插敌军后方

陆军在几天之内即已深入白河后方。行进途中，捷报频传：8

月12日、14日和18日分别发生三次遭遇战，清军节节溃败。

8月12日凌晨5时，法英联军分成两列纵队向前推进。

第一纵队由法英两军士兵共同组成，在冉曼、米切尔及斯坦利三位将军指挥下，沿着河堤直接行军至新河。该部队拥有4000兵力，此外还配备了4厘米口径膛线大炮2门、阿姆斯特朗重炮1门、九磅大炮2门以及信号发射炮两门。

第二纵队由拿皮尔将军指挥，沿着之前查明的通往天津的小路，绕行至新河后方。柯利诺将军率领部下留守北塘。

1860年8月12日，新河战况

临近新河，联军炮兵开始向8月3日侦察的筑有雉堞墙的敌营开火。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部队拉开阵形，步步紧逼。清军凭借弓箭和仅有的一门大炮进行猛烈还击。半小时之后，炮声渐息，敌军兵营和新河镇均落入联军之手。

拿皮尔将军率领的第二纵队在行军途中也遭遇清军攻击。当时，英国骑兵大约行进1500米左右，位于第一纵队右侧1古里处，由于该处地表较为坚实，部队拉长了队形。此时，一支4000人的清军骑兵从兵营冲杀出来。炮兵和步兵立即开足火力予以反击，清军骑兵冒着炮火与锡克骑兵英勇战斗，但很快溃不成军，穿过果园，落荒而去。此次遭遇战，清军骑兵伤亡100人，拿皮尔将军的坐骑中弹倒地。

法军沿着白河堤道迅速朝炮台方向开进，并对塘沽进行了侦察，发现此处有一清军大营，守卫森严。塘沽一带，虽然河道纵横，地面却非常坚硬。8月13日整个白天加上8月14日上午，联军对新河至塘沽的道路进行了加宽，并在沟渠上架建了桥梁。

1860年8月14日，塘沽战斗

8月14日，法英联军进军塘沽：英军纵队靠右侧沿白河行进，每列纵队均由炮兵开路。距塘沽1600米处，一队清军炮兵和几艘战斗帆船从白河右岸对联军侧翼进行袭击。2门阿姆斯特朗重炮与2门九磅重炮立即予以还击，敌军大炮顿时沉寂无声。联军派出一支水兵小分队涉水过河，将对岸战船焚成灰烬。联军炮兵在克罗顿将军和本茨曼上校的指挥下，迅速推进至距敌军战壕400米处，联军火力威猛，落点精确，打得敌军毫无斗志。一小时之后，炮火声渐渐稀疏、沉寂。接着，突击纵队组建完毕，右侧为法军突击纵队，以海军陆战部队为主，第二营轻步兵为辅；左侧纵队由工程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施密茨中校任突击纵队指挥。海军士兵在饶勒·居伯利中校的率领之下，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就当法军抵达清军防线之时，（英军）第六十步枪团也从白河附近抄小路跨过两条沟渠，开始从右侧发动进攻。塘沽守军迅速撤退：部分兵力退守北岸炮台，其余兵力则越河而去，15门铜制大炮落入法军手中。至此，通往各炮台的道路均已打通。一古里开外，北岸内炮台赫然在目，根据联军约定，该炮台在地图上被标注为N。

1860年8月18日，小梁子村战斗

8月18日，饶勒·居伯利中校带领200名海军士兵和1个工兵连乘船过河，在与清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之后，占领了新河对岸的小梁子村。一开始，由于敌众我寡，小分队处处被动，但他们还是顽强地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很快第二轻步兵营赶来增援，富隆·格朗尚中校指挥山炮轰退了清军。同天，冉曼将军亲率劲旅，

渡过白河，在舰队木匠的协助下，架桥兵着手在新河与小梁子村两村之间架建一座桥梁。至此，以新河、小梁子村为据点，大沽要塞的情况被侦察得一清二楚，地面部队得到的情报与之前海军在沿海地区得到的侦察结果完全吻合。

白河沿岸炮台侦察完毕

大沽要塞，实际包括5座炮台：河左岸（北侧）有2座，河右岸（南侧）有3座，由重兵防守。上下游炮台之间有狭窄的堤道相连，堤道四周环水，上面架设平射炮。每个炮台看上去结构相同。炮台内堡外观呈棱形，四周筑有坚实的雉堞胸墙，窗洞架设粗口径大炮。这些内堡略微耸起，方便驻守骑兵扩大瞭望视野。所有炮台均为地下工事，可避开炮火攻击；但是弹药输送，就像随后看到的那样，非常便利。1858—1859年间，这些炮台面对内陆方向并不设防，但在1860年，这些炮台则是壁垒森严。几门粗口径大炮直指海面，使得炮台正面看上去极为壮观。炮台周围设有各种陷阱，削成锥形的尖竹梢四处密布，但是所有这些人工布防都不如又软又深的天然沼泽地带更能起到屏障作用。1859年“六二五”白河之役期间，就曾有一批漫画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大沽炮台的风貌，尽管当时守卫不如现在森严。现在，整个大沽要塞的前后侧翼均处于联军海陆部队的炮口之下。

1860年8月19日，调整作战计划

新河战斗和塘沽战斗之后，北岸炮台已若联军囊中之物。新河物资供应充足，但是连接两岸的桥梁却迟迟未能建成。鉴于当前形势，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认为必须调整既定作战方案，联军应放弃率先攻打南岸炮台的计划，转而进攻北岸炮台。所有炮舰冲上沙洲

搁浅或越过沙洲，轮翻炮轰北岸与南岸炮台外堡，与此同时陆军进攻炮台内堡。

陆军统帅协商一致

蒙托邦将军却与其同僚意见相左，坚持原先的作战方案。但是面对格兰特将军的坚持，蒙托邦同意 21 日派遣柯利诺将军率旅协助攻打北岸炮台，但是他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份书面抗议。

海军将领协商一致

海军方面，沙内少将、贺布少将在与蒙托邦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协商之后作出了如下部署：陆军于 8 月 21 日凌晨破晓时分发动进攻，两国舰队则于 8 月 20 日晚前往白河沙洲。巴热准将和琼斯准将率领小型炮舰从侧翼炮击北岸第一座炮台。大型炮艇则由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亲自率领监控南岸炮台，使其无法对地面部队侧翼发动进攻，从而干扰部队行进。

1860 年 8 月 20 日，舰队准备投入战斗

为能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布尔岱中校、工程师马南及“蒙日”号军官早已在白河沙洲上下游河段设置航标。沙内少将亲自前往沙洲，确定巴热准将所率小型炮舰搁浅位置，并插上竹梢作为标记。“马恩河”号则暂时充当战地医院及军需库。

8 月 20 日下午 2 时，两国舰队开始行动。“马恩河”号紧挨“蒙日”号下锚；“杜舍拉”号则在附近进行观察。沙内少将登上“雪崩”号；巴热准将登上 27 号炮舰。贺布少将将旗舰移到了“负鼠”号；琼斯准将登上“德拉克”号。

法舰队包括“雪崩”号、“穗子”号、“警戒”号、“米特拉尔”

号、“火箭”号及第27、26、31、12四艘铁体炮舰^①。

英舰队则包括：“科罗曼德尔”号护卫舰、大型炮舰“汉沃克”号、“斯多奇”号、“负鼠”号、“弗里斯特”号、“阿尔及利”号（以上舰只组成第一海军纵队，由克莱维特指挥）；小型炮舰“克罗”号、“德拉克”号、“丘鹳”号、“坚那斯”号（以上舰只组成第三海军纵队，由J. 汉勋爵指挥）；第3和第4信号船队则分别由阿普兰和赫尔指挥。

法国大型炮舰相继通过沙洲，于当晚6时许在“狐狸”号护卫舰上游一处丘地附近下锚。“穗子”号一船当先，在距南炮台九链半处停锚。英国大型炮舰在法国舰队下游处停锚。小型炮舰紧随其后。

敌军听任我方完成战前部署，未曾试图进行干扰。清军大炮始终寂静无声。自清军战船在广州被欧洲大炮击碎后，他们的武器装备更加精良，军纪也更加严明了。

将近晚上9时半，清军开始向舰队投掷火罐。这种火罐非常恐怖，内装易燃物质，极易引燃大火。

1860年8月20日，突击纵队逼近炮台内堡

8月20日晚，柯利诺将军率部分劲旅离开新河营地，前往塘沽露宿。拿皮尔将军早已在此安营驻扎，并架设英式粗口径大炮。8月20日当晚，两门8英寸粗口径大炮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从北塘运抵白河。天亮之前，炮兵全部进入战斗位置，做好进攻与防御准备。粗口径大炮呈弧形排列，分别从右、中、左三翼将北岸炮台内堡团团围住。南岸炮台内堡和一门中国大炮^②则被九门法英大

① 此处按照舰只抵达白河日期先后记述，本书其他部分亦如此。——原注

② 稍后我们才知道这门大炮，从它的口径及射程，并不足以对突击纵队的行动构成威胁。——原注

炮包围，联军侧翼安全无虞。法国突击纵队包括一个工兵连（由博维上尉指挥），苦力分队与云梯队（由鲁维埃中尉指挥），第102团第1营（由奥马利上校指挥），海军第三陆战团第1营（由瓦索涅上校指挥），以及一个排的架桥兵（由富隆·格朗尚上校指挥）。海军陆战团第2营露宿在塘沽，作为后援部队。英国突击纵队组成如下：第44团一个营（由马克曼翁中校指挥），第67团一个营（由托马斯中校指挥，上述两营均由所在团其他营进行增援），皇家海军（由加斯科涅中校指挥）。皇家海军小分队（由特雷孚中校指挥）运来一些空心滚筒，由皇家工程兵连的格兰汉姆少校指挥架建桥梁。英军纵队由拿皮尔将军麾下的里孚旅长指挥。

1860年8月21日，联军展开军事行动

8月21日凌晨5时，柯利诺率旅抵达塘沽河岸，驻扎在英军右侧。天空乌云密布，山雨欲来，空气仿佛凝固一般静谧。还未等到联军炮舰到达指定位置，清军炮兵便率先开火进攻，战斗提前打响。海军舰队在巴热准将与琼斯准将的指挥下，冲上白河左岸沙洲，继而右转，停在沙内少将指定的哨所附近，距北面的骑兵大约1800米左右。这样，法军炮舰的侧舷恰好正对炮台及其堤道。

海陆军事行动全面展开

6时，海陆军事行动全面展开。炮舰首先向驻守入海口处第一座炮台的内堡开火，但是，这批炮弹发射偏低。随即大炮重新进行了校正，当炮舰在沙洲搁浅妥当后，从舰上射出的各式炮弹精确无误地落入炮台围墙之内。清军大炮进行了猛烈还击，虽然炮弹打击方向非常准确，但射程却远远不够。

北岸炮台火药库爆炸

7时，内堡火药库爆炸。几秒钟后，又一巨大爆炸声盖过了隆隆炮声，这次是外堡火药库被炮弹击中，发生爆炸。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炮台被整个掀起，滚滚浓烟与碎片飞向天空。全体法军将士见到此情此景，不禁齐声欢呼：“皇帝陛下万岁！”

此后，巴热准将下令铁体炮舰朝炮台以平射炮开火，因为，这门大炮的炮口正好对着北岸两座炮台之间的堤道。下游南侧炮台继续缓慢地朝着大型炮舰开火，和之前一样，炮弹方向准确，但射程不足，在距“穗子”号二三十米处纷纷跌落。

大型炮舰保持威慑之势

此时，大沽炮台完全处于各大炮舰打击范围之内。沙内少将本待地面部队转移至炮台侧翼之后，对南岸炮台发动进攻。但是，事态发展迅速，沙内少将不得不改变初衷：他下令“穗子”号向后撤退。各大炮舰继续保持威慑之势。

联军突击纵队攻陷内堡

与此同时，陆军炮兵部队继续向内堡后方推进。野战炮在距防御工事500米开外一字排开。步兵奉命回撤，以免误伤。联军火力十分威猛：炮弹纷纷落向炮台正门，试图打开一个缺口。火药库爆炸之后没过多久，敌军火力似乎略有减弱。7时30分，信号弹亮起，突击纵队发起冲锋。此时，联军炮火已停。清军冲出炮台，与敌军展开搏杀，至此战斗演变成了一场射击战。这个阶段的战斗短暂而激烈。法军将士勇往直前，他们先后穿过木栏栅、水坑、两条深3米宽8米的壕沟，以及两片密密麻麻布满了尖竹梢的钉区。敌

守军负隅顽抗，子弹、石块、投掷物似雨点般从法军将士头上飞过。尽管如此，法军仍毫不退缩，他们将之前架桥所用的梯子倚住胸墙，很快，几位勇士成功越过胸墙，军鼓手法沙尔将法国军旗插在了炮台的护墙之上。突击队其余将士纷纷越过胸墙，跳进炮台，挥舞着刺刀冲杀进去。清军继续反击，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似乎，清军更乐意接受这样的战斗方式，从中，他们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最佳的体现。

半小时后，清军残余部队开始撤退。但是，那些原本为阻挡联军进攻而布设的障碍物同样也使溃退的清军损失惨重。只有一小部分清兵躲过了联军的枪林弹雨，幸免于难。炮台外，尸横遍野。

就在法军进入炮台之后不久，英军也随后赶到。英军从战场搬来一些空心滚筒，试图在壕沟上搭桥，尽管工兵竭尽全力，但最终桥还是没有搭成，为此，英军还损失了15名工兵。拿皮尔将军下令炮兵上尉高凡将两门榴弹炮推至城墙前50米处，很快，城墙被打开了缺口，英军相继冲入炮台。旗手查普林在第67团士兵兰纳的帮助下，将英国国旗插到了中国的炮台之上。

11时，敌军熄火

中方谈判代表的言辞

休战三个小时

其余几座炮台，战斗仍在继续，但是敌军的抵抗明显开始减弱。战斗中，两名总兵阵亡。很快，其余4座炮台停止了反击。之前，左岸火药库两次爆炸，将炮台掀翻，这已使得清军魂飞魄散；此时，联军地面部队缩紧战线，从背部加强了攻击；侧翼，则有小型炮舰轮番开火，再加上一旁虎视眈眈的大型炮舰，清兵已无心恋战。11时，清兵举旗投降，北岸外堡上竖满了白旗；南岸炮台似

乎早已被舍弃，没有发出任何投降的信号。几艘帆船正忙着将尸体和伤员从此岸运至彼岸。稍后，中方谈判代表前来求见法英特使。两位特使向对方表明意图，并敦促清军投降，但他们却只得到了一个先是支吾搪塞、之后又狂妄自大的答复：“到目前为止，五个炮台只不过沦陷了1个；其余四个仍固若金汤。”此番言辞极尽藐视之能事，联军决定重新开战。但开战之前，应中方请求，同意休战三小时。清军之前顽强的抵抗，以及之后谈判代表无礼的言辞，所有这一切只能让人相信战斗只不过是暂停而已。下午2时，敌我双方将继续鏖战。

联军将领决定进攻下游炮台

海军司令经协商决定从正面进攻南岸炮台

联军司令决定向下游炮台挺进，继而占领右岸全部炮台，一旦右岸炮台被占，则地面部队侧翼可安全无虞。法军大炮在右，英军大炮在左。内堡原先的清军大炮则重新配备了炮手，炮口指向外堡。英军两个团的生力军，第三皇家肯特团与第八旁遮普团，开进战场。

与此同时，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布署计划，准备进攻南岸炮台。中午，贺布少将来到沙内少将的旗舰“雪崩”号。英国海军司令认为，由于航道狭窄，两国只需各派两至三艘战舰纵队前行即可。沙内少将非常赞同英国同行的观点。之后，法英各派两艘战舰前往攻击地点，该攻击地点位于锚场与1859白河之役英国战舰沉船水域之间。两军司令考虑到沉船水域已被清军探明究竟，所以此次更换了方位。

联军占领下游炮台，未遭抵抗

直至下午2时，直隶总督未作任何答复。但是，北岸炮台外堡

依旧白旗飘扬。南岸炮台似早已被舍弃，既不见白旗也未见清军大旗。联军决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沿着两座炮台之间的狭窄堤道前进。为了避开躲在暗处的清兵炮火，突击纵队组成几个小分队并排前行，但是侧翼和前方一片寂静，并无敌人踪影。部队行至壕沟附近，然后沿着炮台右行，走过一座桥后到达炮台入口。几名清兵早已逃至白河岸边，企图乘船逃跑。瓦索涅上校将这几名清兵抓了回来，让他们替海军陆战队第三团第16连和第35连带路。炮台入口处，突击纵队与一些带着武器和行李慌乱撤退的清兵遭遇。清兵被俘后，纷纷将手中武器扔在院落之中缴械投降，接着又跪地求饶。法英突击纵队其余将士沿着炮台左行，试图找到炮台入口，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得越墙而入。这些甫进炮台的后来者们，看到清军士兵跪地求饶这一幕，不禁目瞪口呆。联军炮舰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敌人军心涣散，联军不战而胜。炮台内堡临海一面的外墙之上，硕大的弹坑比比皆是，两年之后，这些战争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被俘清兵全部释放，但释放仪式并未按照欧洲惯例进行，因为那样的仪式是用来对待英勇的对手的。第102主力团中校清点战俘人数，总共3600名。接着中校用手势向他们示意炮台出口，清兵立即向平原地区逃去。稍后，他们回到了天津并归入清军名将僧格林沁^①的麾下。

防御工事和兵营落入海陆联军之手

两国特使在右岸登陆之后，收到了直隶总督发给联军海陆司令的急件。中方要求联军退出北岸炮台，并撤回舰队。联军驳回了这

^① 这位将领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僧侣又是军人，既是皇室成员又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在北方战场的表现，在欧洲广为人知。——原注

些要求，派出两国使节前往西口村与直隶总督恒福进行谈判。起先，总督大人的态度甚为坚决，寸步不让：他很清楚，交出炮台，即意味着丢官弃爵，甚至脑袋搬家。额尔金勋爵的特派代表巴夏礼是一个思维缜密且极善辞令的外交官，他向总督大人——道明眼前形势，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最后，恒福只得让步。领事告辞前，曾指着那些虎视眈眈的炮舰及庞大的舰队，对总督大人说：“假如一小股海军就能将左岸最坚固的炮台攻陷，那么当所有的战舰万炮齐发之时，右岸的炮台也将被夷为平地。”一想到有一支军队已经或将在自己的后方安营扎寨，总督大人不寒而栗。而且，12公里之外的大沽，另有冉曼将军率部驻扎于小梁子村。人越绝望越感恐慌。当英国领事将停泊在渤海湾的主力舰队指给他看时，总督大人的最后一点勇气也消失殆尽。他同意将炮台和军需物资全部交给海陆联军，但要求联军保证直隶当地百姓的安全，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投降书如下：

钦差便宜行事直隶总督恒福为照会事：

本月5日(8月21日)，贵军将领从海陆同时进攻我军要塞，并占领了北岸炮台。此场胜利彰显了贵军锐不可当之势，我军战败，愿意投降。因此，我军撤出南岸炮台，并将炮台、军需物资、兵营及防御工事全部交于贵军之手。此外，本总督承诺派遣官员向贵军军官指明炮台周边所设雷区及掩藏的防御工事，以免贵军遭遇不测。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即刻交出炮台，同时期望贵军慎记不得残害当地百姓，并保证其人身和财产安全。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1860年8月21日)

清军溃败

8月21日当晚，清军战败之后，绕过小梁子村，迅速撤往天津。法英小分队随即占领南岸各炮台。

就这样，联军在一天之内连夺5座炮台，4处兵营，167门粗口径大炮，444门小口径大炮，大量的石弹、轱辘、弩、弓、箭、矛和戟，大量的火药子弹均落入法英联军之手。但是当天最重要的事并非缴获了这些物资，而是局势突起变故。

攻打白河炮台两套作战方案优劣之对比

炮台的构造特点注定了海陆两军在战争中各自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攻打白河沿岸炮台并未按照联军原定作战方案行动。战后总结肯定了8月19日制定的新作战方案更为合理。

海陆联军攻打白河沿岸炮台的行动方案是按照这些炮台的构造特点，即炮台相对位置、兵力部署情况及防守弱点来制定的。假如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炮台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这些炮台根据防御需要，按其地理位置分为沿海与上游两个组团，而并非以左岸和右岸加以区分。因此，炮台的建筑结构与武器装备全部体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对来自下游的入侵者具有极强的防御效果，但假若敌军一旦从上游来犯，防御能力便将大打折扣^①。在河道被封锁的情形下，仅有外堡暴露在炮舰射程之内，内堡则需登陆部队进行协助。炮台的这种构建特征注定海陆两军在战争中将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任何一种依靠

^① 清军希望通过在右岸(北侧)炮台上游处建造一些防御工事来确保南岸炮台相对北岸炮台更具有进攻优势。但在西口，距突击纵队三公里处，仅设有三门大炮。且发射的炮弹均脱靶。——原注

单一兵种作战的行动方案，效果必定不甚理想。率先攻打北岸炮台，地面部队便可趁机接近上游炮台，与联军舰队组织围攻。假若率先攻打南岸炮台，地面部队将被迫进攻沿海外堡，内堡将毫发无伤，这样，陆军就将失去大沽战役的制胜权，因为后方即为敌人的软肋。

上述观点得到多方认同，只需研究一下地图，便可证实其准确性。

从南岸发动进攻

新河、塘沽和小梁子村战斗之后，假若联军确定攻占南岸炮台，那么大部队必须携带大量的食品和军需物资渡河作战。由于桥梁还未搭建，军事行动必将有所延误。接着，陆军必须穿过位于小梁子村与渤海湾之间的大片平原，抵达白河南岸布置阵形。此地距北塘 80 公里，仅有一条弧形堤道相连，而且阵地与基地之间通讯联络处于敌军严密监视之下。要知道，当时我们对白河沿岸炮台内的敌军人数以及即将遭遇的反击程度一无所知。敌军很可能在于家堡附近集结，然后前往大沽，接着占领小梁子村桥，切断联军与北塘之间的给养线。对于此种威胁，我们不得不加以防范。为此，必须在新河、塘沽、小梁子村，甚至西口村各地加派守军。这一切都使得攻打南岸炮台变得更加困难。

部队从一开始起就不得不朝炮台外堡正面挺进。为了能从后方对炮台发动进攻，换言之，为了进入南岸炮台内堡，联军将被迫远离白河，并将其侧翼暴露在一公里开外沿海主炮台的炮口之下。唯一可行的进攻方案是：部队在南侧小炮台以南布好阵形（在地图上标 H 处），然后对炮台发动进攻，首战告捷之后，继而攻打其余两座炮台。按照这样的进攻路线，地面部队将与炮台内堡正面交火，炮舰的膛线大炮将无法提供火力掩护。如此看来，率先攻打南

岸炮台，部队将远离军事基地孤军作战，军需给养无法保证，战场职属难以明晰，攻打主炮台时难保不栽跟头。

从北岸发动进攻

8月21日执行的作战方案与上面提到的作战方案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部队无需远离基地，即可从后方袭击敌人，确保新河战斗与塘沽战斗取得的胜果。而且，沿岸炮台均处于炮舰火力攻击范围之内，同时地面部队的行动丝毫不受干扰。在海陆两军的联合打击之下，一座沿海炮台、两座内陆炮台将被轻而易举拿下。没有人认为8月19日联军将领制定的作战方案应该是另一种模样，在格兰特将军呈给英国内阁的官方战报中，对该作战方案有明确表述，节录如下：

经协商，联军将领一致同意炮舰越过沙洲，对南北岸外堡侧翼同时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突击纵队对北岸内堡发动进攻。

炮舰从侧翼发动攻击，地面突击部队行动无碍

关于在攻陷北岸炮台后，连夜摧毁南岸炮台炮眼下方的防栅，使得炮舰能够溯河而上，更好地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一事，在联军司令的报告中只字未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沙内少将与贺布少将的军事会晤中，此项计划从未提及。凭什么认为占领北岸炮台之后，南岸炮台楼梯口下的铁桩就更容易清除？炮舰占据的已是最佳位置，既适合船只大小又适合大炮射程。而且大型炮舰留驻原地：一则可对敌军造成威慑；二则一旦军事行动继续，仅这些炮舰发射的炮弹就足以摧毁南岸各炮台。小型炮舰在左岸沙洲搁浅作战：这样既可攻击沿海炮台外堡，同时不会对突击纵队的行动造成干扰。海陆两军联手进攻白河炮台唯一的困难只在于如何保证所有的大炮

同时开火。沙内少将主张小型炮舰登陆沙洲搁浅作战的方案，既保证了进攻的有效性，同时又兼顾到了盟军行动的自如性。关于这一点，贺布少将在一份公开的电报中亦有提及，这份电文充分展示了这位英勇的皇家海军军官所具有的高贵品质，从如此难能可贵的合作之中，灵魂的活力与美好的品格熠熠夺目。

在此电文最后，我不得不提到我的法国同僚沙内少将在战争期间予以我的真诚合作，正是由于他的提议，才使得参战的炮舰发挥了最为有效的作用。（引自 1860 年 8 月 27 日，贺布少将发给海军司令部秘书的电报）

二、河道打通，天津被占

8 月 21 日，沙内少将命令布热瓦上校前往白河入海口水域，清除那里的防栅，打开通往内河的航道。上校率领“穗子”号上的两艘救生小艇出发，随同前往执行任务的还有“穗子”号海军上尉特雷孚和工程师德西涅蒙。救生小艇穿过两道铁桩防栅，于当晚 7 时许抵达主防栅前。英军的信号艇也在白河左岸展开行动。

防栅

白河要塞共有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铁拒马，下方安有木垫，拒马的尖刃在退潮时露出海平面约一英尺半高，斜斜直指来犯之敌。这些拒马全部在大沽铸造，其中几个重达 20 吨。拒马之间留有间隙，仅能通过一艘帆船，而且间隙的大小可以通过一活动马刺任意调节，只是，对于马刺的机械构造我们还未能完全破解。第

二道防线为铁桩，与第一道防线极为相似，却没那么牢固。第三道防线是由一股钢丝绳和两股缆绳拼接而成的厚木板墙，缆绳一端固定在右岸，另一端则盘绕在左岸一个类似于旋转绞盘的巨大木制机器上。最后一道防线为一些业已捻缝的战船，这些船只用绳索连接起来，组成了一块活动的浮板，从外表看，就像是一座浮桥。这些防线的通道完全依据所在河岸不同的特性而设置。下游河段多为沙洲，地质湿软，因此只能在河床上安置一些铸铁桩。上游地区，沿岸设有类似绞盘的装置，可供固定缆绳之用。这四道防线，每道间隔400米，总共长达1200米。再加上水流湍急、河道狭窄、地表湿软，这一些都使白河具备了最完美的防御效果。

联军打开主防栅入口，从拒马中间清理出一条通道

当法军救生小艇到达主防栅时，该防栅的绞盘早已瘫痪，任凭怎样拖拽缆绳，只是白费力气。布热瓦上校遂炮击防栅中部。当英军抵达左岸松开缆绳时，“穗子”号上的工程师早已用利刃将铁链割断。当时已是晚上8时，从清晨就开始酝酿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整个防栅在迅速消退的潮水作用下，捎带着法军小艇飘向右岸。第四道浮船防栅在撤退时被清兵自己毁坏，船只四处飘零。现在只需从铁拒马中间打开一条通道就可以了。

中国工匠为帆船设置的通道正对航道，活动马刺则位于防线下游左岸，因此，只需将原先的通道稍加拓宽即可。8月22日凌晨6时许，一艘动力为100马力的英国炮舰开至铁拒马前，试图推倒其中一个。同时，法军前往第二条防线，清除那里的铁桩。五个小时之后，联军成功地打开了一条通道。接着整个舰队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一起驶向河口。27号炮船很荣幸成为第一艘驶进白河的法国战舰。26号炮舰、“穗子”号以及舰队所有的小艇紧随其后，开

始有条不紊地清理航道。清理工作由于方法得当，从一开始就进展顺利。考虑到当地河床较浅，假若将铁桩就地推倒，容易堵塞航道，因此，所有的铁桩都被连根拔起运送上岸。上涨的潮水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动力，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三天。

舰队频频告捷，被委以新任

北岸炮台攻陷，南岸炮台不战而降，河道打通，海军舰队在白河河口接连告捷。能者多劳，海军舰队很快就被委以其他重任。

军事基地由北塘迁至白河

清军投降之后不久，联军司令经商议决定拆毁全部上游炮台，沿海两座炮台，北岸炮台归法军防守，南岸炮台则归英军。突击纵队前往新河集结，然后沿着白河北进。粮食和军需物资全部运往新河，此后，北塘不再作为军事基地。我们亲眼见证了海军是如何不辞辛劳，在12天内以最节俭的方法向新河输送了一个月的粮食、军需物资及武器装备。海军必须将全部物资从北塘经水路运抵新河，而且在搬迁军事基地的同时，得一如既往地供应部队的一切需求，也就是说同时保证炮台、塘沽和新河的给养。战斗才刚停歇，舰队大小船只就立刻解散，转换角色，承担起新的使命。面对着几小时之内骤然增至四倍的任务，舰队重新调配兵力，部署如下：第一分队驻守北塘；第二分队继续清理航道；第三分队负责运输粮食；第四分队则为机动部队，装备精良，随军前往天津。

联军司令决定开赴天津

8月22—23日晚11时，贺布少将登上沙内少将的旗舰“雪崩”号磋商军务。8月23日上午10时，沙内少将命令“警戒”号（少将

刚将旗舰换至此船)、“雪崩”号、“米特拉尔”号、12号及27号炮舰趁着涨潮驶入白河。贺布少将则早在8月22日就已抵达塘沽，他将先于法军舰队前往天津，同行的还有英国领事巴夏礼。贺布少将旗舰为“科罗曼德尔”号，“负鼠”号、“汉沃克”号、“斯多奇”号、“弗里斯特”号与“阿尔及利”号这五艘军舰则在克莱维特的率领下随同前往。途经新河，沙内少将修书一封，并派小艇送往军事总部，告知蒙托邦将军行动进展情况。“雪崩”号留在新河负责河防事务。

天津向沙内少将和贺布少将投诚

白河河道狭窄弯曲，险情丛生，对于像“警戒”号和“米特拉尔”号这种吃水较深的炮艇来说，通行难度极大。途中，“米特拉尔”号不慎搁浅，几次援救未果之后，沙内少将决定让“米特拉尔”号暂且落下，其余舰只继续赶路，并于8月24日11时抵达天津。舰队一到天津，便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但是当地官员却开城投降，同时要求联军保护当地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海军将领遂以法英两国名义占领天津，并在当地主要的建筑物上插上了两国军旗。沙内少将的第二副官诺雷上尉和巴夏礼分别被任命为法英两国特派专使。全城广贴告示：沙内少将和贺布少将谨告天津百姓，联军占领期间，保证维护该城治安秩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天津百姓完全可以信任两国联军，接受其庇护”。

天津防务暂时加强

天津城一片哀戚，巴夏礼告诉两位少将，大沽一役中溃败的清兵此时大部分聚集天津，必须增强该城的临时防御。一支由40名皇家海军士兵和60名水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前往占领东大门，这样

该城的主要入口已被联军把守。天津城东区域及东郊地带则处于炮舰监视之下。“警戒”号、27号炮舰、“米特拉尔”号和12号炮舰南向一字排开。英国舰队前往守卫运河及白河东支流。

1860年8月26—27日，远征军统帅和两国公使抵达天津

收到天津投降的消息后，远征军统帅和两国公使星夜兼程赶往当地：陆军统帅前去增援防务；两国公使则希望北京朝廷重开和谈之门。8月26日，先头部队经水路抵达天津，格兰特将军、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也于同天抵达天津。蒙托邦将军于8月27日抵达天津。海军司令和远征军统帅交接了防务。当地的秩序并未得到恢复，城里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主战与主和两种态度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同时并存。

远征军驻扎盐库与天津两地，法军驻扎左岸，英军驻扎右岸

海军陆战队留守白河河口，负责左岸炮台防务。稍后，这支部队分成若干连队，除留下一个连以外，部队其余人员继续前进。冉曼将军奉命继续留守小梁子村，由于不断有战舰经过新口，该地连接两岸的桥梁不时需要警戒封闭。这些行动相互干扰，给军事行动增加了难度，也造成不少延误。无论如何，联军部队终于全部撤出新河，行军至天津上游1英里处的护城墙下安营扎寨。当地有一处炮台，炮台边上有一个破落的村子，大抵唤作“盐库村”，具体姓甚名谁，就连当地百姓也不太清楚。由于联军的到来，这个小村庄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各种食品供应充足。按照大沽一役形成的惯例，法军驻守左岸，英军驻守右岸。至于天津城，为了防止联军与当地百姓接触，联军将领只派遣一支小分队进城驻防。

海军的突击行动大大缩短了战争期限

海军先头部队轻而易举拿下天津这座拥有 80 万人口的城市，这个事实使得清军惊恐万分，无心再战，先头部队粉碎了清军将领妄图凭借白河河湾 7 座炮台负隅顽抗的念头，迫使他们回撤北京。清军原本应有抵抗的打算，但最后却不战而逃，也幸亏如此，我方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事态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着，战争的节奏也越来越快，照此下去，这场战争将大大缩短期限，有望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斗^①。海军舰队火力威猛，机动性强，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便可携带粮食和武器弹药北上，完全有资格独自品尝 8 月 21 日取得的胜利果实。反之，抑制这支部队，强迫它与另外一支特性完全不同的部队共同进退，那就意味着主动放弃当天打通水路带来的便利，要知道，这条水路可是直指清政府心脏的。

舰队不断为陆军补充给养

就在海军突击舰队勇往直前，溯流 60 英里，深入内陆之际，渤海湾的主力舰队也丝毫没有懈怠，奔走各地，为陆军补充给养。8 月 22 日，受沙内少将之命，巴热准将和海军参谋长德拉德巴返回“复仇女神”号部署调拨物资。布热瓦上校被任命为驻白河区域海军总指挥。多雍上校前往盐库负责发放陆军给养。勒普斯中校暂时被派往小梁子村接替布热瓦上校的工作，而上校本人则即刻赶往新河指挥部队撤往天津。莫德中校负责将北塘剩余物资经白河送往前

^① 联军将领齐聚北京之时，已是严冬。10 月 17 日，联军将领决定部队于 11 月 1 日撤回天津，所幸 10 月 25 日和约得以签订。假设推迟半个月攻占天津，那么之后所有事件也势必顺延，必须承认没有 8 月 23 日海军先头部队率先占领天津，那么陆军在撤回天津之前，必定无法达成和约。——原注

线。李斯科中校被派往大沽清点缴获的大炮数量。远在芝罘的凯尔索松中校接到命令，指挥粮船与煤船前往白河。“罗纳河”号、“加隆河”号和“敢闯”号临时改作移动医疗船只，前去迎接陆军伤病人员。8月26日，“罗纳河”号出发驶往芝罘，24小时后，伤员和重病患者全部上岸接受治疗。9月1日，“快帆皇后”号在拉普兰上校的指挥下，抵达沙垒田岛锚场。这艘军舰在85天之内航行6000余海里，显示出超凡的机动能力。

三、被某些欧洲人请来上海的叛军遭联军就地镇压

北京朝廷无力扩大战局

对华战争首战告捷，在备战与开战期间，大清政府并没有将战火引至其他被欧洲人所占领的地区。攻占舟山群岛和广州之际，联军兵力不足，再加上当地叛乱四起，群情激愤，原以为军事行动会因此遭遇阻碍，谁却想，最让人忧心忡忡的麻烦竟来自于黄浦江畔。

1860年7—8月，上海告急

8月末，联军司令收到上海、吴淞两地告急的消息。6月份被赶跑的太平军，在看到联军大部队撤离上海之后，复又卷土重来，并在8月18日对上海发起了进攻。虽然叛军并没有如愿占领上海，但是欧洲租界却岌岌可危。敌众我寡，叛军首领气焰嚣张。

联军部署行动，欲使叛军远离上海城区和欧洲租界

7月15日，即远征部队出发前往芝罘10天后，法布尔、加斯

科涅^①和马什三位校官召开了军事磋商会议。被我们称之为“上海”的这个大都市，根据其政治和军事特征，被分成不同的三个区域：欧洲租界、城区和城郊。上海城郊呈三角形，介于黄浦江、东城墙及城南董家渡的天主教堂之间。上海驻军总指挥接到训令，必须确保欧洲租界免遭叛军袭击，同时，训令也隐约提及，驻军可视兵力状况，对上海城区及其城郊提供保护。当时，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及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与叛军过从甚密，他们从中斡旋，期许能为太平军打开通往上海之门。对于这些从南京一路杀来的强盗，当时某些人持一种与今天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叛军是创造者，而非破坏者，人们对他们的到来鼓掌欢迎，认为他们将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从而拉近中、欧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并不避人耳目，也无需闪烁其词。但是，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他们与叛军交往甚密，且卓有成效，只可惜这部分人并非当时的头面人物。这些观点甚至在联军将领在上海召开的军事会晤中也有提及，但没有被接纳。几次辩论之后，联军决定派兵保卫上海城区及欧洲租界，给予入侵者迎头痛击。当时法军在上海的兵力为400人，包括两个海军陆战连、80名编外战斗人员、近70名护士和后勤财务人员，再加上“力量”号上的45名水手和20余名负责运送榴弹山炮的水兵。英军驻沪兵力800人，包括200名皇家海军士兵、100名海军炮兵和500名锡克步兵。迎战叛军的决定一经通过，联军立即对清军哨所进行了检查。这些哨所大都残破不堪，弹尽粮绝，无法使用，叛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攻入城区。联军要求上海道台立即修复所有防御工事，并由德莱西少校任工程指挥。法军负责防

① 加斯科涅中校于1860年8月5日前往华北地区。——原注

守 Wci-kwei^①塔与董家渡天主教堂之间的东侧城墙。英军则负责防守上述两地以西的城墙。另外，从上海城北至苏州河一线，也设下层层哨卡。在这样的重重防御之下，上海城区和欧洲租界可确保无虞，但是城郊地区却是门户大敞。欧洲租界西侧设有三个哨卡，这三个哨卡与黄浦江、苏州河及北城墙合成一个矩形区域，将租界团团护在其中。上述防御措施在七月底全部就绪。

应某些欧洲人之请，叛军进入上海城郊

8月中旬，叛军接近上海。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火，盗抢四起，上海周边的村庄被洗劫一空。由于前面所提及的种种阴谋只不过出于个别人的一厢情愿，为避免误会，联军决定与叛军进行联络，告知立场。法国护卫舰“香港”号和英国炮舰“卡斯特罗”号奉命执行送信任务。8月18日，两艘战舰沿着黄浦江逆流而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太平军首领。同天，叛军先头部队占领了距徐家汇两古里处的一间耶稣堂孤儿院。路易神甫(法国)被杀害在祭坛之上，15名神甫收养的孩子也被淹死。8月18日下午2时许，一支500人的叛军部队在遇到英军哨卡枪击之后，窜至上海城南近郊，开始烧杀掳掠。另一批乌合之众则搭乘小船逃至距董家渡半古里处。叛军每到一处，便遭城墙守军穷追猛打，叛军伤亡数人，但在8月18日至19日这24小时之内，联军未对叛军发动任何进攻。

上海驻军总指挥布岱尔上尉想尽一切方法，终于使得“力量”号得以靠近欧洲租界。这艘军舰从7月3日起，陆续将法国公使团从苏州河运至黄浦江畔，8月19日，它又重新回到法国领事馆前。由于有了这艘军舰，黄浦江至东城墙之间的郊区地带也受到联军保

^① 此塔确切的中文名暂无从查证。——译者注

护。“香港”号奉命停靠在租界附近，“孔子”号则前往吴淞保护粮仓与煤库。“力量”号上的45名海军士兵登陆上岸，与海军陆战队会合。英国海军方面，则派出了一艘炮舰前往董家渡附近防守。另一艘炮舰“先锋”号，则停在“力量”号后方，位于上海城区与法租界之间的水域。“尼姆”号继续停靠英租界。

法租界近郊被烧

8月19日2时许，几个强盗接近了法租界与城郊结合处。勒布冬上尉指挥榴弹山炮队朝最近的几间民房开火，房子着火之后，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海军陆战连及其增援部队将叛军赶往郊外，盗匪很快便一哄而散。这些乌合之众看到后有大火、炮弹和子弹相逼，前有英军夹击，只得向南窜去。此后，叛军一直未有举动。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他们是在等待援军到来。上海北郊损失严重，未被炮弹击中之处也因火势蔓延而殃及池鱼，至晚间，这个人口稠密且富庶的地区已是满目疮痍。

叛军溃败之后，重新聚集于城墙之下，放言威吓 太平军首领的回函

8月20日，叛军重新出现在了城西一带，只见旌旗如云，叛军聚集在守城大炮射程之外，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在联军大炮的威慑下，叛军未敢轻举妄动，设在徐家汇的天主教堂被紧急疏散，前一晚在此保护神甫的一支30人小分队负责掩护所有人员撤退。

第二天和第三天，叛军仍未散去，保持胁迫之势。8月22日，驻军总指挥派人向太平军营帐送去一封匿名信，大意如下：“上海城区以及外国机构均由海陆联军把守，凡是接近上述地点的武装分

子都将被视作敌人，并以敌对行动处之。”一名叫做福斯特的英国通译，冒死前往叛军营地送信，皇家海军士兵菲利浦则手举白旗陪护在侧。福斯特最终见到了一位叛军军官，品级不高，双方约定太平军首领于次日前往上海以西两英里处与联军会面和谈。为使叛军安心，联军将领将不带护卫队。8月23日，炮兵上尉雪弗雍、马什中校的助手及通译福斯特前往约定地点，但对方却不见人影。他们径直前往叛军大营，从一名百什长那里得知太平军首领的回信早已送至上海一名乡绅处。事实上，这封信在谈判代表返回上海之时已经转交到了联军指挥官手中。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宗教色彩与狂妄自大，太平军首领斥责联军不该出尔反尔，先是邀请他们来上海，之后又将他们拒之门外，他恳求双方彼此拿出诚意，一起推翻清朝。信中，首领还谈到了商业问题，承诺一旦太平军与联军和睦共处，那么欧洲人便可在全中国自由通商。末了，他在信中威胁道：“若尔等胆敢再起战端，吾军将士必若潮水而至；一言既出，重于泰山。且看谁为胜者！”

这位首领自称是太平天国的王，其营帐设在徐家汇。8月23日，就在这封信被送至联军指挥官手中之时，他便拔营而去了。至晚间，叛军全部撤退。

上海卫戍部队兵力得到增强

尽管太平军首领虚张声势，但是之前发生的种种事端，假若不增加守军，还是令人惴惴不安。9月1日，“卢瓦河”号离开直隶湾，运来了三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以及半个山炮中队。“加隆河”号于同天出发前往上海运送伤员，随后将备用物资运抵舰队。与此同时，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经协商决定将第44团派往上海。海陆两军战斗力骤然提升，足以保护欧洲租界免受战乱。

上海事件的政治影响

也许，封锁上海，将叛军赶出上海这座沿海城市的决定挽救了大清帝国的命运。假若正如英国传教士们所愿，叛军进入上海，占领海关及兵工厂；假若叛军在该城建立一个类似于南京的新政权，那么事态的发展必将促使英国内阁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华北或是北京继续保留大清王朝，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起义运动最终将以建立政权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而太平军在上海建立的这个新政权将会打破欧洲人所乐见的那种平衡。



第 4 章

9 月 7 日天津和谈破裂/局势动荡/英法先遣部队开往通州/清军兵败张家湾与八里桥/清朝皇帝出逃/临近冬天/两军准备撤回天津，联军舰队遭遇冬季停航/恭亲王与伊格那替叶福将军的会面促使局势出现变化/联军与中国政府签订和约/海陆两军的军事配合/远征中国的特征

一、远征军挺进北京，在两次交战中击溃清军。

海军在白河口严阵以待，确保部队行军

和平的希望

欧洲人凭借武力在三天之内迫使清政府重新接受谈判，8 月 20 日，钦差大臣与两国公使议定谈判日程。至此，炮台被攻陷，河道被打通，天津已落于我们手中。1859 年“六二五”惨败带来的耻辱一扫而光，法英两国联军再次恢复军人的荣光，我们欢迎北京政府重启和谈大门。而且，军事行动实际上已经结束；清政府似乎也无意再战；几天前聚集大沽的清军四下逃散；人们开始讨论和谈，并对之加以期许，尽管主战派官员仍然态度强硬，放言欧洲必败；

尽管天津当地的百姓和散兵游勇仍然满怀敌意。

大沽炮台才刚沦陷，清政府即刻提议和谈。8月27日，和谈在天津全面展开。

1860年8月21日，直隶总督恒福向两国公使发出和谈邀请

其实，早在8月23日中午，葛罗男爵就收到了直隶总督发来的和谈邀请，当时，男爵乘坐的“杜舍拉”号还停靠在白河北塘附近。邀请函的落款日期为8月21日。

为照会事。本月初五日贵国水陆二军已占我后路炮台，是贵国善能攻战，我军情愿输服。为此照会贵大臣不必用兵。其八年及本年二月条约，已有钦差全权大臣前来面议，即日必到，并请贵大臣由大沽河口行走。须至照会者。

钦差大臣桂良向两国公使表明拥有全权

8月27日，即两国公使抵津次日，钦差大臣桂良告知公使他受清朝皇帝委任，与直隶总督恒福一同前来交换国书，并就1860年3月所发最后通牒中的条款进行商谈。另外，桂良还宣称拥有朝廷授予的全权，并携带钦差大臣关防。

葛罗男爵在回函中提到：“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时已与阁下有过愉快合作，此番再度共事荣幸之极。本人欣然接受阁下所作之允诺，万望今后事态能按照西方列强之意进行。”

以何种姿态重启和谈

在快速回顾了战争起因、清政府拒绝最后通牒及当前的战争形

势之后，葛罗男爵声称：“要求联军统帅停止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只要钦差大臣同意 1860 年 3 月最后通牒所提出的条款，那么两国公使和钦差大臣之间的和谈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在天津拟签之和约必须涵盖这四项条款；两国公使将亲自前往北京交换国书；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如何就这四点意见草拟文书。”

两国公使不同于联军统帅的措辞

谈判就以这样的措辞开场了，在钦差大臣看来，他们当然会理解成进行外交谈判期间，军事行动仍将继续。外交官的措辞圆滑，远胜联军统帅。有理由相信，在欧洲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果之后，清政府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方全部要求，同时也有理由担心过分的武力炫耀只会吓跑大清皇帝，促使其逃往满洲里。两国公使将他们的担忧告知联军统帅，随即，一切军事行动虽未取消，实际上也就暂停了。

联军舰队在天津港前抛锚停航，舰只一直排到了大运河的三岔口；部队则在盐库安营驻扎；两国特使快件往来。就这样，僧格林沁赢得了时间。

1860 年 9 月 6 日，天津谣传桂良没有全权

9 月 6 日，流言四起，谣传天津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钦差大臣导演的一场闹剧，旨在拖延时间，以解北京燃眉之急。两国公使甚感惊讶与愤怒，两国军队闻之则欢呼雀跃。9 月 7 日上午，法国公使一等秘书巴士达，在德拉玛神甫及通译美理登的陪同下，前去拜访随同桂良和恒福一同前来天津参加谈判的帮办钦差恒祺。巴士达向恒祺求证是否像前晚流言所说那样，桂良并不拥有全权身份，对于此等谣言，若非明证，法国公使实在难以置信。几番含糊其辞之

后，恒祺承认：“桂良手持国玺是真，他会在当天上书皇上要求授予全权。”在得到这个迟到的供认之后，可以断定：9月3日，桂良向葛罗男爵保证的具有全权，并可作主签约一事纯系谎言。巴士达告诉恒祺，法国公使将知会海陆两军司令随即展开更为猛烈的军事行动。话及此处，帮办钦差顿时神情激动。巴士达在恒祺的陪同下拜见了桂良。一番周折之后，一等秘书终于见到了这位老者。桂良看上去身体极其虚弱，连说话都有困难。他极力逃避问题，在几番带有亚洲文化色彩的托辞之后，桂良承认“没有全权身份，但他可以上书北京要求授予全权”。

天津和谈破裂，再次和谈将会移师通州，乃至北京

几小时之后，两国公使知会钦差大臣，他们将收回之前的提议，随军前往京畿重镇通州，在那里重新考虑和谈一事。9月7日当天，葛罗男爵以同样的措辞告知沙内少将和蒙托邦将军，和清政府的签约之地不在天津，而应改在通州，甚至是北京城。额尔金勋爵也向贺布少将与格兰特将军传达了同样的意思。

局势动荡不安

皇帝陛下“越过天津”的预言成为现实。清朝政局混乱，朝廷一直疲于应付，这使得联军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论是进军北京还是原地待命，处境同样危险。驻守天津，有损联军威名，我们势必将在清政府的谎言中痛苦挣扎，无法脱身，天津将被长久占领下去，但我们却无法与清政府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越过天津，联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可能迫使清帝作出弃京北逃的决定。进军北京将使得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加速清廷瓦解，导致皇帝下台，改朝换代；同时，这将使中国人及驻华欧洲侨民蒙受损失，使文明

古国横遭野蛮蹂躏。在这样的社会解体当中，我们将孤立无援，不论是武力征服还是和平谈判，都将无法使人听见我们的声音。因此，在我们的胜利之中必须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不能指望清政府完全让步。

对于一支欧洲胜利之师来说，进军是唯一可行的决定

尽管局势动荡不安，但这种形势之下，对于一支欧洲胜利之师来说，进军是唯一可行的决定。9月7日之后，海军舰队将无法在对华战争中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海军陆战队将是海军在北京唯一的代表。接下来，海军将利用少得可怜的那点河水，派船队将第一批军需物资及两门口径12厘米粗的大炮运往通州。由于兵力不足，海军将无法抵达北京，从此之后，它只能与繁重的活计以及寒冷的冬天进行抗争。

守军；突击纵队

法英两军的兵力一分为二：部分兵力听从柯利诺将军和拿皮尔将军的指挥，继续留守天津；其余兵力则组成突击纵队，进军北京。英军组成两列纵队，法军组成一列纵队。总共为6000人。

远在30古里之外的某个地方，那才是陆军真正的军事基地，那个地方叫做大海

9月9日，英军第一纵队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出发。额尔金勋爵随队而行。9月10日，法军纵队率两个炮兵连开拔，法国公使同期离津。9月11日，英军第二纵队开拔。三列纵队行军时间相隔一天。沙内少将委派其第二副官海军上校诺雷同葛罗男爵随军观战，并责令上校随时向天津通报战况。“火箭”号成为少将的旗舰。

四艘法国炮舰、几艘英国舰只及一艘俄罗斯炮舰组成舰队留守天津。一时间，配有粗口径大炮的轻型快船往来穿行，河面顿显热闹。可以说，天津依托舰队得到了庇护，同时它也成了舰队的代名词。出于地域和人员等特殊情况，天津成了当时联络陆军的主要基地，但是别忘了，远在30古里之外的某个地方，那才是陆军真正的军事基地，那个地方就叫做大海！

随着陆军离开天津，白河上游河段的航向与水深被探明

随着突击纵队离开天津北上，白河上游河段的基本航向和水深也被大致探明，早在天津和谈之时，沙内少将就想到要利用此河为地面部队运输给养。根据巴夏尔尼游记的记载以及伊格那替叶福将军提供的地图，我们已经掌握了河道流向的基本资料。在离天津稍北处，白河分岔为两条支流：左支流为人工运河，右支流为白河本身。沙内少将委派“火箭”号海军中尉雷涅尔对白河天津以北的河段进行了侦察。雷涅尔就河流流向、支流流域及航道水深等几方面作了仔细调查之后，带回一些相当精确的数据，在当年那个季节，河流水深仅约50厘米，即使是舰队最小的船只也无法通行。轻巧的小船是唯一可在白河上游行驶的船种。蒙托邦将军和突击纵队在前往通州的途中，曾见到河面上有中式帆船驶过，体积颇大。但他们也注意到，船上空无一物，只有在空载的情况下，这些帆船才可以避免搁浅，顺流而下。随着冬夏交替，河水的深度也会相应改变，在与自然困难的斗争中，当地百姓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使得白河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通航，适者生存，这便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沿河北上途中，蒙托邦将军一一比照手中地图，对各项信息进行核实。海军军官对白河上游河段进行了侦察，在他交给沙内少将的草图上，一一注明了每条河流的名称与地理数据。

60 艘平底小船在天津上游组成运输船队

最初几天，白河并未派上用场。9月10日，部队开拔时，所有的随军物资都用马车或骡车进行驮运。当然，这样的运输方式可以使远征军的行动更加自由，活动范围不必受限于水路附近；但是同样也暴露出不足，头天晚上在普口露宿时，突遇暴雨袭击，大批护送物资的苦力趁机开小差，并把马匹和骡子带走。自那以后，部队不得不重新借助水路运输物资。第一批运输船队很快就在盐库组建完毕：共包括六十艘平底小船，这些小船吃水均不足50厘米，可运载约一百桶食品；柯利诺旅的150名海军士兵，在海军中校饶勒居伯利的指挥下，负责替小船护航。稍后，这项工作改由架桥兵承担。

和平之路再次打开，怡亲王，兵部尚书穆荫

就在运粮小船队在离天津一英里处的白河上游集结之时，陪同法国公使前往通州的诺雷中尉传来消息，联军刚刚收到新的照会，两国公使再次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怡亲王和兵部尚书穆荫来函告知：他们作为全权大臣前来商办《天津条约》相关条款。钦差大臣与两国公使约定，会谈期间联军驻扎在距通州两英里处。随后由小规模仪仗队护送进京，交换国书。

沙内少将部署防务，动身进京

巴黎来电，命令沙内少将即刻前往通州参与签订和约。接到命令之后，少将立刻开始行前准备。少将委任巴热准将担任沙垒田岛锚地指挥，委任卜罗德准将指挥天津舰队。尽管和平的呼声很高，但出于一种谨慎，而且之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的确需要

这样的谨慎，沙内少将从海军陆战队抽调 50 名士兵组成护卫队，12 艘舢板^① 盖上柏油布作为掩护，并由两门山炮保驾护航。船队和山炮由海军上尉加里指挥。工程师马南则在海军中尉雷诺尔的协助下观测白河水域，关于这条河，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完整。陪同沙内少将一同前往通州的军官名单如下：海军司令第一副官杜琪罗上校；副官巴利上尉和达尼坎上尉；军需副官兼海军司令秘书勒格里；海军中尉卡雷、德拉马克、帕吕、索格里耶、凯雷；水文副工程师马南；海军中尉维尔蒙、雷涅尔；瑞典军官德奥尔；二级外科医生萨维那；军需副官奥蒙；准尉加尔尼耶、皮克和瓦尔德内尔。

1860 年 9 月 16 日，少将离津

9 月 16 日，沙内少将离开天津，同天，运输船队在盐库集结装船，尾随少将的船队一路同行。两支船队沿河而行，触目所及，江面船桅蜿蜒数里。沙内少将所走的路线，即 70 年前马戛尔尼行经之路，这么多年以来，还没有第二个欧洲人故地重游。

白河上游沿岸

夜幕一落，两支船队便聚集一处，守望相助。船队靠拉纤和撑篙前进，水位很低，即使离开天津已有 15 古里，但是潮汐现象还是非常明显，水流流速 1.5 节每小时，船队每天可前进 18 至 20 公里。所有的河流都可从河岸的坡度大抵判断出河床的位置，而且，这种判断很快便可在脑中成形。可以发现白河上游河段从来不会出现两岸都是陡壁的情况：往往当其中某岸为陡峭的山壁时，对岸却

① 一种平底小船。——原注

是一片缓坡。所有的城市看上去和农村没有区别，规模不同而已。在外只能见到男人，妇女和小孩早已外出避难或躲了起来。高粱和黍的收割工作似乎被打断了：部分庄稼已经收割成捆，另一些却被遗弃在田地之中。这里的树看上去有些像柳树，树叶呈细长的针形，这些树木三五成簇，抑或连成小片的树林。朝南，地平线绵延伸入海际。至行程第三天，北方突现群山（燕山），景致顿时变得不同起来。

1860年9月18日，清军发动突袭，和谈再次中断

9月18日上午10时，地面部队行进方向传来炮声，两小时之后，炮声渐息。当晚，少将赶至河西务，位于津京之间的一座小城，在那里获悉联军先头部队在张家湾遭遇大量清兵，联军当即迎头痛击，清军落败而逃。和谈再次中断，这一次倒不是朝廷的阴谋，而是部队突起叛意，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怡亲王和兵部尚书穆荫发来照会之后。

通州行前侦察

为了遵守两国公使与钦差大臣之间达成的协议，联军将领决定派遣一定数量的军官组成观察团前往通州，并负责和谈期间部队的补给。法军观察团由军需助理杜比、炮兵上校富隆·格朗尚、参谋部上尉沙努安及管理处中尉官员阿代尔和加热组成，随行的还有北非骑兵少尉奥斯曼、杜拉克神甫、首席秘书巴士达、通译美理登、德洛图尔伯爵以及勤务兵。英军观察团由下列人员组成：巴夏礼、罗亨利、安德森中尉（中尉率有一支20名骑兵组成的护卫队，其中有19名锡克兵和1名龙骑兵），随同英方侦察组一同前往的还有沃克中校、《泰晤士报》战地记者鲍拜、驻上海使团专员诺曼。9月17

日，上述人员离开大部队前往通州。

大量清军封锁了通往北京之路

联军与清军的作战部署(1860年9月18日)

9月17日，联军将领离开河西务，率领部队前往通州附近驻扎，两国公使仍留在河西务。17日晚，部队到达马头村，就地露营；次日，9月18日，联军继续行军。就在部队朝着中方允许的驻扎地点行进途中，领头的格兰特将军发现前方有大量清兵。清军不但挡住了去路，还封锁了通往北京的河道、京津大道及运河堤道（这条运河的流向垂直于白河）。京津大道上，有一处村庄，名叫张家湾，之前提到的运河便是直通此地。此时，联军的前方是大片肥沃的平原，树木丛生，村落棋布；远处是零星的沙丘；稍近处，是大片的高粱田，夹在河堤与村子之间。田里堆满了辎重装备，步兵沿道布防，骑兵队则构成弧形包抄阵势；大炮聚集中央，直指法英联军。清军由僧格林沁亲自指挥，其麾下还有瑞麟和胜保两员大将以及其他一些将领^①。联军立即迎战。

9月18日，前往通州的部分军官返营，但其余人员被怡亲王下令扣押

巴夏礼返回通州

9月17日联军观察团前往通州，次日，观察团部分军官一大早就离城返回营地。其他几人由于种种原因，晚出发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在平常看来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当时却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可靠消息说是兵部尚书穆荫提议扣押人质，但命令是怡

^① 引自两位中国神甫于10月13日在广济寺提交给葛罗男爵的报告。——原注

亲王下的。在前晚的谈判中，巴夏礼气急败坏，竟然动手将桌子掀翻，把陈设的瓷器砸个粉碎，显然，是巴夏礼这种放肆的举动激怒了亲王。

第一个离开通州的是巴夏礼，天还未亮，他就出发前去向格兰特将军通报部队驻扎地点。同行的还有罗亨利、沃克中校及一支由龙骑兵和锡克兵组成的护卫队，在向格兰特将军汇报完毕之后，巴夏礼马上返回通州，因为诺曼、鲍拜和安德森中尉还在那里等他。一个小时之后，沙努安上尉及其勤务兵、首席秘书巴士达、通译美理登、北非骑兵少尉奥斯曼以及两个土耳其骑兵离开通州返回营地。途中，他们发现有大量清军在行动，但幸运的是，他们终于还是回来了。沙努安上尉因为军务在身，第一个抵达法军营地，但这已是险之又险了。财务官加热是最后一个到达的，据他所言，清军骑兵人数多达 15000 名，另有不计其数的步兵和火枪手。巴夏礼和他的同伴途中闻之既惊且忧，停止前行。但最后，这位英国领事还是凭借着浑身的勇气和一腔爱国之情，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只身回到通州，去向怡亲王讨个说法。罗亨利则穿过清兵防线，返回英军营地向格兰特将军汇报清军动态。完成任务后，他仿效巴夏礼，返回通州。罗亨利对前往通州信心十足，只带炮兵中校布拉巴宗一同前往。就在巴夏礼前往通州，罗亨利折返英军驻地之后，沃克上校和其他六人则留在了清军的包围圈中，原地待命。随即，敌对情绪越来越烈，紧接着，冲突渐起。沃克上校拔刀自卫，不幸右手负伤。阿代尔和轻步兵奥祖夫则被敌军团团围住，重伤而亡。沃克上校和紧随其后的四名骑兵冲出一条血路，策马而逃。敌军向他开了三炮，所幸没有击中。旋即，子弹箭弩从河堤方向呼啸而来，联军迎头反击，战斗打响。当时正好是上午 10 时。

张家湾战役(1860年9月18日)

当天主要的作战意图是从被清军炮火集中攻击的战场撤离，并从清军两翼绕至敌人后方。据此，作战初期，法军和英军分开作战。英军在右侧。法英两军枪炮齐射向前挺进，逼退和杀死了大量的士兵和战马。联军的大炮朝着河堤狂轰猛炸，在这种屠杀式的进攻持续四个小时之后，敌军的炮火开始减弱，法英两军胜利会合，清兵很快就消失在了平原上。

此次遭遇战中，我军的膛线大炮射击准、射程远、机动性强，帮助我们击退了人数十倍于我方的清军。僧格林沁在解释其兵败原因时曾这样说：“敌军的大炮是用车拖拉着走的。”反观清军大炮，尤其是那些铁炮，外观破旧，不带瞄准器，甚至没法调节射击距离。这一天，和从前一样，清军缺乏的不是勇气，他们坚守战场，视死如归，但是他们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却使得他们丧命于联军的炮火之下。

9月21日，沙内少将抵达张家湾战场

9月19日，沙内少将离开河西务沿着白河继续北上。从河西务往前，白河的潮汐现象不再，河床水位一路下降。9月21日，船队行至一个名叫桑桥的村前，这个村子就坐落在通往张家湾的运河边上，距战场右侧正好一公里。这里的高粱田、果园、院落和树林中尸首遍地，这些尸体已在烈日之下曝晒三天，甚至惨遭野狗、乌鸦和野猪啃噬。大炮旁边倒着炮手，双脚俱伸向北京方向。在这些战死的清兵边上，还有一些伤员仍有呼吸。沙内少将命令护卫队将他们救起，包扎伤口。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伤员就惨死沙场了。

炮声再起

沙内少将与蒙托邦将军取得联系

清晨，船队离开张家湾，继续赶路。此地岸边，有一骑兵哨队，中间一人似为头领。将近7时，炮声再次响起。沙内少将觉得有必要致函蒙托邦将军，询问战况，以便决定是否继续前进。

当晚，沙内少将收到将军的回信，获悉联军于9月21日在八里桥再次打了胜仗，击退清兵，缴获军营和大炮。至此，通往北京的道路全部打通。

9月19—20日白天，清将部署防务，保卫北京

9月19—20日，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和八里桥遭遇两场阻击战，但这次战役，并没有为9月18日发生的人质事件带来任何转机。19日，英国通译威妥玛前往通州，稍后，他从通州孤身返营，没有带回任何有关人质的消息。当天晚上，据一名被俘清兵所述，欧洲人质已于9月18日当天用囚车解往北京。北京方面寄发的照会也没有表露出朝廷因战事接连受挫而有心生悔意的迹象。相反，我们却惊悉僧王将率领蒙古骑兵保卫北京，顽抗到底。至此，联军决定继续向敌人发动进攻。9月20日，骑兵队队长康普农和上尉库尔对阵地进行了侦察并部署了作战地点。俄方提供的情报在当时特别有用。至此，我们得知从通州进入北京有水陆两条通道：通州至北京之间有运河相连，而且与白河相通；陆路则为一条沿运河铺设的花岗岩石道。运河之上共有两座桥，东侧是“八里桥”，为一汉白玉石桥，位于通州西郊约三公里处；西侧是一破旧木桥，位于距北京约1英里处。清军占据了位于通州正前方和西南侧的平原地带。他们以八里桥为轴线，利用桥边一村庄作为坚固的支撑点，布成一

弧圈阵势，骑兵踞两翼，步兵则携炮居中。

9月21日上午，联军与清军再次交锋。联军作战计划

9月21日，联军向敌人发动进攻。法军在右翼。根据作战计划，法军从正面推进，迫使清军退守八里桥。因此，法军的目标是那座汉白玉石桥。英军则从清军的右翼进行包抄，将清军逼至运河边上，迫使其向法军所在位置逃窜，形成合围之势。因此，英军进攻的首个目标便是那座木桥。张家湾一役便是照此计划行事。但是当天，法英两军才刚各自占领汉白玉石桥和木桥，战斗便已告捷。直至最后一刻，法英两军一直分别行动。

八里桥战役

八里桥一役，联军弹药耗尽，急需补给

清晨6时半左右，法英联军开始向清军弧形包围圈的中心地带发起进攻。冉曼将军率部从右侧进攻，萨顿旅长率部从左侧进攻，柯利诺将军则率一支800人的先锋队从中间直插八里桥头。先锋队很快就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僧王借此间歇，向联军侧翼和正面发动猛攻。顿时，法英两军双双被敌军所围，全线告急：冉曼准将右翼受胁，格兰特将军左翼受胁；英军阵形大乱，柯利诺将军率领的先锋队也因孤军深入，和冉曼准将与萨顿旅长率领的大部队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隙，这应该是当天最意想不到的变故。但是，这一次和张家湾战役一样，清军面对欧洲大炮猛烈而持久的炮火，节节败退。清军左躲右闪，军心涣散，斗志全无。面对毫无招架之力的敌人，法军挺进运河，夺取了汉白玉石桥。英军由于侧翼遇袭，和同样受到攻击的柯利诺旅之间很快就被冲破了一个口子，但幸好这个缺口被及时填上。接着，英军朝运河方向行进，摧毁了北京附近

的一处兵营，整个过程，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就这样，联军一开始还保持协同作战，稍后就且行且远，各自为战了。

八里桥一役大大消耗了联军的弹药。蒙托邦将军给沙内少将去信，迫切要求为炮兵和步兵提供新的军需物资和食品。“法军驻扎在八里桥以北。前往通州途中，沙内少将找了一些向导领路。而且，一切都表明运载粮食和弹药的船队完全可以一直沿着白河和运河抵达部队所在之处。”随即，一艘帆船被派往天津。沙内少将命令负责弹药补给的军官立即将部队所需的弹药运往通州。

1860年9月22日，沙内少将离开张家湾，一路观察沿岸防务

9月21晚，两支船队在张家湾停靠过夜。次日，9月22日，天刚一亮，沙内少将就指挥船队继续北上。至此，船队已进入敌区，偶尔还会遇上些零星的抵抗。联军驻扎营地远在15公里开外，无法保证船队左翼安全；右翼更是完全暴露于敌人的眼皮之下。由于船只众多，长长的船队往往可以同时占据好几个河湾，首尾难以呼应，敌人只需派出一支游击队，再加上几门轻型大炮，便可将船队断成几路，打个落花流水。岸上似有敌人把守的迹象，但幸好，我们只发现少数从张家湾逃出来的伤兵，蜷缩在篱笆或灌木丛中。岸上的马蹄印表明该地区曾有大量清兵出没。远处，也未发现清兵踪影，沙内少将终于可以安心赶路了。

清军怠战

对华战争中，面对联军的节节进逼，清军只发动了两次狙击战，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抵抗。清军只在原地战斗，并不想扩大战争范围。当地村民纷纷外出逃难，而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中国百姓袭

击欧洲人的事件，只有他们的言行举止透出浓浓的敌意。换言之，当地百姓非常的消极被动，清军也无心保卫自己的家园。在保卫北京期间，清军未曾派出一股小分队前去白河切断或干扰联军的军需粮食运输。而且清军战败之后，他们总是留下身后战亡和受伤的将士，自顾逃命。在交趾支那，当时也曾有两支船队带着几名步兵和几门口径 12 厘米粗的榴弹炮试图闯入当地内陆水域，但船队没行多远，行动便告失败。这完全是因为安南政府明确而强硬的态度所致。在中国，尽管联军的军事行动非常大胆，但还是成功了。这次远征最大的作用就是证明了清王朝有多么的懦弱，在那里，联军只遇到了一个人的抵抗，那个人就是僧格林沁。

1860 年 9 月 22 日，沙内少将抵达通州，前往八里桥营地

下午 1 时，沙内少将抵达通州城门口，船队严阵以待；将近 2 时，运输船队也陆续抵达。就在距船队 1 公里的下游处。老弱妇孺纷纷渡河东逃，显然是为躲避进驻城内的联军。强壮的男人们依旧留在了城内。他们充满敌意的表情中，略带着些傲慢和狂妄自大，可以说他们正在观察这一小部分沿河而来的欧洲人。船队抵达通州之时，正好距人质事件过去四天。沙内少将即刻赶往八里桥营地，英国海军上校杜约非常客气地将自己的战马送给少将，并充当他的向导。经过长途跋涉，这支人数并不足以抵挡清兵进攻的小部队终于到达了法军营地。沙内少将立即会见了葛罗男爵和蒙托邦将军，从他们那里获悉，虽然和谈重新开始，但和平之路尚遥遥无期。

恭亲王自称全权大臣。前途堪忧

新的全权大臣恭亲王是大清皇帝的亲兄弟，事实上，几个小时前，亲王刚刚给法英两国公使发来了外交照会。照会中亲王表达了

和谈的诚意，表达了缔结长久和平的意愿，但却拒绝送还人质。毫无疑问，此时直接向北京挺进，会比外交行动更为有效，但联军苦于弹药不足，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只能期待从天津运来的增援物资能在几天之后顺利到达。军事行动只能暂缓。

沙内少将返回舰队

时值秋分，停靠在渤海湾沿岸的联军舰队即将遭遇严冬的考验。沙内少将觉得他留在兵营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起不了任何作用，决定返回舰队。次日，9月23日，天刚透亮，沙内少将便带着几艘平底小船离开通州运河，沿白河顺流而下。当晚，沙内少将赶到张家湾，就地宿营。9月26日，少将抵达天津，他将驻天津舰队的指挥大权交给卜罗德准将。次日，9月27日，少将乘坐“阿隆普拉”号护卫舰，继续顺江而下。行至大沽北岸法军炮台，少将停船上岸，视察了之前责令进行的炮台修复工程，一旦工程竣工，至少可以容纳500名海军士兵和12门粗口径大炮。少将还下令将炮台下方的淤泥清除，修建两个码头：严冬来临之时，船只可以躲入其中，避免冰凌。之前和英军经过友好协商分得的战利品已经处理妥当，铜制大炮全部拖至各艘船上，铁制大炮拆卸之后以每公斤8生丁的价格被出售。上游的炮台也已被拆除完毕。

1860年10月1日，沙内少将旗舰更换为“欧仁妮皇后”号

9月27日，在离开舰队长达两个月之后，沙内少将回到“信息女神”号。10月1日，正当少将准备将其旗舰换为“欧仁妮皇后”号之际，该船却失火了，原因是贮藏室内的一桶烧酒着了火，弹药库也危在旦夕，迫不得已，只能将火药浸湿。火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几天后，即10月5日，巴热准将离开“复仇女神”号，将旗

舰更换为“信息女神”号。

同一天，冬天宣告来临：舰队准备过冬

10月1日，一股短暂却又强劲的西南偏西北风刮向渤海湾，宣告冬天正式来临。幸运的是，风是从内陆方向吹来的，只有几艘船受到了侵袭。从那个时候起，恶劣的天气几乎没完没了，白天越来越短，驳运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内陆地区还感觉不到冬天气息的时候，直隶湾却早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对那个时期还留有记忆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那个冬天是在怎样的天昏地暗中流逝的。战争看不到任何终结的迹象，虽然我们的军队节节告胜，但我们可怜的同胞却在清兵严刑拷打中屈死。占领期限遥遥无期，外交活动统统落空。部队必须在天津度过四分之一个冬天，舰队则必须作好经受冰天雪地的准备。

舰队驶近白河口，呈四列纵队集结

部队从北塘登陆之后，法国舰队便一直停留原地，此处离北塘甚近，但距白河口仍有相当距离：这样的距离使得舰队甚至无法观察到拖轮和小艇的行动，这些小艇一旦驶入白河，便立刻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且，彼此间的通讯联络也无法得到保证。沙内少将决定将舰队改停至白河入海口。10月8日，舰队更换锚场，此次换场行动连贯却又缓慢，每艘船只能在前船进入指定位置后方可进入自己的位置。舰队分成四列纵队停泊，呈东北至西南方向。第四列纵队的北面停有俄罗斯军舰，南面则是英国舰队，分布示意图如下：

俄罗斯军舰

第四纵队

第三纵队

第二纵队

第一纵队

“马恩河”号	“汝拉山”号	“敢闯”号	“恒心”号
“绍恩河”号	“卡尔瓦多”号	“欧仁妮皇后”号	“信息女神”号
“莱茵河”号	“默尔特”号	“罗纳河”号	“复仇女神”号
“吉伦特”号	“加隆河”号	“山林女仙”号	“复仇”号
“涅夫勒”号	“卢瓦河”号		

英国舰队

每列纵队与相邻两船之间的间隔为 400 米。这样排列，舰队所占空间较小。虽然距离大沽炮台只有 8 英里，但船只吃水仅为 2 米。所有的船只均抛八字锚以抵御沿海东南风的侵袭。

吃水不足 14 法尺的小船全部单锚停泊。“普雷让”号、“杜舍拉”号、“蒙日”号作为标志船停泊于西侧，方便船只辨认航道与沙洲。

所有的顶桅全被卸下，但帆缆索具均都保留，这样，舰队可以随时凭借底层的缩帆出航。夜间，旗语经常导致误会，为此，沙内少将允许各舰舰长视各自需要在夜间转桁、放缆、抛锚或点火。每条小船配备 13 个士兵，入夜，小船一律驶入白河躲避大风侵袭。

寒流肆虐

根据俄方和中方的情报，直隶湾的冬天寒流肆虐。沙内少将毫不犹豫地购买了 5000 件山羊皮袄，还有当地常用的毛裤和棉被。

保证部队半年的粮食供给；在天津建造一家可容纳 500 个床位的医院；补充耗尽的弹药，各项工作一一部署就绪。

艰苦的工作

粮船和煤船陆续驶进白河。期间，海军所进行的艰苦工作不止

一次因发生海上事故而遭中断，幸好这些事故都不太严重，只有一艘名叫“克里奥尔”号的商船在沙垒田岛触礁解体。“普雷让”号和“汝拉山”号前往救援，最终只救起了船组人员和一小部分运载物资。

就在地面部队进军北京之际，退居二线充当军事基地的海军舰队在马不停蹄地转移部队，躲避严冬。绝大部分的人员和物资都被转移至大沽、新河、塘沽和天津。海军炮兵被派往驻防大沽北炮台；步枪兵则被派往前线协助地面部队行动；桨手被分派至各救生小艇及在白河征调的 30 艘帆船上；技工、木匠、帆工、机械师也都统统被派去搬运木头、帆布或铁块，以供陆军所需。在这个季节，所有的军舰根本无法出航，只能静静地等待。

白河入海口盛行西北风。由于有沙垒田岛沙洲这道天然屏障，此处风力较之北塘海面则要小很多。这种独特之处，也许只能用此处沙洲面积较广且地面多淤泥来解释了。很快，严寒使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大型军舰上的船组人员大都来自交趾支那海域，他们对直隶湾的寒冷气候极不适应。狂风从地面呼啸而来，泥泞的海面上波涛汹涌；阴沉沉的天空下，海天交际处一片苍茫，四百艘船只的桅杆密密麻麻地竖立着，恍若一片树叶落尽的丛林。这样的景象与恶劣的自然气候交织在一起，使人倍感肃杀。小艇顶风破浪在海面上艰难地行进着，时不时，因越过沙洲突遇横摇而险遭沉没的小艇会发出呼救声，然后，所有的人都都忙碌起来，赶去救援。这就是白河锚场的环境，这就是停靠在世界另一尽头某个海边的联军舰队的处境。

毫无疑问，与此同时，在塞内加尔的沙洲或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小山上，那里的海军士兵也同样忍受着孤独，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甚至献出生命。如果说直隶湾的任务显得更为艰难，那是因为他们距离北京仅仅只有 60 海里。整个舰队，没有任何一名军

官或者任何一名士兵可以无视这个神秘国度所散发出来的诱惑，而且士兵们朝思暮想的一切也确实离奇地发生了，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却只是传闻。海军将士拥有的，只是当日后回忆起曾经所付出的激情时，一种因完成使命而产生的满足感。但是，可以想像，这种感觉会因所执行的任务是如此的繁琐而变得更加的强烈和酸涩。保卫好军事基地，是确保陆军顺利征战的关键，而这个军事基地，就是大海。凛冽的寒风从直隶湾呼啸而过，但海军舰队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二、咸丰帝仓皇出逃满洲，清政府与联军签订和约

传到锚场有关陆军地面部队的消息少之又少，往往还是不确切或自相矛盾的。但是10月16日，沙内少将以信号通知全体舰队：北京已被攻陷，10月13日起，联军部队进驻北京城。10月28日，签订和约的消息传到白河。由于本书主要是记录海军在对华战争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此这里只能对和约签订之前发生的事件作一简单快速的回顾，以便对事情原委有一大致了解。

和谈第三次中断

两国公使和恭亲王于9月22日重新开始和谈，但和谈第三次被中断。亲王重复着同样的措辞，保证善待人质，但对于何时放回人质，却只字未提。只有巴夏礼和罗亨利传出一些消息，让我们对他们的处境稍有了解。和谈毫无成效。两国公使和联军司令经过商讨，决定继续进军。一切表明，僧格林沁的部队驻守在京城北门，联军统帅决定直捣北门，在城防大炮射程之外与僧王部队交火。10月5日，法英联军将重型大炮及全部辎重留在通州，并在距通州1

公里处留下一支卫戍部队，之后，大部队继续前行。当晚，联军在距北京东北角以东约五公里处露营，次日，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联军急行军绕过北京

1860年10月6日晚，法国远征军和英国骑兵队抵达清帝行宫门口

当地树木茂盛，村庄密布，一支人数众多的骑兵部队在此是难有作为的。将近10时，联军占领了城北一处矩形兵营。该兵营为清军据点，占地开阔，并设有碉堡，但里面的守军早在前晚就弃营而去了。格兰特将军告知蒙托邦将军，根据侦察兵的报告，皇帝的行宫有大批清军守卫。联军即刻决定于当天进军行宫。10时许，联军从兵营出发，但很快，他们就迷失了方向。四个小时之后，格兰特将军在果园和树林中完全迷路了。将近下午2时，将军发现附近有一处兵营，决定就地休息。法军呈单列纵队前进，他们就在英军纵队附近，但却没有看见他们，而且英军也没有看见这些法国人。将近4时，巴特尔旅长率领的英国骑兵遇到了法军并与之会合。英国骑兵完全失去了格兰特将军的踪影。5时许，英国骑兵对行宫进行了侦察，并报告发现大量清兵，但没有与之交火。当联军部队抵达圆明园门口时，夜幕刚刚下垂，当时正好是七点整。

圆明园大门紧闭，设有两道防栅。海军第三火枪兵连在肯尼上尉的带领下对圆明园的围墙进行侦察，整个侦察行动由骑兵少校康普农负责指挥，陆军司令的副官皮纳上尉也参与了行动。虽然大清皇帝早已逃离行宫，但一些忠心耿耿的太监却极力阻止联军入园。战斗中，皮纳上尉右手被砍中，见习军官维韦农肋下中弹。短暂的抵抗之后，太监撤退了，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三具尸体。这次抵抗不带任何军事色彩，这纯粹是为向逃往满洲的皇上表达最后的忠

心。柯利诺旅很快就占领了第一道庭院。至晚间，格兰特将军点起熊熊大火，向别人指明他所在的方位，大火很快就被法国人发现了。

圆明园

早前欧洲传教士在北京朝廷非常受宠，他们很早就参观过圆明园，并对之有详尽的描述。在一本名为《现代中国》的书中，根据传教士的描述，圆明园被称之为中国的仙境。各部落首领进献的贡品和从欧洲带来的纪念品陈列其中。这是咸丰皇帝偏爱的御宅，与京城皇宫相比，他更喜欢住在此处。他到紫禁城中，只是为了主持每年的各种庆典活动。这里的建筑，包括一系列宫殿，中间隔以湖泊、拱桥、假山之类。很多别墅式庭院都用松木镀金建造，黄绿蓝琉璃瓦与姹紫嫣红的花木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所有这些宫殿，好像无序地坐落在一个占地广阔、高墙环绕、宛如矩形的园林之中。按照东方君王的习惯，在皇帝居所附近，都要建有库房，以储藏丝绸、裘皮、粮食，以及皇家卫队所需的各种物品。而这里的八旗禁卫军不下万人。看到这座宫殿时，不论受过何种教育，也不论哪个年龄，还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大家所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压根儿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绝对震撼人心！确切地说，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这个圆明园。这种印象会如此强烈，很可能是因为从北塘至北京一路走来，所经之地，城市肮脏，乡村贫困，谁也没想到还会看见这样的奇观。

咸丰皇帝应该是在联军到达之前三个小时离开圆明园的。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

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

发现9月18日被扣人质留下的痕迹

联军最先进入的正屋为清朝皇帝的议事大殿和寝宫。在旁边的厢房内，发现几件沾满血渍的衣服，这些衣服是9月18日被扣人质留下的，虽然从那时起，联军就一直要求中方归还人质，但一切都是徒劳。

在圆明园找到的金条和银锭按军衔等级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被瓜分了。普通士兵或水兵每人可分到1份战利品，价值约180法郎左右。这种分配方式完全是参照1832年5月2日敕令的第119条执行的，该敕令就军队首领和士兵对战利品所享有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现在看来，价值80万法郎的金条银锭只不过仅够清朝皇室日常开销而已。真正的宝藏并没有被发现^①。

1860年10月9日，法军向英军靠拢

10月6日晚至10月9日清晨，法军一直在圆明园门口安营扎寨。粮食供应开始出现不足，蒙托邦将军决定撤离圆明园，后退数里，向驻扎在城北的英军靠拢。两天前，英军已与骑兵会合。当时，圆明园的部分建筑已经着火，当部队从它面前经过时，从燕山方向刮来一股寒风，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将近中午时分，法军在

^① 关于此事，有两个事实可以佐证：签订和约之时，恭亲王曾神情紧张地询问圆明园是否有遭联军翻动，要知道这座园子早在几天前就被联军有步骤地放火焚毁。当恭亲王得到联军不再进入圆明园的保证之后，可以发现他的神情顿时轻松下来。另外，用来支付战争赔款的第一批金条明显带有新近火焚的痕迹。这批宝藏，据可靠人士所说，足以支付全部的战争赔款。——原注

距离城墙三公里处发现一座清军兵营，随后便在兵营东北角驻扎下来。举目远眺，只见城墙巍峨，凸起于城墙之上的矩形瞭望哨鳞次栉比，北京城反被遮得不见踪影。小巧玲珑的山丘、大片废弃的宅院以及三五成簇的树丛，使得北京的地势看上去起伏有致。兵营左侧的平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那便是地坛。

10月8—18日，人质被归还：一些人得以生还；另一些人则已入殓

10月7日，英国通译威妥玛拜见清朝官员，并向他们提交了联军司令起草的备忘录。这个举动，事关9月18日被扣人质的命运，最终比之前采取的任何方法都来得见效，次日，即10月8日，第一批被扣人质返回英军营地，一共是8人。被送回的人质中，英国方面有巴夏礼、罗亨利以及一个叫做马霍姆特·汉的锡克兵；法国方面则有德洛图尔伯爵及罗兹、巴什雷、吉奈斯坦和贝第这4名士兵。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伤痕累累，重新见到朋友，人人都热泪盈眶。中国人声称北京再无其他被扣人质，被送往内地的人质，将在稍后几天内归还。

巴夏礼和他的同伴们对9月18日被扣的其他人质的命运一无所知，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分开关押。从他们的描述以及被摧残的程度，可以料定其他人质必定处境凄惨。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10月9日至18日，法国人陆续收到一些棺柩，里面装着富隆·格朗尚上校、军需副官杜比、财务官阿代尔以及他们的勤务兵哥迪歇、奥祖夫和布朗凯的尸体。杜拉克神甫的遗体没有被送回。至此，在被扣押的12名法国人质中，只有5人生还，其他6人是被装在棺材中送回来的，另有一人下落不明。英军方面，26名被扣人质中生还13人，而且，他们之中大都已被摧残成疾。

其余 12 人则被装殓入棺之后送还，布拉巴宗上校的遗体下落不明。

从巴夏礼、德洛图尔、罗亨利和锡克士兵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对通州阴谋的真相略知一二。几天后，两名中国神甫寄给葛罗男爵一份关于人质被扣的报告，让我们对这段发生在对华战争期间令人伤心的日子有了更多的了解。

联军谈判代表通州被扣始末

9 月 18 日，罗亨利和布拉巴宗上校离开部队之后，随即赶往通州与巴夏礼及其同伴会合。他们组成一支小分队返回联军营地。当他们前进至与沃克上校约定地点一百米处时，遭到枪击。很快，他们被大量的清军骑兵团团围住。清军头目告诉他们，两军已经交火，没有僧格林沁的命令谁也不能给他们放行。英军小分队估量着突围无望，决定前去找僧王谈判。于是，巴夏礼和罗亨利带着一名手扛白旗的锡克兵，离开了他们的同伴前去晋见僧格林沁。谁知才刚离开没多远，他们就被清兵围住，僧王亲自下令将他们扣押起来。他们很快就被送到了北京。当晚，他们被关进一间囚笼里，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像奴隶般的受尽凌辱，身戴镣铐，没有吃喝，还得忍受围观百姓的侮辱。真是闻所未闻！9 月 29 日，巴夏礼、罗亨利和德洛图尔伯爵从囚笼中被释放出来，从那天起，他们受到了善待，但是对同伴的处境，却仍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听说，僧格林沁下令将他们押往通州。

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亚洲式酷行

9 月 18 日被扣押的 38 名欧洲人和印度人中，巴夏礼和罗亨利被直接押送进京；财务官阿代尔和士兵奥祖夫在张家湾被害；杜拉

克神甫和布拉巴宗上尉则被清军将领胜保所拘。这位将军开始对他们尚好，后来，在9月21日八里桥一役中，胜保颈部负伤，眼看着联军节节逼近，下令将两人斩首示众，首级和躯干统统被扔进了运河之中。18至19日，剩下的32名法国、英国或印度人质，或坐囚车，或步行，或骑马，先后被送往北京。更有几名不幸的人质，被清兵反绑住手脚，然后从他们身上的镣铐中间穿上一根木棍，以这样一种让人备感羞辱的姿势被一路抬进了圆明园的某个院落里，据说这里曾是怡亲王的寝宫。他们被扔在那里三天，无人问津。稍后，有人过来将死去的人质抬走；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质被送往南门和北门展览，百姓对此事却未予理睬；死去人质的尸体被装殓入棺。某些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对逝者，乃至死囚犯表现出来的一种尊重，毕竟，凌辱不可施加于尸首之上。但我们更愿意认为，清朝官员之所以会改变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害怕。稍后，我们了解到一些关于安德森上尉去世前的细节，但对于格朗尚上校和军需官杜比的最后处境却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依靠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来减轻所遭受的痛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听见联军大炮发出的轰鸣声；我们更不知道他们从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坚韧的品格中汲取了怎样的勇气。人质的悲惨命运使得这场战争的辉煌战果黯然失色。出于一种道德习惯，我们非常厌恶记录这些古老的罪行。无法想像在我们所接触过的国家和民族中，无论是宽容的抑或无知的，他们所塑造的世界居然会如此不同。由己及人，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佛教国度中看到一些宽容，那种在德国和意大利战场上，经过千万次灵与肉的碰撞赋予交战国双方的宽容。虽然我们对亚洲式的残暴行径略有所闻，但被扣人质所遭受的磨难却令我们更加毛骨悚然。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同样无动于衷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在中国，人们脑中没有怜悯一词，人像木偶似的被大卸八块，旁观

者对此行径却听之任之。但是，当清军慌不择路逃入圆明园之际，当我们放言咸丰帝的政权将被推翻，他的行宫将遭洗劫之际，中国人的无动于衷突然消失了，他们感到窘迫，他们感到愤怒，于是，他们的残暴行径越发变本加厉了。

归还“人质”并没有改变联军与清政府之间的对峙局面；北京继续城门紧闭，恭亲王寸步不让。同时，冬天到了。

1860年10月13日，联军敦促恭亲王交出安定门 围攻工事准备妥当

10月10日，联军致函恭亲王，告知假若10月13日中午之前不交出安定门，那么联军的大炮将洞穿北京城门，并放任兵卒占领城墙。10月10日，联军开始修筑围攻工事，至12日和13日晚间，工程进展颇见成效。

北京百姓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交出京城

联军之前和一位名叫恒祺的清朝官员打过交道，但此人不带任何明确的军事或外交身份，此次，联军请他出面进行调停。但在最后限期到达之前，迫使朝廷交出安定门的，却是北京的百姓。13日正午，法英两国各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北京城墙。两国军队约定在安定门前会合，城门的哨所也架起了大炮。安定门为一道拱形城门，上面还筑有一座三层高的水泥砌体。联军占领的是最底下一层，部队被禁止与北京百姓进行接触，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拉起一些绳子，禁止行人通过。

英军司令向京城百姓发出警告，但未见成效

1860年10月15日，即占领安定门次日，英军司令向京城百姓

发出警告，明确表示将火烧圆明园。“通州之变导致清军宣战，继而大败；鉴于人质遭受非人虐待，英军司令决定火烧圆明园，并责令北京朝廷和百姓对此次事件的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赔款一旦支付，朝廷与京城百姓将与天津、通州两地百姓一样，安然无虞。否则，英军司令对由此带来的后果概不负责。”但是，这番警告毫无效果。

冬天的气息

联军将领决定于11月1日撤回天津

严冬即将来临，当地越来越明显的寒意迫使联军开始考虑退路。签约一事仍有变数，因此联军将领决定将他们的冬季宿营地放在天津，部队于11月1日开始撤退。这就是联军在10月17日所面临的处境，清军两次大败（而且一切都表明它已无力再战），联军快速挺进北京，打开城门，但所发生的这一切丝毫不能改变当时的局势。咸丰皇帝仓皇出逃，除了另建政权或竭力与避而不见的恭亲王打交道之外，别无他法。在这些先决条件下签订的条约对中国人毫无约束力：亲王不会做出任何有损皇帝颜面的事。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更倾向于第一种办法，在他们看来，这样可以趁机对他们扶持的这位亲王施加影响，从而控制这个帝国。法国政府则相反，他们并不想颠覆这个王朝。法国公使明确将这层意思转告给了恭亲王。

1860年10月17日，联军威胁将火烧皇宫

10月17日，两国公使向朝廷发去了最后通牒，大意为10月25日为最后期限，如若签约不成，联军将直接占领京城，火烧皇宫，假若京城百姓仍袖手旁观，联军将对他们不抱任何

歉意。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火烧圆明园

次日，即10月18日，英国人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应该是在不同地点都放了火，因为这些建筑群彼此之间隔有湖泊、树林和草坪。好多件沉甸甸的精美物什被英国兵抬上卡车运走，逃过了被付之一炬的命运。

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不论是火烧皇宫，还是有步骤地洗劫圆明园，都无法带给大清军队想要通过战争找寻的和平，只有和约，一份在4亿双眼睛见证下盖有玺印的和约，才能铺就和平之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这颗玺印，因为它是大清皇帝意愿的体现。在有条不紊地烧毁圆明园之后，我们原本也可以烧掉北京，接着再烧掉“9·18”阴谋的见证地通州，烧掉这个我们宣称的文明古国，然后在浓烟四起的废墟之上继续征途。

最后的和平希望维系于恭亲王一人身上

在伊格那替叶福将军的斡旋下，恭亲王让步

火烧圆明园之后，中国人又有了新的托辞，大概是想借此来表明他们的言语在表达耻辱和仇恨上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皇帝最心爱的御苑被毁，没有比这更能让亲王与朝廷以及他的子民触目惊心的了。园子被毁可能会将亲王逼向绝境，但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又都维系在亲王一人身上。亲王的心中非常纠结，疑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亲王迟迟不肯露面，也许最后时刻，他会仿效他的哥哥，以逃避来结束一切。就在一切陷入僵局之际，一个强大的朋友开口说话了，这个朋友凭藉着他介于亚欧之间的有利位置，作为调停人来到

北京，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成了最终达成和平的最大推手。亲王也许是想到在他担任全权大臣期间没有尽到保护人质的职责，所以对我们心怀戒备。俄国将军前往拜访恭亲王，竭力劝说亲王相信我方的承诺，但一切只是徒劳。将军又试着向亲王解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仍是枉然。最后，将军提议在交换国书期间，留在清营充当人质。在这个提议下，亲王终于让步了，承诺前往礼部签约，当然，他不会真的扣押俄国将军作为人质。

1860年10月22日，死难人质家属获得赔偿

19日，亲王去函告知葛罗男爵，将对在“9·18”事件中遇害的死者家属赔款白银20万两，信中写道：“其动刑之员按律治罪一节，现奉大皇帝谕旨，将亲王僧革去王爵，大学士瑞麟革职矣。其豫备公馆一节，本亲王亦即照办。至康熙年间各省所建天主堂及莹坟庄田等件，亦可查明办理。”

22日，清政府支付赔款。10月23日，恭亲王正式通知签约，并代表大清皇帝交换国书。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和约；10月25日，中法签订和约

10月24日，中英两国正式举行签约仪式；10月25日，中法两国正式举行签约仪式。从当时所有官方或半官方文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仪仗队的规模，他们的穿着，即便是公使的轿夫，这些颇受北方人鄙视的广东南蛮，在那天也穿得光鲜整洁。这些漂亮的服饰并不会提高联军的声誉。我们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完全是因为从北塘至北京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值得我们这么做，

而非为了满足那些傲慢无礼而又尖酸刻薄之徒的好奇之心。在中国，我们以行动粉碎了中国人的幻想，而我们的外表只是一种迷惑他们的假象。

葛罗男爵下轿时，恭亲王亲自出到礼部大门相迎。亲王施中国礼，双臂向前伸出，双手抱拳致意^①。法国特使脱帽回礼。葛罗男爵与蒙托邦将军在恭亲王左侧落座：由于事出突然，沙内少将无法遵照训令指示，前来北京参加签约。中法两国的和约签订仪式在一种彬彬有礼的气氛当中进行。咸丰皇帝的弟弟身着紫色锦袍，头戴红缨。恭亲王年纪轻轻，气宇轩昂，脸上流露出一种睿智，但在当时那种场合中稍显严肃。他的眉眼微微上挑，面色苍白，他的脸型与蒙古人种相去甚远。其行为举止轻松随意，与在法国或英国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士无异。在中国权居高位者大都神情自得，低级官员中存在的礼数一概全免。恭亲王出示了皇上的朱砂御批，上面盖有国玺大印。各项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双方并未作太多的交流。21声礼炮响起，表示两国正式签订和约。

1860年10月28日，法国人为在“通州阴谋”中遇难的同胞举行葬礼

1860年10月29日，北京天主教堂修复并举行宗教仪式

10月28日，法国人为在“9·18”事件中遇害的同胞举行葬礼。10月29日，北京天主教堂得以修复，举行大型弥撒。这座教堂是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设计的图样修建的，在早前天主教传教士颇受朝廷宠信时，这里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根据1858年6月27日签订的《天津条约》，远征军将立即撤出

^① 清朝的见面礼数视情况会有所不同。——原注

北京、定海两地，然后陆续撤离天津、大沽、庙岛、芝罘、上海和广州。

1860年11月9日，两国公使携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北京

11月1日，法军开始撤离北京；英军直到11月7日才撤往天津。两国公使及其仪仗队继续待在北京。9日，两国公使携最后一批部队离开北京。11月14日，两国军队在天津城及天津下游地区会合。

事态突变。沙内少将对吴淞、芝罘和香港三地兵力进行重新部署

北京和约的签订，使得海陆两军司令原本打算在白河和天津过冬的各项准备工作发生了变化。沙内少将立即开始重新部署舰队。少将下令所有大型战舰返回吴淞，并在那里听候少将本人调遣。剩余舰只组成南北两个编队。卜罗德准将被任命为北方舰队司令，负责监视直隶湾海域，军事基地设在芝罘。卜罗德准将必须与大沽保持联系，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负责白河河口防御事务的布热瓦上校、大沽炮台守军指挥及海军白河舰队均听候卜罗德准将指挥。北方舰队由“迪佩雷”号、“安德罗马克”号、“山林女仙”号及三艘铁炮舰组成。白河分舰队则由“凯尚”号（该船已被武装成炮舰）、“奇迹”号及12、13、15号炮舰组成。巴热准将任南方舰队司令。南方舰队包括“信息女神”号、两艘大型军舰和一艘炮舰，前往香港驻防。巴热准将必须和西贡保持联络，根据需要进行协防。

法军舰队出访日本

这些部署只是临时性的，并不会维持很久，等到交趾支那地区

开战，一切将另作安排。所有损伤舰只以及在役舰只分别前往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船坞及造船厂检修。沙内少将决定，在三支海军舰队分别回到芝罘、吴淞和香港驻守之前，所有军舰全部同时驶往日本港口，借以炫耀法国在该海域的强大实力。

远征军的行动部署。柯利诺旅在天津过冬；冉曼旅在上海过冬

海军舰队的行动部署完全针对交趾支那，因为法军即将对那里重新开战。远征军的行动则完全根据《北京条约》精神进行部署。部分对华远征军仍将留守天津与白河河口，剩余部队将分别驻守芝罘、上海和广州。时间非常紧迫，天气越来越冷，一旦白河被冻结，所有的撤退行动将被迫中止。沙内少将决定亲赴天津与联军统帅和两国公使进行协商，以便制订详细的撤退计划。

两国公使与联军海陆四司令在天津举行会晤 部分远征军撤退计划细节敲定

11月9日，沙内少将携参谋长德拉德巴上校抵达天津。会晤随即举行，会议持续时间不长，会议对法军的行动作了如下部署：

葛罗男爵安排布尔布隆公使^①接手北京的各项事宜，之后，男爵将乘坐“杜舍拉”号返回苏伊士。“杜舍拉”号将先后在香港、马尼拉停靠，假如该船无法与“日本”号会合，那么它将前往西贡中转，将两个连的海军火枪兵运抵那里。

海军登陆部队解散，各连返回原先舰只。

海军陆战队离开陆军编制。第3团的300名士兵留守大沽北炮

^① 该公使于11月10日乘坐“福尔班”号抵达白河。——原注

台；25名水兵被派往护送大炮。剩余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留守广州。

冉曼将军率第101主力团、轻步兵第2营、一门12厘米口径粗的大炮、一门4厘米口径粗的大炮、一个连的工兵以及半数以上的战辅人员返回上海。

柯利诺将军率第102主力团、两个炮兵中队、一个工兵连、若干名骑兵及半数战辅人员留守天津。

“福尔班”号听候蒙托邦将军调遣，将军本人非常希望在返回上海之前出访日本。

尽管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冉曼旅依计划撤往上海

所有的细节问题均由海军参谋长与陆军各部军官协调议定，部队、武器装备及行李开始装船。对华战争期间，海军最艰辛之处便是在于负责这些具体行动。整个装船工作持续了半个月，大风持续不断，白河开始结冰，运输工作几经中断。在一次大风中，“警戒”号搁浅，方向舵和艉柱被毁；“阿隆普拉”号螺旋桨失灵，岌岌可危；“火箭”号和13号炮舰被冰凌封结；“穗子”号触礁搁浅，险遭大难。11月25日，白河全线封冻，运输工作全面告停。铁体炮舰必须尽快驶入船坞，由于其物理特性，它的船壳经受不住冰块撞击。英国炮舰“克罗”号和“德拉克”号被拖运上岸，它们将在岸上搁浅，等待严冬过去。幸亏，在偏南风的影响下，当地气温有所回升，撤退行动继续进行。

海陆两军信守和约，按时撤军

船只逐渐远去，依计划前往上海、芝罘和日本。12月5日，法英联军撤军完毕。几天前还熙熙攘攘的白河锚场，此时只剩下了“欧仁妮皇后”号、“回声”号以及未来得及出发的几艘俄英商船。

同天，沙内少将乘坐“欧仁妮皇后”号离开白河锚场途经芝罘前往吴淞。“回声”号护卫舰充当通信舰。12月10日，沙内少将抵达吴淞。之后，在后方执行任务的军舰也相继到此会合。“卡尔瓦多”号和“吉伦特”号被派往定海，将那里的卫戍部队运往广州；一直停泊在舟山群岛的“多尔多涅”号奉命在驻定海守军及物资全部撤退之后，前往京都。“信息女神”号、“山林女仙”号、“蒙日”号、“穗子”号和“福尔班”号按照计划前往日本，并在那里留下一艘军舰驻守。

1860年对华远征到此落幕

法军在广州、西贡、大沽及芝罘兵力一览

当半数远征军撤出战场之时，1860年对华远征战争至此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宣告结束。军事布防完全遵守和约规定。从白河到越南同奈省，欧洲军队层层把守，从此以后，欧洲人在中国的防线更加巩固，聚集在直隶湾的部队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出兵前往需要提供保护的地区，而且，即使该地区的部队对广州和西贡的防务鞭长莫及，也仍可给两地守军提供灵活而强有力的支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部队已于12月5日完成撤军，但继续留在直隶湾和山东两省过冬并监督和约得以切实履行的部队，将以一种寂静的方式在精神上继续对华远征。让我们再把眼光迅速地扫向广州、西贡、大沽和芝罘四地，看看12月5日前后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广州被占各个阶段

广州自沦陷之后，就一直为法英联军所占。占领广州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目的。法国驻广州最高指挥官为德波瓦上校，英国方面

为克罗弗德将军。塔努阿中校与巴夏礼领事^①则作为特派专员与广州巡抚劳崇光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位巡抚大人位高权重，深得朝廷赏识。毋庸置疑，法英两国联手干预广州内政，必然会招致这位巡抚大人及当地权贵极大的不满。当然，对那些少数同时受到双方器重的人来说，却是如鱼得水。广州人口稠密，民心激昂，城中广贴告示，1859年清军大沽之捷在这里被夸大其词，天主教传教士成为过街之鼠，欧洲人仅靠精神的力量根本无法在此立足，三方共治的模式是最有效的监管方式。由于当时西贡被安南军所围，广州负起协防西贡的重任，再加上夏季当地疟疾横行，法军驻广州兵力骤减至250人，并不得不放弃了巨塔哨所。法国驻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英国的压力，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军之间的关系。当前线捷报频频传至广州之际，麻烦也从天而降。广东巡抚劳崇光上任一年以来，始终不同意出让地皮修建教堂，但此时，他的态度突然转变，同意了我方要求。这项特许命令遭到了香港两家媒体《香港每日周报》与《大公报》的大肆抨击。从那时起，法国驻广州总指挥，不再故作矜持，对广州巡抚恢复到以前那种彬彬有礼的殷勤态度。考虑到部分驻广州欧洲人的利益，法国当局无法使用过激手段。在与这位清朝官员共政的几年间，法国人就是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渗透法国的影响力，这远比直接宣战要来得更为辛苦。11月中旬，签订和约的消息传到广州，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瞬间迎刃而解，我们再也不需左右为难，尽可放开心怀迎接凯旋的将士。

占领广州对整个对华战争起到了直接而有效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要谈到苦力这个问题，因为招募苦力在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许的。

^① 在对华战争期间，巴夏礼在广州的职务交予他人，陪额尔金勋爵一同北上。——原注

但是广东当局对此却并不反对。对于北征苦力以及那些因吸食鸦片破产而应征前往古巴或英属圭亚那做苦力的人，当地百姓总是投以一种冷漠而鄙夷的眼光。但是他们同时又清楚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对于广州人这种欲拒还迎的行为，我们很难理解，而且，这也不是中国人第一次表现出言行不一。

尽管战线过长，交趾支那中心城市西贡依然处于法军占领之下

对华战争期间，法军继续占领西贡；西贡防线正如巴热准将所描绘的那样，尽管过长，但仍然处于法军控制之中。8月末，该地的卫戍部队兵力上升至1080人，其中步兵和炮兵650人，工程兵50人，西班牙士兵220人，他加碌骑兵80人以及安南步兵80人。稍后，又从芝罘调来100名海军火枪兵，从广州调来150人，失事的“伊塞尔”号上的50名船组人员也被派往该地。最后，刚从北京战场撤下来的两个连的兵力也被调往此地。这些部队填补了西贡防线的漏洞，使得安南人意欲将驻守在中国集市附近的法西联军孤立起来的想法落空。一次大规模战役后，安南人似乎放弃了进攻的打算。他们拉长了战线，加强了防御，在一个长达六英里的包围圈里，他们似乎在静待时机，等着摧垮我们的远征事业。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政策与策略都明确地指向一个目标：将商业重心迁至柬埔寨、美荻一带，借此使同奈省以及西贡周边地区的商业陷入瘫痪。西贡所处的地理位置并非一个天然商业中心，这个城市所需的物品全靠安南人运输进来。稻米产量也仅够当地百姓吃饱而已，若等60艘商船和广东、暹罗两地苦力将所需物资从堤岸运来，却又遥遥无期。一旦西贡防线被毁，势必使得我们在亚洲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威信一扫而光，尤其是在香港。但这种局面马上就将改观，强硬的

安南人将马上在庆和战场上遭受重创。

占领大沽北炮台

10月25日和约签订之后，我们的部队得以休整，《北京和约》的签订使得我军威名远播，即便是远在北京800古里之外的部落也有所耳闻，远征军准备在天津、大沽和芝罘过冬，监督和约得以切实履行。

其实将位于白河左岸的北炮台称作大沽炮台并不确切，325名士兵和12门口径为30厘米粗的海军大炮驻守于此。再加上海军分舰队，防守更加严密，这支分舰队前面已经提到过，由“凯尚”号、双桅油轮“奇迹”号和12、13、15号三艘炮舰组成。

沙内少将任命布热瓦上校为炮台及舰队司令，在向上校下达指示时，少将表示只要能让炮台、卫戍部队和舰队安然度过冬天，上校的使命便算是完成了。因此，一旦白河开始冻结，“凯尚”号和两艘炮舰必须停入船坞，救生小艇则藏入战壕。“奇迹”号与另一艘炮舰停靠在大沽北炮台下。卫戍部队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与当地百姓和平共处。最后，在整个冬天，上校必须尽力保证大沽与芝罘之间通讯畅通。不管这些信件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但是和舰毁人亡相比，那只是蝇头小利。

法军保证大沽与芝罘之间陆地通讯通畅。

这些指示均得到了执行。白河进入冰封期后，布热瓦上校意欲与一名中国商人签订合同，由他出面委托清军传递电报与信函。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柯利诺将军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的强烈反对。大沽守军司令最终决定派遣舰队某位舰长执行送信任务。最后，13号炮舰舰长德瓦拉纳上尉被选中。送信任务由于申请通行证又被耽

搁了几天，11月29日，13号炮舰舰长和他的船组成员终于得以上路。他们得到的指示非常简洁明了：如果遇到正规军，就出示通行证；如果遇到劫匪，就开枪自卫。但是送信往返途中，尽管这支部队人数极少，却没有受到任何攻击。送信小分队穿过23个城市，跨过17条河流，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凭借着他们的谨慎与决心，胜利完成了任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令人尊敬。2月14日，送信部队回到了大沽炮台。当大家得知他们完成任务顺利归来，那些曾经对此抱有怀疑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此路可行。从那时候开始，所有的信件交由清兵传递，他们每人得到了1100—1200法郎的酬金。

占领芝罘使得法军在直隶湾拥有了一个坚固的阵地

两国公使与联军四司令商定，根据《北京条约》的精神，芝罘将由法国海陆两军派兵驻守，庙岛则由英国海陆两军派兵驻守。但是英军无法在大连湾或庙岛派驻守军，为此，他们的一艘军舰还差点儿在那里沉没，英军觉得占领芝罘使得法国在直隶湾海域拥有了一个坚固的阵地。

三、对华远征的特征

19世纪对外远征的新特点

1860年对华远征后期的战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公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辉煌的战果之上。但是，远征之所以能如此圆满，胜利之所以能来得如此迅捷，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备战工作十分完美。在那里我们所遭遇的风险远比我们今天以为的要小得多，当时，人们热衷于将对华战争与皮扎尔和科特所进行的冒险事业进行

比较，但两者在很多方面完全没有可比性。这种频繁的对比，似乎已经对对华战争进行了定性，使得我们无法从一种更为准确的角度来揭示 19 世纪远征所具备的一些新特点。

将这次远征与 16 世纪所进行的远征进行比较，并不十分恰当

在这次远征中，根据各自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军事指挥权进行了分离

从前，远征军的军事指挥权混淆不清，但在这次远征当中，却分得十分清楚。舰队运输远征部队，接着调整部署，组织部队登陆与作战，当舰队将远征部队送至事先侦察确定的地点之后，舰队退居战场后方，为前线部队提供支援。从此，所有的远征战争都应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军队冲锋在前，另一支则作为后援力量，这两支军队便是：海军和陆军。

海军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运输部队，同样也要参与除海战之外的地面战斗，海军所担负的重要作用使得它并不只是陆军的附属部队。整个战争的准备工作、侦察工作全部由海军完成；在战争初期，是由海军制定并执行作战方案；至战争后期，海军退居二线，为前线部队提供支援。可以说，在对华战争这种特殊情形之下，如果没有陆军，海军到天津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但假如没有海军的坚守阵地，陆军也无法从天津进军至北京，因此，陆军最强有力的后方基地，是大海。

对华战争中，海军被赋予三项使命，对整个战争先后起到了主导、配合与辅助作用。

中国北方的海岸线多为滩涂，既没有坚硬的陆地也没有清晰可辨的航标，因此，所有的侦察工作几乎全部由海军来承担。当

然，也包括侦察直隶湾海域处于敌军占领下的两条主要内陆河流的航道和水位。输送远征部队从北塘登陆之后，海军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设置在北塘河与白河的航标却能表明这里才是通往北京的起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海军配合陆军进行战斗，可以说大沽炮台是被海军舰队与陆军突击队共同攻陷的。攻下炮台，清通河道后，海军沿河北上，可以说，直到天津，海军始终表现得积极而富有战斗力。但到天津之后，由于部队兵力不足，在整个对华战争最辉煌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海军却退至后场，显得黯然失色。不管怎样，海军在战争后期所起到的作用，尽管不是那么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从天津出发的远征部队需要一个坚固的后方支持，那么，停泊在沿海锚场的战舰就给予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因此，海陆军权分置是对华战争贯穿始终的一个特征。而且正是因为对战争形势研究得非常透彻，也才使得这种权力分置一直得以进行下去。就像两个各具天赋的人配合在一起完成一项任务，他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同时又十分清楚该怎么去取得成功。在英法两国进行的这次远征中，有三个主角，他们每人都拥有各自完整的权限。他们的默契为他们赢得了最特殊的荣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默契也只是来源于事态的本身，本质决定一切，任何的外来干涉都将是无效的。当我们回顾整个战争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各自权限的界限在何处。从上海一直到北京，事态进展迅速、有序而紧凑。每个人都绷紧神经努力加快步伐，皇帝陛下和女王陛下的三位代理人也都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轮番上场。

海军，在这个远征的大舞台上，很好地扮演了其兵种特性及战争形势所赋予它的角色：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当陆军部队朝

北京进军之际，海军舰队却在阴沉的天空下，在遥远的中国沿海与严寒、大海和狂风作斗争。虽然它们的任务艰苦而又琐碎，但他们也并非没有创造辉煌。当联军舰队从芝罘和大连湾开拔，前往北塘和白河锚场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气势足以震撼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也足以获得子孙后代的景仰。来自法国、英国、印度、中国和日本的400艘战舰，将25000名士兵运抵战场，投入战斗。在这一刻，多少种信念汇聚在一起，汇聚在了这片茫然失色的滩涂地上。在这一刻，人似乎变得很渺小，仅有信念牢牢掌控着一切！远征中国迎来了它最具魅力的时刻，所有为这次远征事业付出的努力由于其科学性在这一刻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附 录

各类参考资料

附 录 一

驻中国及交趾支那海域海军司令沙内少将麾下各军舰参谋部一览表

“欧仁妮皇后”号

总参谋部：

沙内，少将，海军司令

拉封·德拉德巴，海军上校，参谋长

勒古里约·杜琪罗，海军上校，首席副官

诺雷，第二副官，海军上尉

达尼坎，海军上尉，副官

劳尔，首席外科医生

里查迪，高级牧师

勒里格，专员助理，海军司令秘书

加尔尼耶，总参谋部一等准尉

皮克，总参谋部二等准尉

弗罗斯汀，总参谋部二等准尉

杜歇斯内·德贝拉库尔，海军文员，参谋部秘书

贝朗杰，海军文员，分舰队特派专员秘书

参谋部：

德拉普兰，海军上校，舰长
 德·索维尔，海军上校，副舰长
 阿赫勒，海军上尉
 塞内，同上
 德乔弗华·德鲁雷，同上
 帕吕，同上
 克里封·德贝雷，专员助理，分舰队特派专员
 海纳卡尔，二级外科医生
 奥德，三级外科医生
 诺埃尔，一等准尉
 冈德，一等准尉
 马赫沙尔，二等准尉
 巴萨巴，二等准尉
 索兰，二等准尉
 里雍，志愿兵

“信息女神”号

总参谋部：

巴热，海军准将
 德索，海军上校，第一副官，海军司令驻香港代表
 德莫奈·德拉马克，海军上尉，第二副官
 拉那·德蒙特贝罗，海军中尉，副官
 德奥尔，瑞典军官，副官
 马丁，神甫
 维兰，二级工程师
 比昂奈梅，一级副工程师(派驻上海)
 乾，专员助理，海军准将秘书
 瓦尔德内尔，总参谋部二等准尉
 德布戴耶，同上
 鲍纳芬，海军文员，总参谋部秘书(派驻香港)

参谋部：

法兰勒维克，海军上校，舰长
 雷格雷尼，海军上尉，副舰长

笛格汉·德维尔勒弗，海军上尉

勒布雷顿·德兰兹卡，同上

法杜，同上

德奥·德施塔普兰德，同上

加弗第，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罗曼，一级外科医生

杜歇维，二级外科医生

维戴勒，三级外科医生

诺埃尔，一等准尉

培鲁冬·勒塞布勒，二等准尉

德罗特罗，同上

克鲁兹，同上

梅鲁阿斯，志愿准尉（“梅特罗”号商务负责人）

米罗·于塞尔，志愿准尉

“杜舍拉”号参谋部：

特里科，海军上校，舰长

阿梅，海军上尉，副舰长

格拉维里，海军上尉

德拉让耶，海军中尉

拉费尔特，同上

普雷多，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雷雍，二级外科医生

伏瓦耶，三级外科医生

瓦雷利·克鲁特，二等准尉

维吉耶，志愿准尉

“拉普拉斯”号参谋部：

蒙扎雷·德凯吉居，海军上校，舰长

德弗科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纳拉克，海军中尉

波奈，同上

德菲詹姆斯，同上

杜拜，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波纳斯库埃尔·德雷皮努瓦，二级外科医生

德拉塞拉，一等准尉

波戴，二等准尉

帕拉斯纳·德尚波，志愿准尉

“普里莫干”号参谋部：

戴利，海军上校，舰长

莫罗，神甫

德布雷阿，海军上尉，副舰长

波雷斯，海军上尉

拉梅耶，海军中尉

巴雷左，同上

拉萨勒，同上

杰尔凡，同上

阿赫芒，同上

德巴德·德拉佩鲁斯，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德加洛维，二级外科医生

巴尔利耶·拉克洛，志愿准尉

“福尔班”号参谋部：

莫里埃，海军上校，舰长

巴隆，海军上尉，副舰长

波尔吉，海军中尉

巴利，同上

笛尼尔·德贝娜泽，同上

克雷蒙，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格拉，二级外科医生

莫南，准尉

“蒙日”号参谋部：

布尔岱，海军中校，舰长

巴巴泽尔，海军中尉，副舰长

德拉莫特·德拉莫特罗杰，海军中尉

勒维斯科·笛罗斯笛，同上

普左洛，同上

贝尔杰，同上

杰拉尔，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巴贝尔，二级外科医生

加尔笛，三级外科医生

勒库特·德圣阿库昂·米隆，二等准尉

“普雷让”号参谋部：

奥巴雷，海军上尉，舰长

卡雷，海军上尉，副舰长

德凯维勒冈，海军中尉

布歇尼，同上

布多，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卡扎尔，二级外科医生

威特，志愿准尉

“阿隆普拉”号参谋部：

诺埃尔，海军上尉，舰长

雷昂纳尔，一等准尉，副舰长

“诺尔扎加雷”号参谋部：

勒佩，海军上尉，舰长

布莱德雍·德贝尔明汉，海军中尉，副舰长

“穗子”号参谋部：

卡雷，海军上尉，舰长

贝尼科，海军上尉，副舰长

巴赫拉，海军中尉

艾杰耶，同上，行政官员

皮斯孚，三级外科医生

“警戒”号参谋部：

索兹，海军上尉，舰长
杜尔诺赫，海军中尉，副舰长
贝斯纳赫，海军中尉
福尔尼，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福当，二等准尉
特鲁维，三级外科医生

“雪崩”号参谋部：

雨罗·奥塞利伯爵，海军中校，舰长
巴拉雍，海军中尉，副舰长
菲拉斯特，海军中尉
奥德贝里雍，同上
布特，同上
拉塔比，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蒙铎，三级外科医生

“火箭”号参谋部：

巴利，海军上尉，舰长
芒汀，海军中尉，副舰长
雷格诺，海军中尉
布罗，二等准尉
达兰杰耶·德坎斯洛，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莫罗，三等外科医生

“米特拉尔”号参谋部：

杜瓦勒，海军上尉，舰长
卡多尼，海军中尉，副舰长
莫马尔·德波瓦兹，海军中尉
马古埃·德拉马古利，一等准尉
贝尔特兰，二等准尉
格雷弗莫兰，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加勒，三级外科医生

12 号炮舰舰长：德赛赛，海军上尉

13 号炮舰舰长：德瓦拉纳，海军上尉

15 号炮舰舰长：凯尼，海军上尉

16 号炮舰舰长：贝里克，海军上尉

18 号炮舰舰长：贝隆，海军上尉

22 号炮舰舰长：萨拉蒙，海军上尉

26 号炮舰舰长：杜兰，海军上尉

27 号炮舰舰长：多尔，海军上尉

31 号炮舰舰长：莫迪杜普莱西斯，海军上尉

“欧洲人”号参谋部：

拉法佩，海军中校，舰长

勒诺内，海军上尉，副舰长

维勒，海军中尉

第雷，同上

弗尔尼，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维斯科，一级外科医生

皮勒罗尔，三级外科医生

“日本”号参谋部：

里布蒂耶尔，海军中校，舰长

格诺贝尔，神甫

雷维里耶尔，海军中尉，副舰长

德索纳，海军中尉

杜浦伊，同上

维尔，同上

利杰德，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莱勒高，二等外科医生

“威悉河”号参谋部：

克雷尔·朗加，海军中校，舰长

苏里约，神甫
 鲁，海军上尉，副舰长
 兰多米·特鲁戴尔，海军中尉
 维阿尔，同上
 加雅尔，同上
 勒瓦鲁阿，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冈特勒姆，一级外科医生
 特斯德旺德，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奥里亚克，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敢闯”号参谋部：

德斯孚，海军中校，舰长
 维尔涅，海军上尉，副舰长
 拉普拉斯，海军中尉
 德兰德尔，同上
 克洛瓦，同上
 维尔皮内，一级机械师长
 贝隆，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波埃尔，二级外科医生
 高克罗，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里布，志愿准尉

“山林女仙”号

总参谋部：

卜罗德，海军准将
 布歇里维耶，海军上尉，副官
 阿兰杜普雷，海军中尉，副官
 马克古干·德斯拉那，海军中尉，副官

参谋部：

贝拉尔·德塞德吉，海军中校，舰长
 巴农·德哈吉耶，海军上尉，副舰长
 德特雷亚，海军中尉
 法亚尔，同上

卡兹诺夫，同上
卡诺尔，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于格，二级外科医生
普雷斯孚，三级外科医生
莫纳尔，同上
塞维，一等准尉
德古蒂尔，二等准尉
杜巴赫，同上

“卡尔瓦多”号参谋部：

里歇，海军中校
波瓦耶莱塞，海军上尉，副舰长
卡尔蒂耶，海军中尉
埃杰尔，同上
冈巴，同上
浦塞，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萨维纳，二级外科医生
塔尔弟，三级外科医生
兰贝尔，同上

“加隆河”号参谋部：

普罗岱，海军中校，舰长
古铎，海军牧师
德拉索，海军上尉，副舰长
加拉什，海军上尉
巴鲁，海军中尉
德贝尔吉凡，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加曼，二级外科医生
高尔，三级外科医生
奥梅塔，同上
格洛邦，三级药剂师
德拉巴里耶尔，二等准尉
拉莫特，志愿准尉

“汝拉山”号参谋部：

利浦，海军中校，舰长
贝格朗，海军上尉，副舰长
德南，海军中尉
马修，同上
莫拉，同上（派驻芝罘）
皮科，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布雷热，一级外科医生
迪钮，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休，志愿准尉
德戴尔，同上
德杰斯，同上

“罗纳河”号参谋部：

皮卡，海军中校，舰长
普卢埃，海军上尉，副舰长
古加尔，海军上尉
波第耶，海军上尉
艾米罗，海军中尉
布兰德雍·德贝明汉，同上
梅维尔，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勒高尼亚，一级外科医生
福歇尔，二级外科医生
勒拉杰，三级外科医生
布岱尔，三级助理药剂师
波里斯，二等准尉
于贝尔，志愿兵

“多尔多涅”号参谋部：

福贡，海军上校，舰长
贝雷，海军上尉，副舰长
拉丰，海军上尉

德拉萨吉，海军中尉

杰诺，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杜耶·维达尔，三级外科医生

“杜朗丝”号参谋部：

古凡德波瓦，海军上校

德塔努阿，海军中校，驻广州特派专员

尼古拉，神甫

罗格贝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塞尔让，海军上尉

鲁维埃，同上

德拉莫特鲁吉，同上（“玫瑰”号船长）

帕斯马赫，同上

格雷兹，海军中尉

雷尼耶，同上

普让德马松诺弗，同上

杰格，同上

罗歇，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桑塔尔·加里，二级外科医生

比尚，三级外科医生

特斯塔，志愿准尉

“吉伦特”号参谋部：

多雍，海军上校，舰长

莫岱，海军中校

巴隆涅利，海军上尉，副舰长

奥里维耶，海军上尉

德洛尔，海军中尉

雷格尼耶，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奥里维耶，二级外科医生

贝松·德南，二等准尉

德吉奈斯特，特派专员，驻新加坡

“卢瓦河”号参谋部：

德杰斯拉尔，海军中校，舰长
贝尔纳，海军上尉，副舰长
高多，海军中尉
维卡尔，同上
莫卡埃尔，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奈特尔，二级外科医生
拉古特杜布歇，三级外科医生
维韦农，二等准尉
古拉，志愿准尉

“马恩河”号参谋部：

德弗雷西内，海军中校，舰长
勒福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弗雷斯蒂耶，海军中尉
阿乐诺尔，同上
贝蒂，同上
勒格，同上
波南，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奥邦，二级外科医生

“默尔特”号参谋部：

饶勒·居伯利，海军上校，舰长
德斯雷，神甫
坎拉瓦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罗格特，海军中尉
格朗吉，同上
皮格，同上
鲍威洛比戴尔，海军中尉
里哥迪，机械师
海纳格，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布扎尔·罗杰，三级外科医生

克雷佩，志愿准尉

“绍恩河”号参谋部：

里斯科，海军上校，舰长
弗尔尼耶，海军上尉，副舰长
贝尔特朗德普雷蒙，海军中尉
埃斯比内，同上
费尔耶，同上
波瓦罗德瓦尔库尔，同上
赫诺雷，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贝诺瓦兹德拉特朗弟耶，二级外科医生
沙雷，同上
卡尔尼耶，三级外科医生

“涅夫勒”号参谋部：

杜朗，海军中校，舰长
雷贝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马南，一级水文副工程师
法多，海军中尉
福尔耶，同上
米修，同上
坦格雷，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高帕尔，二级外科医生
马桑，三级外科医生
佩雷德罗特雷，志愿准尉

“莱茵河”号参谋部：

艾杰耶，海军中校，舰长
居伊，海军上尉，副舰长
杰哈诺拉赫热尔，海军中尉
卡尔维，海军中尉（“上海”号商务负责人）
贝洛，海军中尉
科斯特，同上

卡纳尔，海军文员，行政官员
德尔玛，二级外科医生
鲁，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杜赞，志愿准尉

“回声”号参谋部：

德孚特，海军上尉，船长
汝格拉，海军中尉，副船长
西诺，海军中尉
多洛多德萨尔，二等准尉
勒玛内，三级外科医生

“戴鲁莱德”号参谋部：

波，海军上尉，船长
哈奈克雷，海军中尉，副船长

“香港”号参谋部：

戴内斯德蒙普扎，海军上尉，船长
高特雷，海军中尉，副船长
达尼埃尔，二等准尉

“百合花”号参谋部：

弗兰凯，海军上尉
高索瓦，准尉，副船长

“飘尚”号参谋部：

布热瓦，海军上校
拉拉波尔德里，神甫
纳夫戴格贝勒，海军上尉，副船长
特雷孚，海军上尉
维尔蒙，海军中尉
哥隆，志愿准尉

里纳尔，同上
鲁佐，海军文员

“三叶草”号参谋部：

里约尼耶，海军上尉，船长
德拉克卢瓦，一等准尉，副船长
马西，志愿准尉

“迪佩雷”号参谋部：

德凯索松，海军中校，船长
沙巴苏，高级外科医生
穆冬，神甫
古德朗，海军上尉，副船长
当德雷，海军上尉
卡拉德，同上
奥尼尔，海军上尉，芝罘登陆指挥
卡雷，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维达尔，二级外科医生
杜布瓦，同上
卡耶尔，三级外科医生
布勒冬，同上
布拉科诺，同上
马赞，同上
拉莫纳，一级药剂师
布雷，二级药剂师
佩南，同上
德布朗，志愿准尉
德维尔弗朗什，同上
德维尔诺夫，同上
达雷，同上

“安德罗马克”号参谋部：

加加雍，海军上尉，船长

拉维松，海军中尉，副船长
于格德塞特雷，同上
封坦纳，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福尔，一级外科医生
雷诺，二级外科医生
贝尔纳德拉加特尔，三级外科医生
吉雍，一等准尉

“迪东”号参谋部：

卡罗，海军上尉，船长
德罗德勒格杜波兹，海军上尉
马卡尔，海军中尉
高休瓦，同上
莫，同上
奥蒙，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特克萨，三级外科医生
勒凯尔，三级外科医生

“力量”号参谋部：

布岱尔，海军上尉，船长
马克德莫特，海军上尉（“普鲁多”号商务负责人）
奥里，海军上尉
勒布勒冬，海军中尉
邦贝内埃，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萨巴蒂耶，一级外科医生
索罗，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恒心”号参谋部：

阿尔古伯爵，海军中校，舰长
诺纳尔，海军上尉，副舰长
布罗塞，海军上尉
马西德拉巴斯蒂德，海军中尉
雷维朗杜曼尼尔，同上

萨勒德巴涅尔，同上

哈奈，同上

德布里，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拉里约杜尔曼，一级外科医生

让那，三级外科医生

马丁，一等准尉

诺维雍，志愿准尉

卡诺瓦，同上

布森，同上

“复仇”号参谋部：

马西雍，海军中校，舰长

弗尔尼耶，海军上尉，副舰长

拉莫特戴雷，海军上尉

桑格里耶，同上

马克圣希拉尔，海军中尉

波那福瓦，同上

汉蒙，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拉卡尔德，一级外科医生

汉斯德，三级外科助理医生

“复仇女神”号参谋部：

巴利，海军中校，舰长

蒙福莱，神甫

维勒，海军上尉，副舰长

马莱，海军上尉

勒图诺，同上

汉那卡尔，海军中尉

法朗汀，同上

米歇尔，专员助理，行政官员

杜笛尔卡，二级外科医生

于连，同上

勒科尼亚，三级外科医生

肖巴尔，一等准尉

“安菲特里特”号船长：马里约，海军中尉
 “希望”号船长：巴尔梵，一等准尉
 “加加洛”号船长：杜蒙，海军中尉
 “圣约瑟夫”号船长：莫兰戴尔弗叶，一等准尉
 “幻影”号船长：巴萨卡，首席操舵手

地面行政人员

天津	卢阿纳	专员助理
盐库	蒙多	同上
大沽	鲁佐	海军文员
芝罘	埃斯波	专员助理
上海	法卢瓦	特派专员
	布诺德拉卡里耶尔	专员助理
	波尔蒂耶	专员助理
	比奈尔	同上
	勒诺里	海军文员
	马利弗	同上
吴淞	拉维耶勒	特派专员
香港	萨格尼耶	专员助理
广州	法维耶	特派专员
澳门	马塞尔	专员助理
西贡	凯尔塞勒	专员助理
	莫尼耶	同上
	布尼克	随军作家
新加坡	埃斯佩里耶	特派专员
好望角	德拉马尔德普雷蒙	特派专员

地面医疗及宗教人员

澳门	杜格德贝尔诺维尔	一级外科医生
	罗伯特	三级外科医生
	萨杰	三级外科医生
	勒弗瓦	三级药剂师
	马兰	神甫
广州	拉莫特	一级外科医生
	于连	二级外科医生
	勒卢瓦德斯巴尔	三级外科医生
	法兰兹	三级外科医生
	尼古拉	神甫
新加坡	维农拉克鲁瓦	一级外科医生
	杜耶里	同上
	波诺	二级外科医生
	德卡洛维	同上
	勒格卡尔	三级外科医生
	雷诺	同上
	巴西诺	同上
	蒂尔	同上
	勒诺米歇尔	同上
	罗歇特	同上
	布岱尔	同上

附 录 二

1860年7月30日，为确保部分远征军在北塘登陆而签发给海军的命令书

根据联军将领制定的部署方案，假如天气条件许可，部分远征军将于明日
上午登陆作战。

总体部署方案

负责运送登陆士兵的战舰，事先给每人发放 6 天口粮、焙好磨碎的咖啡及两份熟肉。葡萄酒和烧酒只供应白天那一份。

负责运送马匹的战舰，每匹马至少发放 3 天的草料。每艘大动力救生艇配备一名指挥官，并负责拖拉一艘灰艇（译者注：灰色的小艇，以下同）。

“信息女神”号、“复仇女神”号、“恒心”号和“复仇”号各舰甲板上的救生艇配备武器，以支援登陆。

登陆行动由卜罗德准将指挥，多雍上校及各登陆部队指挥听候准将调遣。

步兵

“罗纳河”号上的 750 名轻步兵将换船登陆。

此次换乘将调用“罗纳河”号辖下帆船 2 艘、“敢闯”号辖下帆船 1 艘，其他战舰辖下灰艇 10 艘，具体调拨如下：

“默尔特”号	2 艘
“吉伦特”号	3 艘
“马恩河”号	4 艘
“莱茵河”号	1 艘
合 计	10 艘

“敢闯”号上第 101 主力团 250 人进行换乘，调用其辖下帆船 1 艘及载人灰艇 2 艘。

“山林女仙”号上第 102 主力团 570 人进行换乘，调用其辖下帆船 2 艘及 6 艘小艇，小艇调拨如下：

“山林女仙”号	1 艘
“信息女神”号	1 艘
“杜舍拉”号	1 艘
“卡尔瓦多”号	1 艘
“绍恩河”号	2 艘
合 计	6 艘

“恒心”号上海军陆战队 430 人进行换乘，调用其辖下帆船 2 艘及 5 艘小艇，调拨如下：

“恒心”号	1 艘
“复仇”号	2 艘
“卡尔瓦多”号	1 艘

“卢瓦河”号	1 艘
合 计	5 艘

工 程 兵

工程兵排换乘至“汝拉山”号辖下某艘小艇。

炮兵

“涅夫勒”号上炮兵中队进行换乘，调用其辖下 4 艘灰艇及 4 艘平底驳船运送马匹，驳船调拨如下：

“信息女神”号	2 艘
“复仇”号	1 艘
“杜舍拉”号	1 艘
合 计	4 艘

这 6 艘小艇及驳船分别由“信息女神”号主力艇与指挥艇、“复仇女神”号主力艇与指挥艇、“复仇”号主力艇以及“涅夫勒”号救生艇进行拖航。炮兵中队所有的驮骡及军官所骑战马均由驳船装运；其他各艇负责装运 6 门榴弹山炮及附属炮弹与马匹、50000 发长步枪子弹、30000 发火枪子弹；炮兵中队指挥部由“福尔班”号负责运送登陆。

“汝拉山”号上的 3 门口径 4 厘米粗的大炮及 2 辆军需车进行换乘，每辆炮车及其役马均需一艘驳船运送，驳船调拨如下：

“吉伦特”号	1 艘
“恒心”号	2 艘
“罗纳河”号	1 艘
合 计	4 艘

军官所骑战马、工程兵上校利维及指挥官杜布纳所骑战马均由以上驳船装运。

此外，“汝拉山”号辖下第二艘载人小艇用于装运草料及炮兵中队杂役。

“卡尔瓦多”号上的 3 门口径 4 厘米粗的大炮及 2 辆军需车需进行换乘，驳船调拨如下：

“卡尔瓦多”号	1 艘
“卢瓦河”号	1 艘
“山林女仙”号	1 艘
合 计	3 艘

炮兵中队军官所骑战马由装运部队的舰只负责运送。

“卡尔瓦多”辖下第二艘载人小艇用于装运草料。

“马恩河”号上的架桥兵轮换乘至辖下2艘帆船；“莱茵河”号提供两艘救生艇。

“默尔特”号上的医疗分队换乘至辖下某艘小艇。

“威悉河”号负责拖拉“默尔特”号辖下小艇1艘。该小艇将装运120份草料，近600份葡萄酒、烧酒、肥肉、大米、砂糖、咖啡、饼干，以供登陆军官食用。

“加隆河”号辖下第二艘驳船负责运送骑兵护卫队。

“罗纳河”号辖下第二艘驳船负责运送远征军司令及总参部将级军官的战马。

“敢闯”号辖下小艇负责运送旅级、校级及军需军官战马。

“回声”号派遣一名参谋负责监督骑兵上船。

司令、旅长、总参谋部、军需部长官将由“凯尚”号负责运送。

部队、军需物资及马匹一经装船，所有的帆船、小艇、驳船以及拖轮将听候各大军舰指挥，名单如下：

“穗子”号(轻步兵)：

“罗纳河”号辖下帆船2艘

“罗纳河”号辖下小艇6艘及拖轮

“梅特罗”号(轻步兵及第101团)：

“罗纳河”号辖下大型帆船1艘

“敢闯”号辖下大型帆船1艘

“罗纳河”号辖下小艇4艘

“敢闯”号辖下小艇及拖轮2艘

“雪崩”号(炮兵中队，工程兵)：

“汝拉山”号辖下小艇6艘

“信息女神”号辖下武装小艇1艘

“复仇”号辖下武装小艇1艘

“米特拉尔”号(炮兵中队)：

“卡尔瓦多”号辖下小艇6艘

“恒心”号辖下武装小艇1艘

“火箭”号：

“涅夫勒”号辖下小艇6艘及拖轮

“凯尚”号：

“马恩河”号辖下帆船2艘

“罗纳河”号辖下舢舨船 1 艘

“加隆河”号辖下舢舨船 1 艘

“敢闯”号辖下舢舨船 1 艘

“威悉河”号辖下舢舨船 1 艘(草料、食品)

“默尔特”号辖下医疗船 1 艘

“复仇女神”号辖下武装小艇 1 艘及拖轮

“阿隆普拉”号(第 102 主力团):

“山林女仙”号辖下帆船 2 艘

“山林女仙”号辖下小艇 6 艘及拖轮

“警戒”号(海军陆战队):

“恒心”号辖下帆船 2 艘

“恒心”号辖下小艇 5 艘

“罗纳河”号、“敢闯”号和“山林女仙”号辖下帆船负责运送在香港修建的木桥及木匠 2 人,以备登陆之需。

第 101 团和第 102 团各中校留在原舰待命。

法军将在英军下游处登陆。

第 1 旅在标有蓝旗的海滩处登陆。

医疗队、工程兵、山炮中队及骑兵护卫队在白旗处登陆。

第 2 旅在红旗处登陆。

总参谋长:

拉封·德拉德巴(签名)

附录三

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少将关于攻占白河炮台及占领天津的作战报告^①

“科罗曼德尔”号,白河,1860 年 8 月 27 日

米罗德,谨请通知海军司令部众大臣,本月 12 日,联军离开北塘村前往占领新河,途中,遭遇大量清兵,联军成功将之击退,并缴获两座兵营。本月 14 日,联军攻占塘沽村,敌军退守白河对岸北炮台,本人根据格兰特将军发来的急件,采取了军事行动。

格兰特将军在信中告知,意欲于本月 21 日发动军事进攻,英法两国炮舰

^① 此为直译件。——原注

及信号艇于进攻前一晚全部前往白河；吃水较浅的炮舰负责攻打北岸炮台，其余炮舰则原地待命，挟制南岸炮台侧翼，使其无法干扰地面部队的行动。

破晓时分，地面部队对内炮台发动进攻；由于炮舰所在位置水深不足，炮舰进攻被迫延迟至6时左右。半小时后，内炮台火药库爆炸；稍后，外炮台火药库也随即爆炸。9时，联军军旗被插上第一座炮台；11时许，各炮台相继竖起白旗投降，战斗结束。

下午，联军占领北岸外炮台，期间未再遭遇新的抵抗。当晚，被敌军弃守的南岸炮台为联军占领，河道四周所有障碍物亦被清理干净；由于两道铁桩防线坚固异常，直至次日中午，方打通航道，之后，炮舰由此前往塘沽。

次日，法英舰队（海军第一炮舰分队，下辖“汉沃克”号、“斯多奇”号、“负鼠”号、“弗里斯特”号和“阿尔及利”号，由克莱维特少校指挥）前往天津，次日上午抵达该城之际，未见守军踪影且当地官员愿意无条件投降；与沙内少将协商之后，本人派出小分队前往把守城门及各哨所，并插上联军旗帜以示军事占领。格兰特将军意欲从陆军调拨部队参与驻守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现陆军步炮两兵正由炮舰运往天津途中。

琼斯准将麾下各炮舰与信号艇（海军第三炮舰分队，由汉勋爵指挥，下辖“克罗”号、“德拉克”号、“丘鹳”号和“坚那斯”号；海军第三信号艇队，由阿普兰指挥；海军第四信号艇队，由赫尔指挥）火力威猛准确，效果甚卓。在此，我要衷心感谢琼斯准将及时给予我的亲密合作；法军炮舰也因射击精准，令人赞叹。所有炮舰均都按计划于涨潮时分成功冲上北岸沙洲，只有一艘英国炮舰处于南岸炮台射程之内，其余舰只或多或少处于其攻打目标的打击范围之外，敌军也曾向我舰开炮，但在三四发炮弹落空之后，随即放弃反击，因此各炮舰毫发无损。

虽然此次战斗与去年颇有相似之处，但在这里，我并不愿意使人对之进行比较。我仅想借此机会对所有为这次行动作出不懈努力的将士们表示感谢，不仅是为了感谢他们在登陆行动中英勇地将战斗进行到底，而且更要感谢他们之前付出的漫长而又艰辛的劳动，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运输工作，我们在香港和大连湾的装卸与补给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我还要衷心感谢瓦德指挥官及其手下的水文工程师们，是他们绘制了大连湾海域以及直隶湾海域的沿海地图，这项工作从年初就开始进行了，尽管当时天气非常恶劣。也正是他们，在北塘及白河地区的内陆河流仍处于敌占区期间，对之进行了准确的侦察，并以极大的热情与智慧在这些河流区域设置了航标。

在此电文最后，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同僚们，特别是沙内少将，在战争期间予以我的真诚合作，正是由于他的提议，才使得参战的炮舰发挥了最为有效的作用。

附 录 四
葛罗男爵发给桂良的急件

天津，1860年8月28日

为照复事。照得本大臣接准贵大臣七月初九日来文，内开：照得本大臣现在奉旨来津与直隶总督恒办理换约事件，本大臣携带钦差关防，定于七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贵国二月间所开各条，本大臣均无不可商办等因。

查贵大臣前于八年间在津与本大臣议定和约，今复得与贵大臣商办事件，本大臣不胜欣悦，惟望两国永敦和好。因贵大臣明言二月间所开各条，均无不可商办，但因贵国违背从前所定之款，现今必须有确实凭据。今宜题明现在的景况，因去岁五月间驻札中国钦差大臣布，奉命进京换约，行抵大沽海口，被贵国攻击拦回。当即奏明本国大皇帝，旋奉本国谕旨，因本国旗号受辱，是以饬令要中国赔补四款。该大臣已于本年二月间明白照会贵国军机处，以三十天为期，或准与不准。后接到军机处照复，含糊推却，是以大法大英两国皇帝，派发水陆二军于北塘口上岸，旋即攻毁大沽炮台营盘，迎护本大臣暨英国钦差大臣行抵津郡，两国水陆二军亦屯扎城外，因怜悯众民，不肯占踞城内。

现今若欲本大臣饬令水陆大将军止息干戈，惟有贵大臣允许二月间所请之四款：

一、贵大臣宜照会本大臣以为认错，去岁五月间在大沽海口攻击本国船只之事。

二、许本大臣进京换约，暨驻札中国，钦差大臣由大沽河进京，长驻京师。

三、八年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宜通行中国，众官民遵守勿违。

四、按本国此次水陆二军所费餉项，照数赔还。

以上三款俱系易允之事，惟第四款本国大皇帝念中国内多兵荒，不肯使中国照此次本国水陆二军餉费浩繁之数赔还，惟欲除八年和约所定之款赔还军费银二百万两外，今再赔还军费银陆百万两，前后共八百万两。去岁已收到粤海关付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有零。现在新议四款，两国大臣画押盖印后，本大臣自应进京互换和约。彼时本大臣与贵大臣应当互相出据盖印，述明换约后两国自应互相遵守，但新定之章程亦如和约内所载各款，一律施行。

以上各款俱已叙明，谅贵大臣均已洞悉，必能速速妥办，以便本大臣咨请水陆大将军免再进兵入京为幸。

至交付军费之期，亦可分开次第，陆续交付，但各海口之海关宜先付有会

单为据。天津口尅日通商，洋船随便往来。现今本国兵弁屯占舟山、烟台，亦如屯占广东之理无异，待至中国全行所约各款后，方能退出境界。本大臣今已细细照复，惟望贵大臣即速照复，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差大臣桂。

附录五

葛罗男爵发给恭亲王的急件

1860年10月15日，北京郊外广济寺

大法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世袭男爵葛，为照复事。

八月二十八日接到来文一件，均已阅悉。今即以直言照复，惟莫怪耳。因贵亲王或不明或忘记事之真情，今本大臣不得不再言明。贵亲王来文内屡称，既经和好，何以本国兵丁前进，不息干戈等语。查并无此事。从北塘以来，至今从未曾和好，是以干戈不息。本大臣业已照会贵国前大臣等，画押盖印后，方能停止干戈；至今尚未曾画押盖印，是以不能止息干戈。前在天津时，各款俱能议定，惟贵国失信坏事，以致两国兵丁，前往通州。本大臣前所议各款，惟贵国前大臣等不能成行，即在通州，各事亦能妥定。本大臣之委员，在通州与贵国前大臣等议定各款，并许本国兵弁在张家湾南五里扎营，本大臣可带护送员弁至通。惟僧格林沁失信，不许贵国前大臣等办理，即行出队攻击本国前队，以致败绩溃散。交战之后，本国兵丁方拔营前进。惟本大臣曾许在张家湾南扎营，至此亦作为罢论。旋在八里桥复遇战，贵国员弁又如前溃散矣。虽贵国官员失信不义，获住在通州商办事件之英法两国员弁，至此若能送还，亦可议妥各款。是以本大臣当即明白照会贵亲王，若先将不义所获之本国员弁送还，则可停止干戈，亦能按照天津所定各款画押盖印矣。而贵亲王反行推却，惟俟画押盖印后，暨兵退张家湾扎营，如此方可送还本国员弁，因此本国兵丁复拔营前进，似此实系贵亲王逼迫。本国兵丁临近京师，复至圆明园拿取物件，众兵分用，此系交战之常例。至焚烧园庭一节，实系贵国土匪放火焚烧，希图抢掠。如本大臣前在河西务时，彼处土匪亦放火焚烧民房，本国兵丁反行禁止土匪抢夺，当用枪炮，方能镇守弹压。今本大臣详细照复，贵亲王谅必尽能洞悉。惟今之际（计），贵国宜除去从前之失信，因在此失信之弊，贵国屡受失信之害。现今贵国若真心诚意和好，再不失信，并宜记得，失信后，本大臣所许定之各款，俱作为罢论，如此，本大臣方可定妥和局，而贵亲王亦可免中国将来之重患。英法两国将军，欲京内百姓免受干戈之灾，是以请贵亲王交出安定门，以便扎营。至期，众民将此门交出，并非贵国武员交出。现今本大

臣实在难以相信贵国之语，因屡次失信故耳。即如本国员弁在通州一节，被贵国不义获住，若待亦如犯人无异，几至于死。至本大臣进京时，必带精兵，亦足以防贵国失信之变。在京内贵国官员，宜先预备本大臣之行轅，又可定期与贵亲王会晤，妥定画押盖印，再将八年和约内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之上谕，有不明之款，详解明白，以得实效。俟诸事妥定后，本大臣方可飭令兵丁退扎天津。贵亲王屡次来文，俱以画押盖印后，方能送还本国员弁为言，惟本大臣只恐人数不全。接到二十八日之来文，本大臣方知贵国官员竟敢虐待，以致在圆明园死亡数名，本大臣必欲贵国赔补本国员弁受刑之罪。今宜缴银二十万两，以便均分与受杀受刑之本国员弁之眷属。再将贵国飭令动刑之员，按律严加治罪，以补失信之愆。今请贵亲王将肃王府宜先预备公馆，以便本大臣暨护送之兵弁进城驻扎。如此，本大臣之委员，方可与贵亲王之委员，商办妥定天津所定之续约，画押盖印，暨互换八年之和约各事宜外，尚有两款：一、将赔补受杀受刑之本国员弁之银，立即交与本国大将军亲收；二、康熙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暨奉教人之坟茔、房屋、庄田，俱已入官，今宜将所建之堂，暨坟茔、房屋、庄田全数交出与法国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为妥。续约画押盖印，暨互换八年之和约，各事完毕后，本大臣方能飭令兵丁退回津郡，驻扎过冬；未画押盖印之先，本大臣不能飭令本国大将军停止干戈矣。在此照会所定各款，若贵国一一允准，而于本月初十日午刻前，诸事完毕后，本大臣方可飭令本国大将军停止干戈矣。若贵亲王再来照复，无一定允准之确据，或含糊不明，必致立动非常干戈之灾，不但京师内外，即中国各省，本国员弁兵丁，亦可前去交仗，更甚于前矣。英法两国占踞广东省城三年之久，从未收取海关税项，即今交仗之秋，亦未截取粮船；若再交仗，必飭令本国水师将军，收纳贵国海关税项，截取贵国粮船。贵亲王才智超众，亦必悔惜贵国官员虐刑杀害本国员弁，以致诸事掣肘。本大臣惟知贵亲王能议和好，是以深望将此和局速定，以免再动干戈。为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国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

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

附录六

恭亲王发给葛罗男爵的照会

为照复事。初四日接贵大臣来文，一切均悉。贵国员弁受刑伤一层，应给眷属银二十万两，本亲王自可照数交付。其动刑之员按律治罪一节，现奉大皇帝谕旨，将亲王僧革去王爵，大学士瑞麟革职矣。其豫备公馆一节，本亲王亦即照办。至康熙年间各省所建天主堂及茔坟庄田等件，亦可查明办理。均俟两

国所派委员晤面时妥办可也。须至照复者。九月初六日。

附 录 七

清朝官员拉纳 9 月 15 日从河西务急发通州道台快件(节录)

昨日清晨,吾甫抵河西务,便着手处理要务,若有可能,烦提前告知联军动向并英夷拒收我方急件之缘由。吾速遣信使前往尔处,劳烦尊驾将此消息转呈怡亲王并兵部尚书……巴夏礼至今未返,吾已设法遣人将急件转交英夷,并深信此件今日已至其手中。急件所提之事,吾以为彼等(公使)洞若观火,只待巴夏礼返营即可回函。吾亦为此事淹留。午时抑或未时,法公使葛罗男爵抵达,从其通译处获悉彼已收到急件。今晨,吾造访男爵盼悉回复为何,答曰:英夷告之且待巴夏礼返营,届时两国将一并答复。吾以为法夷较易通融,便告之既已决定和谈签约,万不可再有兵戎相见之事,令其于河西务驻营。吾以为此提议可被采纳。现获悉夷人将派两千仪仗兵持武器随同公使前往通州;照夷人所言,洋人不佩武器,犹如清人不戴顶冠。后夷人补充道,通州之行将不带大炮,先宿马头村,再至通州。又言沿途无粮可买,望我朝予以供给……

吾乍到此地,但见遍野夷兵。遂前往彼营探视,通行无碍。夷兵自诩良民,不惊乡扰民,实则掳掠行径比比皆是。百姓之苦,苦不堪言,若能缔结和好之约,无人将不跪叩皇上之隆恩。

吾料通州之行,沿途必遇重重守兵,劳烦尊驾促请亲王并兵部尚书明令沿途守军此时不可再起争端。

附 录 八

两位中国神甫寄给葛罗男爵有关英法谈判代表在通州被扣押的报告

清军当中约有 400 名天主教徒,这些人均被僧王(僧格林沁)、瑞麟、胜保和其他将领所拘禁。可能是兵部尚书穆荫建议在洋人离开通州之前将他们扣押,但命令是怡亲王下的。大概因巴夏礼言行放肆,惹恼亲王大怒。在前晚的谈判中,巴夏礼气急败坏,竟然将桌子掀翻,把陈设的瓷器砸个粉碎。

两名洋人在通州被杀,还有两名洋人没有像他们不幸的同伴那样被押往北京,而是被带到了胜保将军处,将军对他们极好。这两人中有一人会说汉语,还极力游说将军前往法军营地签订和约。但这位将军在八里桥一役当中颈部受伤,看着联军节节逼近,便下令将两人当场斩首示众,并将他们的首级与尸体扔进了运河之中。

有 4 名洋人被囚车先期押送进京;6 名洋人步行进京;另有 20 名洋人于当

日下午骑马进京，据说他们中有一人不慎落马摔死。押送进京的 23 名人质，俱被反绑手脚，他们当中有几人甚至被衙役用木棍一路抬送进京，此种姿势，屈辱之极。有人听到这些不幸的人质在受到严刑拷打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与痛苦的呻吟；当这些人质哀求给点水喝时，有人甚至宁可往麻绳上浇水，以便麻绳变干时将他们勒得更紧，也不愿意拿这点水让他们润一润唇。几名异教徒自己也看不下去，对禁军施诸于人质的酷刑加以指责……在这些人中，只有一人显得温文尔雅也极有耐心……其他的人，对人质表现出来的愤怒和绝望，不加一丝理睬。有几个稍通洋文的中国人甚至告诉行刑手，说人质在诅咒他们。一名人质因禁不住折磨，不免大声惨叫，一个狱卒随手拔刀便刺，想让他闭嘴。之后，好几人质被抬进了圆明园，扔在一个院落里，据说那里是怡亲王的寝宫，在那里，这些人质接连几日滴水未进，也无人问津，让人绝望之极！稍后，有人过来将死去的人质抬走，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质则分别被送往南门与北门展示……渐渐地，百姓对他们也不闻不问了。

附录九

“9·18”被扣人质印度骑兵马霍姆特·汉的口述材料

当我们靠近张家湾清军兵营时，听到两军开始交火。之后，巴夏礼和罗亨利带着普罗宾少校团的一名士兵离开了我们。安德森上尉等了大半小时，见他们迟迟未归，便想去找他们，但清军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大概是在通州城外被抓的，有人过来没收了我们的武器。之后，我们骑马经过一座石桥，沿着一条青石道来到距通州约 1—2 英里处的某个地方。第二天，布拉巴宗上尉和一名法国人被带走，之后，有人带我们穿过北京城，来到城市另一侧的一个果园（此处离护城河很近）。我们被安置在帐篷之中，六个人一顶。安德森上尉被叫去问话。当时大约是下午两点钟。大约 1 个半小时后，诺曼专员借洗漱之名被带走，但随即，他便被人掀翻在地，手脚被绳子反绑在身后。接着，安德森上尉、鲍拜、一名法国人，还有几名锡克兵都相继被抓。有人不时往我们身上的麻绳上浇些水，以便让这些麻绳在变干之后可以勒得更紧。接着，我们被扔在了一个院子里，整整三天，待在露天，日晒风吹。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还被烈日曝晒，安德森上尉第二天便神志不清，满口呓语。在饿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有人给了我们拇指大的两片馒头，还有一口水。白天，我们被关的地方门户大敞，成千上万的人赶来看热闹，围观的人群中不乏大官。夜间，我们每人均由一名士兵负责看守。一旦我们开口说一句话或是讨点水喝，他们便对我们拳打脚踢，还用皮靴踢我们的脑袋。假如我们讨点吃的，他们便把粪便垃圾塞进我们嘴里。三天后，我们的脖颈、手腕、脚踝

都被戴上了镣铐。次日三点，我们被押上了两辆马车。至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安德森上尉。我们被押上马车的共有八人：三个法国人，四个锡克兵和我。其中一个法国人因头部中刀死于途中。我们被带往大山之中。晚上，我们在一个房子里吃饭歇息。次日白天，我们又赶了一天路，天一黑便停车歇息。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另一座城市，警卫森严，颇似天津。城外照样有一处巨大的白色营帐。此地三面环山。我们被囚禁于城内。八九天之后，又有一名法国人死在了狱中，还有一名锡克兵也在被关三四天后死去。他们两人都是死于坏蛆，伤口上长满了蛆虫。十天之后，狱卒将我拎出了牢房。那些被关押在一起的中国囚犯对我们极好，他们帮助我们清理伤口，还把吃的分给我们。

此口述由龙骑兵队队长瓦特范纳转译

Walter Fane(瓦特范纳)

1860年10月13日，于北京兵营

附录十

叛军(太平军)首领对法英上海驻军总指挥 1860年8月22日所送照会的答复

真圣人应天命而生，救世济民。吾，天朝之国务大臣，谨负殊任以惩恶扬善。自吾离开广西，所向披靡。数日前，吾军士卒甫抵苏州，夷邦即恳求天朝钦使往沪缔结通商之约。吾如约赴沪，然阅照会，满纸荒唐。吾，统万千雄兵，欲平灭弹丸之地如沪者，于吾何难之有。然，吾为何迟迟不出兵乎？

皆系你我同为上帝子民，贸然攻之，岂不如兄弟相残，唯使大清坐收渔翁之利。

贵邦战大清于天津，尔等忘乎？然吾朝雄师亦与之鏖战，谋夺江山。吾朝天敌，实乃大清，而非尔等夷邦！

又，商道乃你我之立业根本，待缔结和好之约，天下皆可通商。彼时尔等通商之便岂不更胜大清朝乎？然照会满纸谬言，不解其意。照会之言，与你我信仰相悖，隐患无穷。吾有误解乎？

此系吾向尔等夷邦示好之原由。若尔等胆敢再起战端，吾军将士必若潮水而至；一言既出，重于泰山。且看谁为胜者！法兰西王国驻沪首领法布尔及布岱尔谨启。

七月初四，太平天国十年